

民國二十四年十月
訓練總監部譯印

福煦元帥言行錄



民國二十四年十月
訓練總監部譯印

福煦元帥言行錄

福煦元帥言行錄

福煦元帥言行錄

目錄

着便鞋而行（一九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一
觀察事物須得其真	五
果如是則關彼所知者如何	六
至余之事務室，余將常在該處	九
一同散步，於是互談一切	一六
帕利栖君爲余最要之友人	二七
所知者	三三
問題非由根本研究不可	四一
欲悉職務需要學習	四五

福煦元帥之語……………五二

欲求篇……………九五

實行……………一二九

人僅能由實績評定之……………一三九

指揮官之養成……………一四一

在獲得指揮權前……………一七二

絕頂……………一九五

戰勝後之勝利者……………二一九

結論……………二五一

福煦元帥言行錄終

可着便鞋而行

一九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元帥福煦者，彼究爲如何人乎？

自爲元帥參謀部之一員已經十八個月之我，並未嘗蒙召喚而服勤務，不過僅有一次許作數分鐘之談話而已，此爲元帥驅車退廳時之事。在門口起立敬禮，彼卽令汽車暫停而以眼色呼余近前。作種種質問後彼關於余父之職業及余之負傷事等曾賜以同情之辭……又因副官一人入陸軍大學，勢必委余爲其後任。故以後當不難知元帥之爲人矣。

如何始能親近元帥乎？

世評元帥並非性情和易之長官。嘗有教余以次之言者，「彼痛恨不遵守時間，不作無益之言，須迅速理會元帥之意旨且須注意言出必行，元帥之言辭及態度雖表示沉默亦非加以分析不可」總之當視爲一切俱有意義的，一經說明卽覺有興味，而應加以揣摩焉，

對於元帥之質問——有時使人驚恐之質問，此蓋因彼不欲隱蔽思慮之機關也——非明確且即時答之不可。

一向直屬之參謀次長得斯提卡將軍亦曾給余備作參考之言曰：『元帥對於說明爲難而發怒時，稍露強暴之語氣，此乃正遇煩悶之事則然耳，然其心地則爲良善之人也』。

據此似可完全了解其氣質，然依舊不能自安。

余走入元帥室中，彼御常服坐于公事棹傍之圈椅，正展外國報紙于膝上而讀之。

『噫！汝已來此乎？』

『唯，閣下！職……』

『好！既爲余之副官，宜常詢問同事之熟手者勞批他爲是，此後或值煩難之工作，及通信事務，望與彼協力爲之』。

『閣下！訓言極深感謝』

『好，請回去吧！可着便鞋而行！』

元帥回復以前態度，又開始閱報矣。

何故不向余詳細詢問乎？豈非因在選用之前既經調查，則當早具決心。是余所爲者彼已知之，故無論如何，亦無詢余之必要。蓋已非詢問之時機矣。

情形稍出乎例外者，關於彼選爲彼副官之光榮及此後樂盡忠勤等等不曾一言，即接近亦未作問候之表示……元帥不喜長談，彼一瞥即賞識余之忠誠，固不須余自己言之，此當已證明之矣，元帥之判斷余也，不在口頭，而在余之實際工作，亦理所當然者耳。

總之，在余感覺重大之稟呈，彼則似未重視之，余立即分析其情況。彼最後「可着便鞋而行」之一語，頗足使余眩惑，其有安慰余之意乎，抑別有他意乎，究屬何者乎，或者純然簡單，戰爭既終，我等服務于公署，已無長途之行軍，故無須準備此事，而豫先塗油于長靴乎。

使責難帝國主義之人等，聞之，知我等非希圖再赴戰場者，元帥蓋以幾分幽默之情調，同時表示其總括的精神，與現實的意味也。

余因出乎豫想之外而驚，蓋關於元帥，余所認爲已知者。一切均如人之教我者也，而元帥之人格既強烈，思想亦純正，所特別者，在其發出之溫情與內部之熱心如沸，完全暴露，使人明白可見耳。

某種讀物使余心暢爽快，此爲麥努發在回憶錄中述其與拿破崙初次晤見之事，余最喜讀其中一節云『余被喚至第一執政官室矣，第一執政官坐于棹後，形成三叉之燈火由反射器朗照棹上，室中其餘部分之微光，似與煖爐中火焰之光相競。第一執政官正背向余方而一意讀書，對余之入室並未措意，乃忽由椅中迴轉其軀，余是時適直立於書齋門口，因係第一次近彼，余心中頗覺驚悸。執政官先以徠精光四射之目光熟視余面，次詢余在此服務如何，力能勝所與之任務否。不覺稍形狼狽但立即決心答曰：「余試爲之，且不欲有負拔擢之情，將舉全力而爲之」拿破崙並無不快狀，忽起立，雖稍冷靜但露微笑而行近余前，終至作耳語，余知已蒙寵遇矣。彼乃曰：「好，明晨七時前來，可卽至此處」。垂詢卽以此告終。余已許出入于此神聖之域矣』。

試就現有之事實觀察之

元帥係因大戰而其聲名忽傳遍世界各處者，世界一切之反響，均反覆稱道彼之名。然縱有口才者，能知其所以得名之故者則甚稀，至將「由彼心情流露天真之特徵及個性之真相」則到處尊崇有如神話。戰爭既終，追憶最後之數月中有一人之名崇至天際。在敗衄之苦悶中則默念其名以作祈禱，當凱旋歡樂之際則謳歌之以作感謝之禮讚者，彼名爲何？卽「福煦」是也。

元帥爲防戰原因之重要者，彼所負之責任，所護之勝利，及其堪勝試驗之特殊能力，與對於指導作戰上之天才的精力，乃促成其博得崇仰與嘆賞者也。彼如是之聲名及榮譽，決非僅爲我國所私有，將成爲現今全世界人類所永寶者，一經與之接觸，無論何人，均不能淡然視之也。

果如是則對彼之所知者如何？

時至今日，對於彼之有名僅就其結果而云然。就中，更進一步而研究其解決戰爭進捗之結果則尤屬重大。其在總司令官所護得一切之結果應注意記錄之。

考其爲人如僅就公務方面觀察之，彼於一八五一年十月二日生于塔布 (Tarbes) 一八七〇年戰役間曾爲志願兵，但尙未參加戰鬥而和平之機運已至。數月後入理工學校成砲兵士官而卒業。一八八五年由上尉入陸軍大學，任軍參謀後再回陸軍大學，爲一般戰術之教官續作有名之連續講演，總合講演稿而以戰爭之原理及關於戰爭之指導之書名發表之。自任凡砲兵團長後升充將官，又任校長而復臨陸軍大學，次經師長升爲軍長，在一九一四年則爲南錫 (Nancy) 之軍長，繼續四年之戰爭間，得於實地運用彼之軍事科學，且試作最高指揮。在瑪倫 (Marne) 戰則因聖貢 (St. Gond) 沼澤之戰鬪而指揮著名之第九軍。及其轉任霞飛將軍之輔佐官也，則協力于北方法軍之作戰，支持伊最耳 (Ieré) 德軍

之衝擊，前後指揮亞多亞 (Artois) 及索莫 (Somme) 之戰爭。在散力斯 (Sanlis) 之指導，對於聯合作戰之重大問題，成爲將來活動之序幕。在總參謀長任內則準備干涉意大利未幾即已實現，以軍事最高委員會之執行委員長而受命指揮總豫備軍。及至一九一八年三月，參與聯軍之全作戰，遂作最高統帥官而驅逐侵入軍于國境之外。

今則脅威已去，使我等心情更加鎮靜，然亦因此而我等之好奇心勃發，至要求更涉及廣範圍之說明。

元帥如何鍛鍊其意志，何者深入彼之心靈，常具何等苦心，嘗爲何種煩悶所搖動，窘彼者何事，彼之常識由何而生，修養常識而使其發展之手段如何。

彼能毫不畏縮而勝所負巨大責任之精神，其資源何在，絕無過失否，喜努力否，彼之手段果非吾等所能及乎。

人人所提出一切此等疑問之根本，於人人熟睹之光景下，此次大戰均如實描出之。而此次戰爭又即此等之答解，舍此尙能有其他之方法乎，如鷺鳥立於絕頂而折疊其翼時，

尙憶飛翔之大空，元帥以戰勝而救助我等豈徒然哉，然戰勝者固依然如故，卽欲向彼作何等之推求，我等所遭遇者常爲戰勝者之元帥是已。

如彼名聲之絕頂，幾疑有人天之別，彼之內心吾等雖未能知，但彼實有極易親近之人間性潛在也。與我等共同忍受痛苦，且與我等感受相同之困難而奮鬪，或且發現與彼自身相爭之事，須知就此英雄所作之常人事，比較的可以多得了解耳，且一研究彼之垂訓，更極願追隨之也。對於彼之感化，有廣訊宣傳之價值，亦當無持異議者。彼原則之價值，學說之確實，方法之安全，均足爲模範。由是等之價值，確實，安全以培養彼之思想，規正彼之推測，且足使彼之精神力活潑焉。彼或將是等原則，視爲明明僅限于戰略戰術歟，然以此爲統帥者之教訓則當不充分，須知此非僅屬於專門家且要有鑑定家也，尤其是普遍的，卽可謂供給人類全體以利益者也。

今元帥已解除自身之武裝，然則試就其近事觀察之乎，協商國政府任爲維爾賽之聯軍軍事委員長使確保和平條約軍事條款之實行。自此彼之日常生活常在室內。除瑣細之事

件，談話，回憶，或性格之片斷外他無可記，此等一切較諸戰役間大活動之教訓時無價值之可言，不過，此等條件對於分析吾人活動源泉之本來性格豈非更爲適宜也乎？

我等務必欲知之者爲元帥之趣味，習慣或癖；且欲知彼之傾向與愛情並心地與弱點，精神與判斷之構成，力學與反省之方法；而欲眺望開放于秘密庭園之花，即彼內心生活之一切也。依彼之垂訓則曰：『如欲察知人之價值，如迴繞于家屋之周圍須先察其四周之情況是也』。

至余之事務室，余將常在該處

政府贈與嘗所指定爲法軍參謀總長宿舍格勒涅爾街(Grenelle)之旅館。時正在尋求維爾賽之聯軍委員事務所，元帥稱廢兵院(Invalides)之鄰屋曰：『極近而適宜，因不費時間也』遂選爲事務所焉。

路易十四嘗讚賞迴繞圓屋頂下廢兵院旅館大門前半月形空地全體建築之偉觀，以爲可

連想及羅馬之聖佩耳也。圓周上裝飾爲廻廊之二條通路，達至獨屋二所，在阿戎松（Ar. Benson）內閣時，雖圍繞廻廊建有平屋，但並不妨礙視界。

工兵隊將廢兵院廣場及圖耳微爾（Tourville）兩傍栽樹街路隅角處之平屋改築爲二層樓以資元帥參謀部之用。行向該處則通過由圍牆尖端部所構成之小院。

稱此爲蒙薩（Mansard）所設計者不確，此爲全然不正之形而周圍爲作車庫用之小屋所蔽，然其窗格上則爲美麗之日本漆如步哨服務，在入口上使格子之影閃爍而呈美觀。

元帥愛好樹木，樹木使彼愉快。元帥每見樹木而想起布勒塔涅（Bretagne）地方之景物，在夏休時彼之娛樂，在望見以前所栽培樹木之成長。

此外何事亦不引起興味，即使此陸軍之古建築如僧舍，或大門處黑暗而走廊極長，殆均不爲元帥所注意。然不論由何窻亦可望見之數多圓屋頂，即今見之猶使人追憶昔之金色堂，彼則常注視之。彼雖對裝飾品無感覺，然嘆賞傑作品則稱曰：『噫，彼等誠識製作術也』可知其心中所同情之事矣。

彼于自己事務室用品不求其華貴，而僅以合于實用爲條件。先就採光言之，窻二，其窻簾雖爲綠天鵝絨者，但常懸起。日光射入，則指揮當值者變更大公事棹之位置。有時甚至自己動手。因書寫文字而欲明亮也。於一窻前垂直置地圖于小棹上，俾可容易且迅速發見地點。

就空間容積言之。室廣而家具少。在矮書箱上掛有晴雨表。僅少之椅子及圈椅，當值者每晨熱心整理椅墊之邊緣，四隅則置長椅。

就簡易言之，並無何等之裝飾，無一枚之鏡框及一個戰利品，當先日遷移時統帥旌旗亦運至家中矣。其小旗之結，染有協商國之色焉。因研究之故，有歐洲及德國之地圖以圖釘釘于壁上。

在大棹前有轉椅，其近傍置有電話器。元帥執務于此狹小之空間。彼之習慣深印于此一室中，彼勤勉之所在即集中于此處。此爲由刻苦與反省所得之結果，即棹上亦富有此種印象。在棹之四周，書籍記錄及年鑑堆積如牆壁。有時整理後推廣其基礎而更行開始

增大堆積之。在嵌入由此書籍所成之壁凹，有名簿，其傍放有大張吸墨紙。

此世界之半徑不及一臂之長。雖狹但使元帥滿足，因能尋出彼所必要，且合于彼習慣之器具類也。即滿盛墨水玻璃製之普通墨水壺，黃楊製二分錢左右之筆桿（彼常用同一之筆桿，筆頭爲金製刻有折印俾易區分），鉛筆，鉛筆刀，煙草之包，在其灰色紙之周圍，則數本之煙嘴，爲大戰中勞合喬治（Lloyd George）所贈者，銅製之煙嘴疏通器同放置之。

在此室之第一印象雖爲平凡，但各有存在之理由，元帥以安座其中爲樂。常曰『若欲見余則至事務室，諸君當在該處發見余之爲人，予常在室中』。

元帥雖惜寸陰，然無例外的特別動機，則接待一切之人，訪客亦懇望面會。不以此等訪問作無謂之酬應，而努力由訪客問尋出有益或新奇等等有利之言。因彼常有求知慾也。因此咸稱爲「彼了解事務」，而於訪客問聲譽持佳。

此室又爲彼之司令部。彼一切之參謀均在近處。即具有連絡，在委員室與陸軍部及外交部間設有直通電話。由其處，可用電話頒佈命令至人民投票區之來因占領軍，及駐在

敵國首都之軍事監督員。彼已於所有方向，以全速力馳驅于全軍之地帶矣，無謀之長途汽車行軍亦已終了。戰爭停止後，彼之活動狀態一變，彼已不移動，此後大使，閣員，協商國之委員長，美英比意日之諸將，或彼之代表而行動于科維尼爾柏林 (Berlin)，維也納 (Vienna)，布達斯佩 (Budapest)，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不加勒斯多 (Bucharest)，布拉格 (Prague)，華沙 (Warsaw)，西利西亞 (Silesia)，什列斯威 (Schleswig)，穆塔爾 (Mutal)，阿楞士泰因 (Allenstein) 等處之法人等，均至彼處。

其處爲引力之中心，同時又爲放射之核心，元帥聲名揚溢於全世界，至外人之過巴黎者，幾無人不求面會彼者。與外交官議論外交而披瀝所見，對政府當局則說明保障之概念，對財政家及實業家則說明彼關於戰債及倍償之理想，關於戰役則指導新聞記者等，此亦爲奉公之一法。由彼之嚴肅且質素之書齋出來者，未有作失望之色者也。面會時間雖如斯短促，然極堅確銘刻于記憶中。蓋元帥精力充溢之面貌，炯炯之目光，突出之顎，豪爽之態度，明晰之質問，並彼聰明且淡泊之心情，均使人永久留甚深之印象也。

最後，此事務室爲許彼作必要的沉默與默想之唯一的象牙之塔，僅煙嘴爲彼之好伴侶。有時安坐于書棹之前，有時手書籍而倚于圈椅。嘗有時縮其首，以爲彼將閉目，實則相反而將頭倚向後方靜觀旋迴上昇煙草之烟也。彼不作夢想而爲沉思。屢步于室內，行至地圖傍，彼則停止而研究地圖。

思索既入三昧，則不論何人，亦不能擾亂之。縱有訪客或電話之呼鈴驚彼，仍執其筆，必終其書寫中之語句，不得已聽之且答之，則又繼續從事于所書之文字矣。在常住之觀察及集中之思索續出于彼之觀念內間，如細木工人之對向工作臺，常繼續其述作。

魏剛將軍 (Gen. Weygant) 常語余曰：「元帥之人格最發揮盡緻者，確在居于書齋之時」，但此不過彼用功之方法，雖亦可由此說明之。而不知此活動家具可驚之反省力。即在晨興洗面間，彼亦運用其思索。每朝常有某種新事物浮于腦中。此則因彼之日課，每由與余之談話開始，但屢語余曰：『生出煩難之思想矣』，由是亦可知之也，此種持續的精神緊張，不絕向理想之追求，與彼以廣大之知識焉。彼種種之決心爲知識之所賜也。彼

反省之後，不稍遲疑，由是等知識中，迅速取定決心。其反省寧可謂爲強而非長。彼酷好喫烟。因其可使思索適切故也。不放過敵人之意志，執拗及堅忍，在彼則爲軍事行動基本之衝動作用，如祈禱于主前也。余作副官者唯一之價值，在使元帥不空費時間，裨對周密解決大問題所費之思索，得有餘裕。至于由此等二分錢筆桿所生出之歷史，則誰亦不能與以解決矣。余惟於此處（意即使元帥不空費時間）負其全責耳。

在蓬蓬事務所中之元帥口含烟嘴步于室中，余時時在烟中發見彼之性格。然最多者爲我等同乘汽車，元帥語余，並非僅就有規則之棹上作戰，而係探求對將來如何爲之，或如何約束之。然概念上僅終于此。彼專心于將繼此而起者，或未停止之他事，互語而討論之。偶然亦有二人均未達到結論，而至不得不分離者。思之，且再三思之。不論何事均未達日午，已思得矣。元帥亦嘗有一思即得妙策者，然在未能全般領會之余，則有時無論如何思之亦未能認爲有可能性也。然彼則認爲有可能性。即余尙未能全然明瞭認識，元帥則指示之，說明之，彼並非馳于幻想。不出乎由觀念所發之範圍外，其真摯有如

此。彼不焦心于將思惟經過如實現出。言明事物之何時且如何之臨彼。人人可明見彼思惟之發生及成熟，觀念逐漸之發展。在彼最重要者唯有一事，即結果是也。此時，彼馳廻其觀念于一切之方向，而由各方面攝取之。於商談中分類之，最後以兩三行之文章急切說明之。余由元帥處退出，開始于所需之方面努力研究，且必須完成余之勤務焉。

一同散步，於是互談一切

元帥與余至少每日一次，有時常爲二次，在事務所至格勒涅爾街之路上，作數百公尺或數分間之散步，此似已繼續成爲習慣，爲一日中最快樂之時間焉。每出發時必立余室前，且行且呼曰：『會議已畢矣』或『止矣』。即不然亦嘗作騎兵聲調呼曰『出發！』

魏剛及得斯提卡兩將軍，同元帥步至門檻處，出門則二人別去，右轉經圖耳微爾兩傍植樹之路中而歸二人之寓所。元帥則左轉而向廢兵院大道，余亦同行。

在事務室內則從事于勤務。此蓋因在事務室將不得提出研究以外之問題，非因認元帥

爲嚴厲且難親近之故，但有時會話，因某種機會，致生疑難而延長時間故也。

在元帥座席傍直立不動而起立，則未嘗造成適宜之環境。勞役需汝，電話之呼鈴鳴，訪客人而中斷……

於相並步行于廢兵院途中則因街市而眼光爲之一變，與未知之人肩摩轂擊，則以前二人間離開之間隔，亦爲之減少。在此瞬間，我等似乎親如骨肉，步調一致。於是平靜談話，且繼續前行。

元帥最喜常作談話。縱使彼態度偶陷乖僻，或用銳利之口調，但非不溫雅也。且有時意想天開，頗似小兒。然其想像力活潑，且常清醒而判斷正確，常識確實，天真爛漫也。言語活潑而有文彩，才氣縱橫又富于比喻。彼之表現有時強烈，但決非粗野。彼之推理，或恐陷于煩累之故，常極迅速。自在，幽默而有澁味，雖自由談吐，亦無惡毒之意。彼之批評雖有時苛刻，但決非因懷有敵意之故。

彼以十全之天賦體格而成爲精神感召鬼神之人，其皮肉光輝之內，隱藏老辣之氣。關

于軍事不拋棄批評，且專心而語之，對政治家，彼其視爲『精神病之狂水病患者』，或謂『此可比之爲孔雀。何則，因傲慢而無能故也，』更就其第三者批評之則曰『鰻！彼乃陰謀家似通心粉（Macaroni）之連續。（譯者按Macaroni爲意大利語即通心粉也然下文日本即譯爲意大利或法國人當時鄙薄意大利之態度故即用意語以譏之尙待考證也）。

彼悉觀察事物之方法，且喜以若干慣用之觀念，使人領會。自己之所欲者，需要人知者，則不憚煩反覆言之。每有機會，恐係彼以爲必要時，則將再三說之。不問爲勸告，意見或追憶，彼殆以同一之方法，同一之文句，同一之婉言，及同一之姿態而稱道之。此爲最表示情意者。何故將是等輪換來說，殆有必要乎。

有時余嘗以爲元帥豈非過于熱中。余慎不擾彼，經過若干時，元帥自身着想至更高處，因續作內心的討論之結果，輒能採取反省之形式。若所言及之人物或事件，彼若感不快時，則不答，或僅作恨恨聲。欲破此不快之沉悶，非尋出其他話題不可，但常非易事。全熟知一切禁止發言之題目。廢去不實用者，例如小說，元帥語曰：

『余未嘗多閱小說，陸軍大學校，師長，軍長……自有應爲之事，余毫不認識法郎士 (Anatol France) ……噫知之矣聞彼之形式非常美妙……形式？彼與我何干，若非爲述某種事實則有何用？……以言語談話，雖爲言語之會話，但言語僅有利用于說明觀念時，方美妙且有利用，……形式如地圖，並非地圖以外之何物，地圖縱美麗然所描之字若粗亂將如何？形式？藝術家？試放眼觀察，則知時勢已推移矣，現今第一應考慮者，豈非經濟問題乎，我等以外之拉丁人過于愛好形式，任彼等先取美妙之形式，將我等之資源適用於新需要，爲最有價值之事……我等仍守迦太基 (Carthage) 人之風乎，如英人之爲世界的商人……然亦仍保存雅典人之風乎』。

設已必須就戰爭加以質問。『余知過去之追憶曆曆如在元帥目前』然彼無論何時，亦不輕易開始戰爭談。突然追憶及之如水之奔放……元帥乃忽發言。事實之影像橫貫彼之思想成泉湧出。論辯豐富自然展開。彼之過去供給應取之途徑，與應行理解之戰例。爲汲

取不竭之源泉。彼之會話屢爲極長之單句，余以信仰之念謹聽之。關於元帥之偉勳則世人周知，曆史記述之。然彼對於人類及事物之意見，對於過去及現在事件之判斷，戰爭之回憶，由此等處元帥所引出之教訓，彼之概念與垂訓實不啻無底之鑛山，彼之言談實有威權。彼大膽綜合之，常歸納于根本的數原則中。彼強直之言語，有時亦使人厭聞，但說明清晰，而其充滿活氣之狀況，引人入勝，表情足以引出想像與記憶。彼稱以不明瞭之態度所書之公報，爲官僚的通心粉（官僚的意大利），且對演說家之口調，係由空虛之文章所成時，則評之曰：『言談如此輕妙，則非余之所長』。

反之對樞機官之麥舍（Mercier）牧師則評之如次。『彼有卓越之精神，彼雖云達觀，然非夢想家而爲實行家……究在何時已全不記憶，但憶係在相當續作演說之時，人人各作一席之雄辯後起立者即爲此麥舍牧師，其聲平靜。但依確定不變之原則，由片端說破之，最後結論曰：「法蘭西確爲大國。然欲爲大國，則應善爲追憶」云。迄今此結論尙殘留腦際。簡素之文句，此其見地非常之高，同時其單純之言語豈非

聞所未聞乎。彼之身分均被抬高矣。昇至水平線以上矣（以身作勢）。然僅賴最單純普通之言語耳。並無藻飾……試察牧師如何能達如是之高位……將智慧……以及法則，哲學，綜合的精神等……爲戰爭之雄姿」。

元帥之文章短，引用多，細微刻劃而幾使文法的構造有誤。語乏次序，話題由某甲轉至某乙但意味相通。不絕使用「彼等」之代名詞，此爲喜談話但厭指名者之常事。元帥之談話雖速，但思想尤速。有時幾至再快則不能以言語形容矣。幾如猜謎，余嘗因證明已充分理解之事，欲提議解決亦屬無效。何則，因元帥已不考慮余所欲言者，而專心于己所欲言者矣，彼詢問某事不待答辯，因認爲已有解答而又改語他事矣。又常以身作勢而補語言之不足，以態度糾正思想之意義，且使人了解。嘗突然停止，而於地上以杖畫地作說明圖，或示明狀況之計畫，及爲證明之表示等。或當熟思之際，則兩足用力直立，上體後仰，埋下顎于衣領中，皺顏，疾首，兩眉蹙成八字而以手推帽使深覆其首，但若發見妙策或妙語，則又正其冠焉。自是彼再運思，遇必要則頭腦與手足並用，一面活動

一面開始散步。若逢某困難問題時，設由對面現面生之人或可厭之人。彼即停足而使其通過。從新沉默，彼又反省矣，若由某質問跳出重要問題圈外，則曰『否，待之！』，彼之思想再躍出而引回之，更行追想，終得斷案，彼希望盡究一切之重要問題。

元帥通常衣服散步，制服時則乘車，質素之服裝僅將勳章之綬插入鈕扣之孔中而已。彼每晨常例之散步，過路之人均知之。

大部分爲由陸軍部及軍事最高委員會所來之將校，或公使，彼等向元帥敬禮，元帥無論何時均靄然遇之，通過在座各個熟識者之傍常以『諸君早安』一句作回答。偶然致引起散步于翁發立德街上人衆之注意。彼等亦佇立觀望，深思後又行敬禮——有時亦有甚遲者——彼等則互以疑問之眼光似相詢曰：『彼現在交臂而過者，是福煦元帥乎？』

某日，有面生之人見由四號館（四號館爲軍事最高委員會之所在）出外之元帥而詢曰：

『彼何人？』

『彼爲將軍』

『君所言者眞乎？』

『然，爲元帥閣下』，又質問曰：

『卽彼乎？』，遂呼曰：

『元帥閣下！』

『噫，陸軍大學卒業以來想安善如常。爾嘗爲余之學生……稍待！憶在某處戰場似曾見君也』……元帥繼卽正確背誦地點及日期。彼如是富于記憶力，睹面則大概可以想出姓名……惟其如是，故甚至屢屢改變話題，蓋元帥有時嘗陷于彼之追憶中……

……

某晨格刺查尼將軍堂堂着禮服來訪。其日精神特佳之元帥，率先發見將軍，將軍稍驚，且狼狽而至元帥側呼曰：『法軍萬歲！閣下！』。滿足于其驚恐狀態之元帥，弄其杖全如壯年時不出足聲，竟追及彼氏矣。

每日在巴黎市政廳門之近傍，諸散步人中常有最忠實且最正確之一男子沿圍牆來而向元帥敬禮。此人爲年老之一小吏，但其貌頗似哲學家柏格森。敬禮時目露忠實之色。彼此相逢元帥必曰『今日早』或『速行！似已遲』，然不幸彼於最近死矣。元帥言曰『將永不能遇吾等之老人矣』。

行在街端，元帥則因斜貫街中行人繁多之廣場，有自各方馳來之汽車，故元帥佇立人行道端相機而橫越之，常常奔馳而越過也。車輛不意馳來，則余告以

『請注意左側！』。此時無意想起者爲在朱安 (Juan) 王傍戰圖腓立比·哈第 (Philippe le Hardi) 之呼聲。

『神人呀！請守護右方』神人呀！請守護左方。

絡勒涅爾街之人行道狹。通行人相衝突，體重之公共汽車交馳而過，其聲響致使談話之聲難聞。方見其馳于元帥傍，而已至余之後方，元帥雖回首向余談話，亦幾至難以聽清也。

元帥似亦真實喜此種每日之散步。彼非圖獨自閑居，酷好孤獨之夢想家也，寧屬極好活動者，健談而喜其思想之普及者也。彼常用散步的會話學之體係。對陸軍大學之學生時亦如此，信用彼等，使之言，誘導之，終使彼領會。

大戰間對參謀長亦嘗如此。

『一同散步已商談一切矣。以此方法疎通意志，致彼與予之所見完全相等，彼之熟知余意且在予以上，一九一八年嘗在蓬蓬公園散步，彼要求余欲記述余之思想』。

『余答以不須此，若欲之，則君自行書之可也。七月二十四日之訓令，完全爲彼所書者，然全合余意也』。

元帥使部下勵行，又使其精神活動，所採之辦法既如上述。如斯於休息及親密之期間，不需計算，及探求，而彼自充分信任我矣。以追憶及思想充分熟習討論，對部下說明，而使其極完全表現。此非卓越之推理，與判斷之方法乎！要之，元帥之對話係順序提出之具體的事象之連續，有時且言且研究，有時努力于解決，不問其爲政治問題，歷史

，或道德，關聯于應採取的決心，特別應發表的意見時，不可墨守成規須與以特殊之解，財政決，故須練習適宜之推理也。

彼之家族的談話，常明明中斷。此不僅因將話頭轉向來會之人，亦因受日常業務及其他狀況之影響故也。其聲調及體態常有言語以上之表現。

言語熱烈則易遠離本題，但彼之理智，常加以抑制，俾不致惡用。

『如此亦未可知，頗似與余之心意同，然既有添加符號之必要則請再讀一遍……如此因爲，人常使余言種種之事，余除自己所書者外不負責任』。

元帥格外認清自己之責任。彼利用熱烈之言辭，而附會至元帥之意義以上者有之，故或容認此輩之言，若彼之現表現法採取逆說之形式時，則不可認作斷定的宣言。只應認爲彼習慣喜用辭令之範例也。

由充滿敬虔之忠實，足語彼一切而有餘，若不注意彼絕對演繹之性質，則有完全誤會彼所言者之虞。在心理之領域，即加推測，亦難使達正確之知。然以不同之條件，對各

種話題，反覆出之于同一反應類推的交換法，由明白之事件等選定標定點行之，則可於相當之根據上理解言語之真意。因無論如何，元帥之言語，實有其真價也。

帕利栖君爲余最要之友人

元帥非自初卽受信賴之人。眼光遲鈍之人，將震于彼性格重要之特質者無疑，但此不過僅元帥輪廓之要素而已。因此若將元帥之印象認爲異常之精力家者雖近是矣，但仍不完全。何則，因全然爲自然的外見力，其顯著者如欲望企圖等所編組而成者也。一般認元帥爲具有二重容貌者實誤。尙未見有淡泊真摯如彼者。然彼於一心不亂致力于計畫之實現時，事件順利進行時，與有阻礙時，或會話有興趣，或愛惜時間避談話時等，則現出種種之容貌。

元帥天真爛漫。然常不免有許多非實際而爲皮相之矛盾者。必要時亦謙遜。雖耽于愉樂示不失其尊嚴，雖綿密，但有時下漠然之命令，或作簡略之說明。雖難以接近而與人

遠隔，但知以柔情待人之術。忠實聽從權威者之言論，而關於法律則亦能包容馬基雅弗利(Machiavelli)主義。彼既爲自由主義者同時又爲強硬論者。在自己之信念下，能堅確忍耐。彼之絕對主義並未剝奪彼之柔軟性，彼之冷酷並無害于寬大。彼之嚴肅爲正義觀念所鍛成者，且卽有憤怒之事，亦常以愈親切者愈易發生之感終。可以非議彼精神之狹處，亦未嘗不有，然對彼觀念之廣大，及着眼于大局，則不能不加讚賞也。

卽注意視元帥，或以最大之注意觀察元帥，尙不能充分知之，須理解彼始可。此則須與彼共究事物之根底，辨別因果，且詳細分析之，俾不爲淺薄印象所誤也。

幸彼自身喜分析獨特之思考術，而示人智慧之遊戲。彼爲永久之大學教授。彼欲利用彼之經驗。此所以彼完成必要之工作。

有人詢：『戰况混亂之際，有益于指揮官之思想如何』，元帥答以：『使余作相當之準備，即關於目的，計畫及手段』。

原案『戰爭成功教余以目的，計畫及手段之必要——欲有目的須知所望者何，欲樹計劃

須知能爲何事，欲實行須思慮手段之適用』。

講評『教余以此事者非由戰爭。爲自昔人所周知之事。第一。

屢次之戰爭，昭示目的，計畫，手段，爲成功之必要條件。

然在不用此等三者之人三者毫無濟于事，非實行不可。故實行……尙宜附加耳……於實行，又實行，且必須有使其實行之方向。

……實行方向限于此乎？……否。

進而實行則須有方向爲第二之必要……否。

以不屈不撓之精神而適宜邁進……余極喜「不屈之活動」……且此爲方向之第一步。

屢次之戰爭已示以目的，計畫，手段及不屈之活動而對方向邁進之必要矣。

……諸君試觀此第一真理，然言易行難，必須將此第一真理轉向一切之方向……如斯始能圓滿行之也。然再加修正則僅憑猛烈且頻繁之攻擊不能成功也……』元帥更反覆言之曰。

『所謂具有目的，乃爲圖達到某結果，如日常生活上之有一般通則。汝其於中選取一種，以樹立計劃！決定汝之計劃！且同時十分耐苦而集中努力，勿逸散汝之注意也！』

……

所言如斯，元帥乃不絕描寫其自身也。

彼爲狙求目的活動之人。故彼之手段並非何等投機的。手段有希望且非如此不可者，爲簡單，實際的，現實的。透徹，明白，精緻爲容易理解且能適用之原則，鼓舞精神，存之于記憶中，則逢難關時，可躍出而於暗中導汝向光明之途也。是爲具有堅固之基礎，道德之根底，安定的平衡，規則且合理的豐富常識之人。

非常修養竝反省之結果，元帥有時受輕蔑，遂至理解難以認識的第一真理之價值。總之此爲能思惟而有經驗人之特性。且彼稱帕利栖君爲余最要之友人。彼等理解某初等原則之深奧與利用，故均不以彼等之觀察法爲恥。二人之觀察正確時，則整理之，且互負反覆行之之義務。元帥行此不怠。

元帥攻擊急于追求終局之人，及過于熱心之輩可以知之也。彼屢言：『注意勿過于洗練！』，其他之行動，彼已不研究，準備，及沉吟。卽『須僅作可能之事，應用已知之事，逡巡遲疑則視爲弱者，彼之不爲，非因傲慢，然由于正確之判斷，及由百折不迴的意志所決定之結果也』。

「非此不可」此元帥之簡短肯定命令句所與之範圍，似絕對剛強，但命令句僅限于一般之範圍，此甯係指示界限者，似一種地圖。並非狹小者，乃如表示必要部分之地圖也。在會話中彼形似格言之言語續出如突擊波，結局至如奪取陣地焉。所謂格言者，亦係彼本身可以善用之規則，故使用之則更甚。因第一有益于建設也。元帥利用格言幾至不可思議。加力于一切之手段，注力于不可抵抗之衝動，而使其發揮最大之能率也。

此既爲活力之因子，同時爲自身創造者，乃力之能化機或變流機也。再就元帥言之。無論匆忙之會見或執筆中，示彼性格重要之舌鋒，將元帥之人格如實現出。無論遇如何之機會，彼之常識，不思議的一一表現。呼吸于彼傍之大氣，適于健康，增加活氣，恰

似在山地療養所感受者也。卑劣，平凡，陰謀，毒氣，在其周圍絕不能生出也。彼將諸君抬至與元帥同一之水平綫，且爲保持之。放射道德力，發出勢力波，創造環境。非僅追想彼盡悴奉公之結果，實因彼之正直，忠實，氣宇之高雅，尤其不絕以緊張之意志對向目的，而欲完善以遂行其天職也。彼敢行一切，秘密已非彼必要之物。彼赤裸宣示一切。『不可不知之認識，爲必要之基礎，非不可能者也。於是使知識能力之判斷，分折，綜合發展之。然不能僅言已作用即可，須以不屈不撓至最後邁進之意志而下決心，非希望之不可，『重要者實現確信，爲達到結果而行動也，勉之，如一一堆積石塊，而建設之，非作事不可，行動哉，獲得結果哉……結果……諸君知之乎，余僅知結果而已！』

所知者

人所爲者無論何事均盡力爲之，即普通之書函亦寫之。

元帥精確且忠實從事于日常之勤務。因悉衆人均期待彼也。名譽雖達絕頂，彼仍服從規律。且規律嚴正之執務狀態，適足以成彼之大也。

每晨九時三十分到辦公廳，零時十分退廳。日日之時間正確規定，實行確實。若遲到若干時，或早退之際，必述理由，殆如辨解。日常之勤務，在彼目中非常神聖，幾不許服務間之任意任性。彼之全生活不論何時何處，均不思議的相一致。彼即與我等同在事務所時，亦與各國司令官同在聯軍總司令部時相同。在彼則重大之事件與瑣屑之事務並無區別，『人所爲者無論何事均須盡力爲之，即普通之書函亦寫之』彼既不企圖現在以外之事，亦不欲行現行以外之事，由此亦可明瞭看出也。蓋似流動不息之河流……

彼始終應用彼口授之原則。彼與人以範。烏能不服從彼乎？

我等副官輩有於元帥到辦公廳時同入元帥室之特典。每次均作同一之舉動，卽置手杖于室隅，掛帽與外套後，彼向晴雨表方面注視，或顧余等而言其度數，轉身，輕步至圈椅側。至各季則改變方向，視寒暑表，確定房內溫度。

在棹面之吸水紙上有彼之函件。在開封前，腰倚圈椅之靠背，開始拭彼之眼鏡。此眼鏡爲鎳架，形式極質樸者，雖綴有黑帶，但時時拆斷而另結以新者。

彼無論何種信函均自己開封，讀完最初之一行，卽越視署名，以後再擇重要之部分讀之。信件中有使彼感動而消除私心者。此種表情，係對在遠處不識彼而信賴彼者作答也。然大部份爲陳訴下情之書。

或欲阿諛元帥，有於函始或函終，記入『上偉大之戰勝者』如是則元帥開始大聲讀之，僅讀最初之語輒止，以下則云『蹉蹉，樂隊向前！』而溜覽焉，或爲請願之事，倘有乞彼救援時，彼若係昔之軍人同伴則卽應之，並不問境遇之如何，宗教之如何也。對特別之救助，則彼反對此項理由，卽謂『吾等若開此端，則將不知所止』，而將要求書轉送當

局焉。若書中謂『料知已有此種必要。非達到全部要求不可』而直求元帥，則彼無慈悲，不問爲相識之人否——投諸字紙籠中矣！

我等立于元帥之右側，俾作聽取回答言語之準備。需要非常之注意，因有依據思想及表情以判斷之必要故也。倘有幾多意外事忘却插入，再請求其開始頗屬煩難。彼之記憶等子彼之意志。彼若屢次言及名譽，則其外之何事亦不滴彼意。『太過了』，或『君削減余之所思矣，望依余所言者書之』，有時彼不明瞭，但言：『對彼等……唯……余決不能……君了解……望親切答之以說明其故』者亦有之。

元帥對請求彼署名之書類，不論公文之報告物，與私信之禮狀，均充分注意而檢查之。彼之性格即在文章之修正，亦與彼之訓誡同樣現出。卽爲正確，緻密，及十分之苦心也。例如余嘗持讀此書而甚蒙利益之函件以往，彼曰否，有誤，常言真實之事者，但實未嘗讀，望作爲多少有利益者置之可也，卽此類也。

利用此種機會，彼不示人，彼關於作文之原則。稱『無論何時均置形容詞于名詞之

後方者爲二流作家之特徵』，毫不寬恕而完全抹殺此種排列之方法，及使文章沉悶之副詞。又除去一切之「僕」字，「於書函之冒頭，勿書「僕」」，「僕」字使人可厭」，彼緩緩閱讀各行，再尋文之構造，變更句之順序，削除，修補，或截斷。原稿立即爲綫及種種文句綴滿。其間彼反覆言曰：『正確，勿懼言真實之事，其次則爲推敲，其徹底推敲之，截斷汝之文章，——不可有受身之動詞……非如是感之不可……仍須推敲……須知作文之事，即明白述自己之思想耳』。

當自署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命令案之際，彼詢余，『子孫對汝等當保持感謝之念……雖然，此文章美乎』。

『願保持之，則試爲之』。

『唯……且未來何故給與我等……現今降生之兒童即子孫……彼等存在……彼等已保持……此即未來乎？此應爲命令……現在則確實！』

此文章書寫時余曾躊躇而與魏剛將軍相商，但言『文章不佳』。余離魏剛將軍處矣，

『未來……且余已維持余之文章！』

每有人要求作序時，彼必反覆言曰：『序文，可厭』，因之元帥曾署名之序文屈指可計也。

嘗以極明瞭之理由，繼續拒絕作序二次。關於據部耳將軍之克盧克回憶錄之法譯，元帥宣言曰：『批評敗軍之將，且存心批評實非所願！』於是彼冷靜與以注意矣。

薩多瓦 (Sadowa) 戰後有向毛奇 (Moltke) 詢對本泥狄克特 (Fenetic) 之感想如何者，毛奇不悅曰：『余若負，則君其將詢之本泥狄克特乎』，元帥作此言而拒絕之，此一事也。

對亞爾薩斯 (Alsace) 人所公表之戰爭記錄，彼託言『否，聯合國其將言余今猶圖對德軍嘯集兵員乎』而拒之，此又一事也。

某議員因恐被拒，故提出完全合彼之意旨者，俾使彼不得不署名。彼雖承諾，但言：『書雖書，但恐將難認爲福煦所書者，因過長也！』

實際使元帥所困難者，不在所作序文之多，實在爲作序文而須讀書實不勝其煩也。彼知悉元帥署名之數行爲何物。故不欲輕輕保證一著作。

『汝所爲者不論何事，須努力爲之』，爲彼日常之訓示，即關於私行，亦嚴守此訓戒。

眺望元帥執筆之狀態爲樂事之一。彼肥滿似真珠貝美麗而修長之手，於脩潔之細指間端正把握筆桿，沉着書寫之慎重態度，望之彌覺可欽。堅實幾爲垂直聳立之字體，勻稱，m n u 等字因子直劃用力之故，致字帶圓狀等，均表現彼自力的性格實覺可恃。時時至一頁之端文字將中斷，則將字密接，細小書之，亦有超至餘白者。

有時在文章之中途停止，手持筆而重讀前方，撫鬚，或擰口而稍加思索，心中試作二三之表現法後再着手，依然深加注意而書之。終則高聲重讀全部，附點于i字，再精查標點之當否。

於此數分間，居彼傍，殆可凝視彼首。彼已變灰白色之毛髮，戰爭中於彼受瀕死之重傷時，因汽車事故所生之腫瘤及創痕，均顯然露出。顯顯生氣勃勃而動脈跳動如波。於

彼隆起之額所庇蔭之腦髓中，曾蘊藏數月間戰鬪之決心，數百萬之生命，國民之運命，及最可恐怖戰爭之解決也。於是余之思想遂遠離現在而被引至過去之戰爭，追憶不禁充溢胸中矣。忽因追憶而心情昂奮，將來其亦如是乎，但……。然今非可以夢想之時，稍不注意，則難追隨元帥，窺其態度，而推測其思想也。必須常在彼前，而不可過于落後也。彼突詢曰：『已如何』。喫驚者，若告以經過之事，同時告以多數之新事實，或尋訪二種情報，均屬同樣危險。因彼不許注意分散，常行集中，則斥曰『同時勿語二種事實！勿使問題混淆！』彼無論對思想對答辯，均欲分明。

無理由而使彼之思想轉向，亦見同樣之不便。

設某報告之次序依聯想而不深加考慮，僅附個人之臆測足成之。彼先聽之，次僅傾耳聽之。然余報告終則彼曰：『此非對余者，此種事不應投至余處也』遂閉口不言。元帥之言真實，此因彼所應為者，想再無如此之不必要者也。

我等決不見元帥有自負及放浪之態度。兩者均為彼所摒棄也。彼之氣質，即對我等亦

頗同樣寬恕，幾望我等亦如是也。又無論如何示其尊嚴，亦決不使人起不快之念，而使平易執務。在仔細觀察彼之氣質者，不起隔絕之感，彼方正且嚴格者乃屬當然也。人均理解領導彼者乃理智而非感情也。自朕兆微小之事實，直至一切之事物及最下層之事件，同一要求正確表示種種之意志，有活氣而斷行的性質，及質樸等，在彼自身無意味性格之片斷，亦足爲其証，且因如實現出彼之精神狀態，故有價值也。

彼之言行及偶然之思想，常套語，及偏執，於彼之日常生活中常以同程度與之適應而現出。表現彼之趣味及傾向，再無過此者也。彼性格之表現，再無較此更有價值者也。論理，常識，勻稱，堅忍等爲經緯，於每瞬間可窺出彼之性情。

一種約束文句使我等自由。卽

『余在彼，先告知魏剛將軍』。

典雅，元氣充溢，常運動如狂熱的騎士之將軍，每朝跨馬，著附有刺馬釘之長靴而來。

努力不懈，精力絕倫，智慧超越之魏剛，爲一九一四年以來元帥最推心置腹之心腹者，且爲最信賴之勸告者。彼知元帥之深爲悅彼且着重之也。然如是者爲對元帥，將軍對於此受知之上官，以絕對之誠實，無限之忠誠，且拂滿腔之謝意也。兩手按棹而起立于棹的一端之狀態，雖似傍若無人，但決非破壞規律。魏剛將軍不向元帥謙退，因信賴而傾談也。二人於着手工作前，商量二三件新發生之事，互詢健康，以補數時間相離之空虛。有時遇有有評論價值之事件，元帥口煙管舒體坐長椅，頭向後靠，將軍則不坐近傍。此晨之休息時間殆難久繼，何則，因元帥常急行求達重大問題故也。

彼之參謀長報告接有公報，則開始討論，不問首題之如何，元帥常忠于彼之原則，「大事件？余將如小事件處理之，並非難事。方法常同一」，如斯而彼等從事工作矣……

問題非由根本研究不可

元帥優于數字的才能，處理一事件即爲解答一問題。觀察事件之方法，探求解答所用之手段，均同一。

先自擱置所與之問題開始。此係由客觀的方法，觀其與何者有關而誘發也。『試依順序而書之，余取一紙片書之，書出觀之，適于集中思想，而示以標準者也，如此可整理不要之物』，親切馴順，同時以生氣勃勃訓戒之形式，特與以暗示。元帥喜援實際之教訓，例如關於軍隊輸送：

『君等不知用功，君等不由根本研究一事件而向余提出，君等言數字，示時刻及距離，試答此，將爲彼。君等言之，更言之，將如何而知悉自己所居之位置，其示余記錄，非持紙片全部不可……』

彼隨言語而將問題形式化，於文字之下引綫，區分要素而記入之，卽作成 10……20……之形。縱隊之跡，距離及持續時間之計算，記錄是等之結果。且最後於滿載符號言語及數字之頁上，將所決定之團隊，一筆圈成圓形而示之。

彼恰如解方程式以檢討問題。精究一切可起之時機，變換符號，變化其係數，使無論何種有可能性之結果亦不致失去。雖然如此，爲特殊解釋所難時決不任其放置，彼所業者，爲基于彼理性之確實性。彼于所欲達到之目的最能尋求適當之理想解答，彼之努力常注于此。如何獲得之，手段如何，不充分乎，不需專志于此乎，何者最接近彼之希望，此可以滿足乎，完全不然乎，非就此等發見不可。彼之想像供給是等。此等之事雖運用困難，但不必準備。因彼之意志注重于工作故也。於意志則屈服，設今有非作不可之事，此屬可能乎？否，何故，若理性要求則曰『可，關於此早已不必言』，否則彼研究之，反覆之，再着手，直至最初所視爲一切不拔之難關消釋爲止。彼對不可能事不苛求，『依次攻擊，終則迂回』，彼不絕使疑問點周密正確，清算附屬物，尋求全體的結論，而將討論歸至原則。隨此種強力且富于適應性之處理法，問題遂變形，成單純化，授以解答，方法自然發現……計畫之選擇不屬於資料，僅應依據目的。

『非研究自己之本務不可』爲元帥所常言者，且彼自身由根本研究一切之事件，彼先檢

定執務于彼處之人，『又須注意一切之周圍及四邊』，僅記然否之報告，則印象不明——余不問君等之所思者——然係詢問正確與事實也。卽如問以『寒乎』，斯時如答『空氣冷』，決非答案也。此時非言寒暑表若干度不可也。只有精確，檢定完畢之報告，卽事實爲唯一構成堅實之根底者也，勿徒憑文章，用事實書之，君等以事實始能求解決也。

『大戰間以魏剛，得斯提卡，佐治式之參謀所以爲優秀者，因彼等均由根本研究問題，知究爲何事，悉其原因而下決心也，彼等並無巧妙，無感情，人皆將「余信……」等巧妙言之——如「余思敵將如此……或將如彼……」等皆不可也。必須確實如「余信……」始可，研究，思量其可能，以數字表現之，判斷之，非決心不可，然後始能行之盡善也』。

彼於報告，記錄，準備演說，自身均用此種方法。彼由記錄開始，而要求統計的，歷史的正確。照會之，詢問意見，聽取一切之暗示。於如此如彼中，記入最初省察所得之思想于紙上（手所觸之紙），無限之文章，時省略而書之，次分類，整理文調，於轉錄中

，因應用何題目之名而深思，次徵求思念之表現，最後完成形式。充分削減修正後，因圖明瞭，用打字機準備第一次原稿。因一旦印刷，則錯誤之缺點，又浮於眼中故也。由此彼再開始，或塗去或添加，或修正，或整理，至充分理會為止，有時延至數日者，尋彼苦心之跡，則彼思索之經過可以了解也，彼企圖發展之思想，拘束彼，彼之思想即於一瞬間亦現于會話，彼檢出之，作爲典型而經驗之也。

『不斷，執拗，不屈，彼熱心于求知，因由知可得確信，自信強，明白之決心，生出能力，創造行動力，使性格發展故也，若反之，將感覺自己之無智，或必須求他人之助言乎，則無論何人，常決心遲鈍，困憊，士氣殆將趨于消沉矣』。

欲悉職務需要學習

福煦上校於其所著戰爭之原理中書曰：

『所謂有規律者，沉默，等約，僅爲自信可以企圖之事，又非所謂回避責任術也，

却向所接受之命令猛進者也。因此活動各人之頭腦，由探求與反省，發現實現命令之可能性，適應自己之性格，發揮征服實行時所帶來危險的精力之謂也。怠慢既不規律，且誘起不服從，因之由高處所見之規律，爲等子精神之活動，性格之自然發現，不然則爲過失，有罪，無能與無智，不宜寬恕，何則，因『知』即存于求知者之近傍故也』。

然『知』之獲得，應爲何事乎，學習也。如何爲之乎。

元帥於同僚之間，固定形式之人，卽彼（指元帥）名之爲『尺子定規』者引以爲敵也至烈。『尺子定規』之輩，不甚悟自己本身經驗之結果，故不欲以爲自己之典型也。否，彼所語者，無作事之方法，不過說明一般規則之範例而已。但惟此一般規則，可隨各人之天賦及方法而適用，乃成爲必需之物也。

『余僅能言余之職務，汝亦應盡汝之職務。

學彼，余不能言其他何事。余，余作自身之事，余精深博大求諸己，恐可謂已將成

功。余！勉力千余之業務，故深知之，若余已能適應情況之變化，則係因對具有實行力之腦髓肌肉，曾與以此種訓練之故也……使余於勤勉職務，有力者，因有教授之必要故也。在教授時，非注意于學生之言論不可，因須討論則以精進為必要。余完全容許討論。余之言論不必信之如說聖經者。但自己求解，質詢自身。

欲慣熟于戰爭，以何為必要？余嘗讀克勞則維次（Clausewitz）之書矣，彼為某。在此書則有某事，彼行戰爭，知戰爭。

布呂協（Blucher）沙綸和斯特（Scharnhorst）乃如是。皆屬偉大，此輩因遇偉人拿破崙故以勉力為必要者也。

彼等確為愛國心所領導。然自身究曾專心努力也。專志于一種原因，心不渙散，目不傍視，如此則常為成功者……次則為毛奇。君等曾讀彼之書簡集乎，余由彼所得匪淺也。故余常想起一八七〇年也……且余對君等尙未嘗言過拿破崙帝之事……彼為大人物，神人，惟彼可為研究最美之歷史的典型。彼關於規律之真意，用功之方

法，明瞭注意，因已確知空言之可厭可懼，及文章法之阻礙活動故也」。

元帥非一種形式之人，當然不能爲一種書籍之所拘束也。誠如蒙旦(Montaigne)之蜜蜂例話。雖採自百花，然成爲密，則變爲自己者」矣。

『如何而讀書……爲讀書而讀書則太空泛，君等每讀一頁後，嘗探求所言者何事乎，具有如何之價值乎，曾作記錄乎……經過半月其再讀之，比較之，君等以爲向君等言之乎，並非如此，當然毫無所知也……但請開始再讀一次，每次當稍有進步，如斯則分析，綜合，判斷等性質當行發達……次則爲建設。僅分析則有不足，故需要建設』。

『因學習自己之職務，僅作統一法規的典範令之研究則不充分也。』

『彼誠爲懶惰者適當之指南，但以外需要者尙多也。可憐的操典！元帥麥馬韓(MacMahon)氏爲總司令官時，嘗命「拿操典來檢查」。但因未指示彼所應爲之事，彼遂敗北矣。典範令，誠應持之以作演習之指導。然臨危機則以外必要之事更多也。』

如兵士之肉體的，並外貌上之勇氣，較諸指揮官非有不可之精神的勇氣，則有難以比較者也。此種勇氣基于彼之「知」，欲具勇氣需要「知」，欲知則以用功爲要也，不如是則於某瞬間描出可懼之幻想，且遭逢最初之難關而昏厥矣。將失去人格……用功僅憑典範令則不足用，勉力于應用功之事乃當然也，半向右轉，開步走……及思惟術等，非學不可也」。

所謂學習思惟術者，即學習注意之固定，潛心于問題之本質，發見之，且因此清除其附屬物也。學習能答根本的疑問，就何事而學之乎」，察汝內心，若思至無求解說之必要處，則事物一切之觀察法，均常顯示於彼處也。即不啻使精神作體操也。如斯，不論在平時或戰時，遭逢意外忽然襲來事變之際，養成迅速發見解決方法之能力」。

彼因更圖示明與此理論相一致之重要性，彼進而加以逆說。

『天賦之才能？並無此物也，僅有猛烈之用功。君等嘗有自由自在獲得才能及趣味之事乎。所謂才能者何，君等酷信天賦乎，非天賦也，努力熱心，以外無他也，即

藝術家亦如是，余所知之藝術家爲非常之努力者，彼等保持自己之職業，彼等研究，熱心……勿計及天才，用功！……若不知則勉力學之，且整頓之……僅憑天才不足以及成功……噫，余之生涯若能革新，則不待煩言，投身於事實之領域矣，如此則諸君將見從事工作之方法歟』。

元帥之所以粗暴其語氣及態度，而頑強主張者，係戒青年者，勿籍口于無才，而自暴自棄，當無可疑之餘地。因不使言辭流于敷衍，彼極端將推理單純化。彼之意如是。天才稀有，卽有天才，然僅憑天才亦不足用，彼似否認天才，實則信認天才，不過排斥毫不努力之天才而已，因如是人毫無所用，反之，遵守用功之方法及均勢者，將獲優良結果，彼固深悉也。

此種努力第一主義之概念，對於鼓舞勇氣及喚起道德心有特效。由努力所得之勝利的榮譽，確實現于眼前，足使悲觀論者奮起而有餘也。所謂悲觀論者，實自己恐嚇自身。而缺乏對自己固有方法之自信也，怠惰之結果，陷于不可容許之柔弱，殆已趨于怯懦矣。

，努力者實足以力舉世界之一種槓桿也。

彼對現在時局而說努力：

「我等戰爭勝利矣。然尙未達到和平。非倍加精力，果敢猛烈繼續努力不可也……尙更應前進，若未成功，則必係未充分盡所當爲之故也，不可僅注視目前之原因，當更眺遠方，深加觀察直至發見爲止也。

若如是則可發見，苦心則必發見也。集中！僅有一個觀念，臨一切之現象而研究之，勿分散努力……不離開自己之耕地而耕者爲勤勉，知悉自己田中一切之點及深度者，爲最善努力者也」。

對努力及科學之一定不變的推賞，依元帥之意見，則關係于結果，且使結果有必然性，同時使結果豐富，其爲用之大幾不可知也。彼之言語，如彼之模範訓戒，行爲，及生活，均表明努力之恩惠。於彼之周圍，創出真摯而勤勉之環境，故義務之遵奉乃當然之理也。

我等朋友間，皆呼彼爲「首領」，用爲最高貴之意。此等親睦之言辭，充分示我等以忠誠及情感與彼相結合也。表現環繞彼之感謝，尊崇，或彼給與我等僅少之恐怖觀念……首領！彼爲我等之連鎖，爲我等存在之理由。

我等環繞彼，視彼而動，爲彼而生。如某友對我等所言，殆造成「福煦一家」也，朋友之言誠是，我等完全等質，頗一致，保持我等司令官之標幟。我等僅受一種感化，卽元帥感化也，感化者何？常記取我等唯一之規則，曰努力是已。

福煦元帥之語

『非鍛鍊身體不可，且以度規則嚴正之生活爲要』。

若試由肉體及精神兩方面觀察元帥，則見肉體頗爲健壯，精神則各部非常均整也。因之對於事物，能正當判斷其事物所有之價值，無誇大視之或輕易看過之事。辨別自己非做不可之事爲何，僅就其事物而認識之。元帥無論立于大戰中局面悲慘而危險當前之時

，或在光榮輝耀于身邊之今日，均生存于事物真相之中。即不離現實之情形，毫不稍變也。與彼學者因探求某一問題之解決而日夜焦慮，致失食慾，或意志薄弱之輩，遭逢一時之不幸致失食慾者不同。要之，人類之身體有種種之要求。在此要求所生必要之前則非服從不可，不顧此必要而除去之決非良策也。元帥對身體上之必要（即慾望），則認為有非盡不可之義務。此元帥所以認將校食堂之進餐為一種勤務也，進餐之時間等，其正確也幾不能有分秒之差。要之，一切之事均嚴格時間的正確為最要耳。元帥誠為規則嚴正之軍人。

元帥之觀念，以人類非做不可之事，無一種無意味，元帥常云：『如何能，則無論何時，均以鍛鍊身體為必要』。

昔日元帥常常乘馬，今則無日不作散步，元帥認為散步可以休息精神，培養筋骨，為夜間所需睡眠之所必要也。

元帥將此衛生上之習慣，更推及一般而解釋之曰：『欲身體能如意使用，非將其十分

鍛鍊不可，又欲精神能充分發揮其力量，則有勤奮努力之必要。勤勉努力，此爲能成功之原因也，因使精神力與體力同樣發達養成，則亦如鍛鍊肉體然，常有勤勉努力之必要。』以上之觀念，世人往往以爲係當然之事而漠視之，但元帥決不輕視之，否，不但輕視之，反以爲非常重要之事而力言之也。

健康雖對一般人均屬重要，但在軍人尤屬必要。若不健康，則如何能耐困苦，疲乏，及氣候之激變等事乎。病弱之兵士，乃完全失其價值能力者也。有病弱之兵士一人，卽減少戰鬥員一人也。健康對指揮官，則可使其發揮精神力之均整及堅忍不拔之精力也。乏此，則指揮官所具之天賦英才亦將減色。於未比錫及滑鐵廬戰之拿破崙，竊以爲其健康狀態恐曾有損也。「健全之精神寓于健康之身體中」，此雖爲平凡之真理，但此言之價值則甚大，然此真理具有準則，卽非作規則嚴正之生活不可也。元帥對度此種規則嚴正生活之事無不依從。元帥之日常生活上，因盡瘁國事，常有損害健康之可能。然決無此種情形。『自己決不過度』此爲元帥之所自言。雖有種種之宴會及公式之招宴，然稱言『自

已決不攝取必要以外之食物』。數多之旅行儀式亦無使元帥吃苦之事，『自己卽行李』
『任人爲之』『人或眩耀自己或隱匿自己』『自己一切無關』『英法海峽及大西洋均曾渡之。
然未嘗懼暈船也』『即在火車中亦可熟眠』……『曾參加戰爭者不應疲勞』『嘗驅使多少之
人，實爲可懼，到將來彼將完了，此爲當時人人所言者，但今日則如何』此爲元帥之自
述也。

實際元帥之健康狀態極佳。此爲血統上所傳來者也。某日與著者談話中，『我一家中
有姊已近八十歲，姊能行路如余及君等。余之兄較長十八個月，但非常康健。我等中最
弱者爲弟，係耶穌會派之教徒。其原因爲生活狀態所致，完全不知休息，所謂休暇者只
將應起床于午前四時者，延至午前五時而已』。

對

『雙親均長壽乎』之間，元帥言曰：

『否，先父雖起身亦完全不進餐，僅於午前十一時食雞卵兩個而已，不能言十分健

康也」。

『卒時年……』

『卒時七十七歲』

余不禁言曰：

『此亦可稱爲不長壽者乎。』元帥與余，同相顧而微笑焉。

確據于弓形兩脚上之上體挺直，肩廣，堅實之兩腕，使人一見而感覺元帥有強力。顏面之深窪雖可厭，但使面貌向上浮出，其眼光深，與清朗之顏面表情相稱。元帥爲承繼強壯健康之血統而生之人，乃卒于七十歲者猶屬于早死方面之家系也。與故里之山野人同樣頑健，習于困苦，以日日之體育而續作戰勝疲勞之練習，因決意驅使身體，幾至酷用之。元帥對自己之努力既不懼何等之障害，且超然于物質的煩惱之外，能保精神之平靜，對苦惱災害則其抵抗力實強，幾不知苦惱及災害之爲何物也。

一日問元帥曰：

「聞元帥以前嘗有不知已罹猩紅熱症，而指導演習之事，但……。」

「誠然，此事嘗有之，恰在服務于陸軍大學中時，乃當指導參謀旅行之際所遇之事也。到達當地時，自己不知何故感覺疲乏，天氣雖不佳，但學生已集于當地，且陪觀者亦有多人，故勢不能延期。無論如何非行不可，演習雖指導之矣，但歸途中手皮脫落（元帥以驚恐之表情伸手示余而言之），試受醫師之診察，則醫師言曰：

「似曾非常發燒」

「或然」

「乃猩紅熱」

「大半如此」

其經過如此，但並無大事』

『聞大戰中元帥曾因汽車之事故而負傷』

『誠然，在亞眠 (Amiens) 往沙龍 (Salon) 之途中，恰當一九一六年五月索謨會戰之

前。與培佛耳內 (Fourrier) 同車，路佳，雖未用最大之速度開駛，但我等前方農人之車突然停止。馬驚而衝向道路之橫方，司機者急搬制動機，汽車則衝突樹上矣。余越玻璃而向前擲出，佛耳內則衝突支柱，余顏面全部，以及眼，口，頭等均佈滿傷痕。遭難之處爲普勒息·勒茲·刻勺傍，我等運至摩市 (Meaux)，召喚左亞眠市之隨從醫師安得烈博士前來，爲我等縫傷口，其傷痕至今日猶殘存也。其日爲星期四，但至星期日則頭纏繃帶而出發矣。最苦者爲口，因不能攝取一切食物也……以後與普恩卡資 (Poincare) 會面之際，彼尙言曰「望以後勿再如此開足速度」。

元帥本身忍耐力既強，對他人亦頗嚴。對周圍之人因神經過敏而衛生事不贊許。言「魏剛與余同，大戰中未嘗一日未出勤。即手上負傷後亦繼續工作」言時得意之氣滿面。反之，對用心極重之人則極口罵倒之，『豈非不思議，爲斯人之罪，如此之人未嘗注意體育，因不運動身體也。晨起則至事務室而坐于椅上，午飯時歸家，閱讀報紙後又返事務所（元帥以手形容其姿態，作兩足急趨之狀）。如斯於椅中度日，公畢則急歸

自宅而換穿踏鞋，君乎！……實際此等人均自己害其自身之健康也。」。

健康問題本不能僅以上述之單純且不能以有時有矛盾性之理論律之，而爲頗複雜之問題，然若向元帥言不僅如此，元帥將必反駁之曰『勿多言』乎。元帥當然亦知不能一概而論。肉體的健康爲精力之一要素。元帥論此問題之際，係將一切精神上之問題除外視之也。元帥欲強健，認爲有強健之必要，且望工作於其身邊之人格外強健。僅有變強，增強，更增強之方法，在元帥眼中認爲有價值也。疾病乃缺陷弱點而爲劣等之意義。不可有罹病之事，認爲無所謂疾病者存在。此種片面之觀察，在元帥自身爲自然應有之事。身體之組織頑強自無惴惴之必要。然不能謂無論何人均如是也。元帥之康健，頗使其受益，因專志于一種問題，健康乃最大之要件也。

元帥之見解或見地，與一般人之見解相同者極罕，且其見解與一般人初念所及者大相庭徑。元帥較大部分之人，觀察更爲明瞭，更爲遠大，何則，因元帥每將一事件由更高之見地觀察故也。

一日正作如上談話之際天降小雨。元帥言曰『自己以前不喜暑熱之區，因雖有防寒之方法，但暑熱則不易防禦故也。然今則反對而不知有暑熱難堪之事……有死于酷寒者，但決未有死于暑者也。……余欲度日子日光輝燦之區。然雨則難耐……』言時以姿態示厭雨之狀。此時雨漸強。著者欲撐開雨傘遮覆元帥，但言『不許』而急趨，然雨勢愈強，至廢兵院之方場側則毫無遮雨之物。風亦加勢，欲以傘遮之而元帥則言不需而前奔。著者撐傘而奔于其後。元帥躍過積水而奔馳橫過街路，沿壁而進。著者仍圖近元帥側而覆以傘。或無甯言由後方遮覆爲適當亦未可知，何故？因我等達格勒涅爾街時，恰逢由測量部退出之圖工職員等，著者之步行頗受妨礙，元帥則巧穿過此等圖工間，益加步速。終至奔至元帥府前，元帥口言『多謝，請回』數語，而已穿過中庭矣……速哉，然其年已越七旬矣！

『靈魂不滅乎否乎，自己則堅信其不滅』。

每晨元帥開封之書函中，往往混有毫不客氣之質問。

如『關於靈魂不滅之說，元帥之意見如何』。

之類是也。元帥對此毫不遲疑，口誦靈魂不滅之確適答案，然念及無曝露自己內心的信仰之必要，此等函件遂均撕破棄去。元帥非故欲祕其信仰，無甯素有依自己之行爲而將其確認之習慣，此固世人所熟知也。然此等問題非可輕輕處理者，據元帥之意見，則應答世間故意之惡戲亦有未當也。

元帥鞏固健全之信仰無些許之疑念，認爲無議論之餘地。其信仰實即元帥的精神教養之基礎。以爲一意熱心于最清淨的基督教之兩親，使青年時代之元帥對此信仰發達確認。乃深注于心底的訓育者之所賜也。

元帥爲熱烈且具有甚深信仰之羅馬教徒。因默思自省而隨心之所適以往教會，但信神存在於各處，認活動于世間之人類盡其所負之義務，即爲向神表示敬意之最良方法也。對神之祈禱續行不息，此並非僅動唇部之祈禱，而係完全將己身獻之于神，爲自己靈魂

之向上。元帥實地適用宗教心，至極嚴格，但毫無虛榮及偏狹之風。非探求宗教理論之人，以身作則，但周圍之人則完全可以自由。不能稱之爲教徒，元帥認無過度證明自己信仰之必要，感受宗教之影響，雖爲元帥之所喜，但保證自身爲教徒則非所望也。元帥亦非神秘論者。關於此事有以下之逸話。大戰中有人勸爲軍事而行祈禱者，元帥言曰：『如自己之祈於聖心，在五月則祈禱聖母，又在三月則亦祈禱于聖約瑟口。與我等以勝利者果爲彼乎。此則爲完全超越自己能力之問題也』。又附言曰：『以此等勸余之人等，雖確爲信心之輩，但以不理會爲要。因被誘至何處非所知也』。元帥對信心過深之輩之誇張的言動，及此等人所言神之奇蹟不甚注意。波蘭某牧師嘗函元帥曰：『最近加入聖徒之基督子孫聖德武勒茲着「白袍僧」(Carmelite)派之宗衣亦足於維丹(Verdun)現於閣下之前，指示兵力之配置，此事遂對戰爭勝利事與以甚大之助力，果爲事實否，祈閣下本身與以回答』。對此元帥語著者曰『此等事不過慰人之談而已』。

在元帥，與其依宗教而圖精神向上之希望相同，元帥尊重秩序與威權之觀念，及以規

律與持久性爲必要之思想，頗爲一致也。宗教極爲偉大莊嚴，弱小之人等即欲減少其價值，亦常變爲讚美也。

元帥將宗教與其愛國心相結合，嘗言，『昔日，自己曾於麥次 (Mets) 大聖堂之壁，宣誓不獻佩劍作爲祈禱之印決不死也。曾誓必成遂此事』。將以上精神之向上，委諸愛國心及宗教，爲朗照元帥之心之兩種光明，其所發之光，多感動元帥，雖極稀少但有時則至恍惚而忘去己身也。試舉其一例，時在以前舉行愛國的宗教的儀式之際。地點爲哥爾馬耳市 (Colmar)，時節爲夏之某星期日。在屋外壇上行彌撒之際，參加者一同合唱讚美歌時，著者見元帥和之而唱『吾爲基督信者』。稍遲於宴會終後，賓客等合唱國歌，著者聞元帥高唱『祖國男兒前進』之句。此實爲從來未有之事，元帥則解釋之曰：『高唱昔日在亞爾薩斯州所禁之法國國歌之今日，欣悅實無過此者也』。只有此日著者於元帥因狂喜而變色之顏，得窺見其誠心之表現難以言語形容，且覺能探出其平素深藏而不外露的心境之秘密。嘗言：『昔日余所守之座右銘爲「科學與誠心」，即今日依然守之。』

然今則却欲訂正爲「誠心與科學」。無論如何究以誠心爲先」。精神之第一位爲誠心，實爲元帥由經驗上所得珍貴之結果。

元帥之威權，其偉大，其最大之能力，其最良之資質，實爲由此信仰所致者，何人，何物，均不能絲毫搖動之，元帥雖云，「以信神之心而生者爲幸福」，但元帥實爲其中之一人而爲幸福之人也。元帥爲信人。其信仰心如盤石，在元帥則以此信仰爲生活上之不可或缺者也。何則，若無此信仰，則不適于探求知識，鼓勵希望故也。此信仰，使元帥成爲積極的人物矣。此信仰與元帥以恰如把握真理之人所有精神的怡樂，爲此信仰而作偉大之工作，與以偉大創造者所有之歡悅。元帥既不肯爲樂天主教者亦未嘗犯過。元帥之信仰其力足以拔山，實超過樂天主教也。具有此信仰之元帥，得免去一切之懊喪，疑惑，憂慮，遲疑，怠慢及懦弱，而其精力充溢之眼光證實此信仰，足以淨化充滿一切惡臭之空氣。『自己之宗教信仰成爲余性格之一部，自己爲人類，爲軍人之業務，皆由此而生者也』此爲元帥之言。

「此非余，乃必要使余如是也」。

元帥在布勒塔涅特洛蕃托宜之住宅度每年之假日，但於其間之八月則赴謬司縣之哥息作年忌之謁墓，一片田野，並無特異之處，而與他處不同者，但僅因一九一四年之慘劇，在地面造出幾多之凹凸也。於幾多木製十字架中之一，記有次之碑識。

第耳曼福照，步兵第三百一團見習軍官，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二日陣亡於哥息。在此十字架前元帥脫帽跪坐，作長時間之默禱，但僅見其頭俯仰數次而已。其態態極為自然，且永久如此。係對永逝者愛戀之表示，但有難以形容的人類情感。觀偉人如元帥者在如是寂寞之區，以恭敬質樸之態度而作祈禱，較觀普通人之悲歎哀訴，其感動當更深也。

元帥唯一之愛子二十五歲之青年曾於彼處陣亡，與其戰友同就永眠矣。然雖屬戰爭勝利者，其遺骸仍未能尋出也。元帥事畢後，於再出發前，以八萬分之一之地圖指一十字

路而言曰，在往麥息·勒·典之路傍停車。汽車停于其處則立于原野，或於籬畔止步而言曰：『赫克耳陣亡于此處矣』。

何人亦未嘗聞元帥語其子及子壻之事。彼二人陣亡之報送到時，元帥在沙龍。其時元帥言暫願一人靜坐，遂閉處事務室中三十分鐘。畢後即呼將校曰：『諸君！繼續工作』。此後數日不斷有來元帥處慰問之人，但向此等人答曰：『唯！余聞之矣……誠然，誠然，望不再言』。此際元帥之心情如何，欲泣乎，或誓必得最後之勝利乎。概無人知之也。

抑制自己之感情，而絕對的支配自己，爲作指揮官者最苦且最要之義務。減少指揮官者之能力，違反其既定之目的，遲鈍其判斷力，使其決心變更等一切之事件，元帥認爲均非力爲克制不可也。自己血族之死亡實爲可懼之暗礁。加之尚有其他之暗礁。此爲因命令而趨死地千萬人之幻影。意志薄弱之指揮官，爲無謂之犧牲，但意志鞏固之指揮官則不如此。欲得勝利，一定非購求之不可。元帥實以最少之代價而得勝利之人。如元帥

所言『見幾多人之喪命實覺難堪。所拂之犧牲至極悲慘。然所犧牲者愈悲慘，則吾人益感義務之重大，義務者何？無他，卽不使此等犧牲爲無意味之事也』實至言也。

指揮官之精神的能力，爲指揮官能力中之最重要者。此精神的能力，曾使元帥吐露次之言語。『思作某一種決心時，隨心轉來。若其際已下決心，此必因尋不出其他可施之方策故也。此非余，乃必要使余如是也』。

×

×

×

『自己盡最大之努力而已』

布呂協嘗曰：『諂媚他人，或就控制其精神之情慾趨附其人，或就其身體所苦之病魔述同情之語，此皆欲得相當之利益以作代價也，因之，康健而近于無慾之人愈難駕馭也』。元帥爲健康而知足之人。情慾感動元帥之力薄。其慾望爲善能盡其義務。元帥實難以駕馭之人也。何則，因決不爲個人的利害問題所動故也。

元帥之趣味仍與昔同，依然不變其儉樸之習慣。在其格勒涅爾街之住宅，於外院陳設

公用家具之大室，作爲事務室，而於對中庭之一室，陳列昔日之舊家具椅子，鎮坐于其處焉。元帥注意摒除一切可以陷自身于邪僻之事物，故實屬清淨無垢，往往對此間種種之醜事，幾全爲天真的漫不經心也。

其私人的生活，如其忠誠之心，毫無可以批評之餘地，實無可指摘者。完全保持自由獨立之態度。毫無隱蔽之事，因無何等內咎于心之事故也，元帥不僅能自然前進于自然應進之途，且能發表自己之意見，將衆人依其所具之能力而批評之，事變則隨其事變實際之價值而批評之也，對此既毫不寬恕，亦無作何等怪異策略之必要。元帥高貴之態度，映于一般人眼中，即係由此所致者，蓋帶有精神的威嚴，非由一切稱號爵位所能得之者也。

元帥超然于世間之名利，實由其優良的精神所致，並非僅因其漠不關心之故也。

元帥聞及羅馬尼亞議會議決，因熱誠報酬柏特羅 (Bartholo) 將軍之功績，贈將軍以百公頃之土地，宏壯之邸宅及若干之農舍事，元帥言曰：『美事！實屬美事，辦法至當，

羅馬尼亞人爲知恩之人。爲報酬功績，欲表國家的感謝之意所贈此種之贈品，實勝于一切贈與一家族之稱號爵位也。此種事件可將祖先之功績永傳示其後裔也。無論土地及其他，表現國家的感謝之贈品，在余亦認爲最愉快也。英人嘗於其發給陸海軍教官養老金之際，勞合喬治以揆因將軍爲介，伸述欲贈余養老金之意，然克雷孟梭則言「此法政府之事也」而辭退之矣。余曾接受英國上下兩院表示感謝及慶祝之函件……美人亦同此欲任命自己爲美國之將軍，且支給薪俸。此時恰爲余與白里安同居倫敦之際，但因有對英國之前例，遂商妥辭退右之提議矣。以後卽無何等消息矣。接受感謝之事實感覺所荷者重。何事亦無磨劫不變者，然國家的贈物之一棟家屋，卽爲臨時建築，亦自有其價值也」。

元帥之心地雖澄如碧空，但遇此種問題，亦不免稍感苦悶也。如元帥所言『我等在完全絕望之際球出者，然今則如何』。元帥決非訴苦，然認其實事如此也。對元帥清廉潔白之性情不敢多言。多言反足以傷其人格。元帥且未有欲多言之觀念也。然元帥觀國家

待遇之差，心中難免不愉快，但默不言。唯由其對他國人士表示謝意之勇氣，表熱烈之贊意也，可以窺出其心意，元帥之榮譽與其人相應。此並非壓倒元帥之重荷。元帥亦不致如斯之脆弱也。元帥在欲利用此榮譽也則過于正直，非希望榮譽之浮薄人也。元帥於此，其自制心極強。

人人祝勝利，有詢如何可得勝利者，則答曰：『在余則以爲盡最大之努力而已』。更加窮追則答曰：『噫！余不過樂長而已，當然爲絕大之音樂團，余僅巧于執拍指揮之耳』。

元帥之精神的能力，與其肉體的能力，同樣強健，元帥利用此兩者也，恰如利用自然物之空氣與光線，由此所得之力，因其利用之方法巧妙確實，故愈爲增大其威力。其日常之生活，元帥可謂爲世人最儉樸最隨便之人。力避引起世人注意之事，努力免與世人之耳目相觸，因圖免爲公衆好奇心之的，則巧避人目。元帥爲徹底之軍人，耽于軍人之習慣。在臨閱兵式等前，有時嘗就勳章作閒談。『余即大綬章亦有二十以上，曾見余佩帶乎，若一齊佩帶則甚矣，余甚至有藝術勳章』。然禮儀上必要之際，則着正裝且佩帶

勳章，但其際止帶適應儀式最少限之勳章。若元帥用白皮手套時，卽盡其數多職務中之一元帥職務也。此一種職務，恐爲元帥所最不喜者也，然一旦至須盡其職務時，則一如盡其他之職務，以義務之觀念達成之。

在公式之儀式時，則元帥善能盡自己應盡之義務，臨此儀式之際——亦有時全如旅行——長途之旅行——但此間元帥無論對何人對何事。均無不平之語，低頭于必要之前，爲極令人滿意之將校。有時恰如演習之際急進食物，有時坐于路邊之樹根而休息。然一旦有必要，則取毅然之態度，而作適合其時機之動作。

由聚集于擁有過去莊嚴曆史之廣場數多羣衆之口，於元帥到着之際呼出歡聲，元帥則因此感動而緊張。國歌突然高唱，則元帥以立正之姿勢舉手敬禮，直至最後之歌詞終了均端正凝視前方而保持此姿勢焉。次所行儀仗兵之閱兵，不以爲僅係對貴賓之一種禮儀，元帥雖急行而通過儀仗兵之前，但一瞬之視察能檢閱儀仗兵之服裝態度，至軍旗前而停止，直對之而行敬禮，示昂然之意氣而見其體驅之背後。元帥對檢閱後之軍隊，必述

某語。此爲含檢閱之概評及感謝之意者，非陳腐之應酬語也。此短時間之元帥，實令人抱壯嚴的指揮官之感。

以上之事畢後，以後即完全服從儀式股人員之言而依其意見行之，依其所請求而從之。元帥對紹介未見之人則懇切應接之，握手則務不使對方起不適之感。供給馬車則乘之，請求步行則立于行列之前而步行，靜向兩傍揮帽拍手喝采爭欲見元帥之羣衆間緩緩前進。

進行于人牆中時普通爲對何事亦絕不注意之狀。僅與歡迎之人相應酬，而體裁上與從伴之人相談而行。因爲富于理智之人固無嬉笑之態。然受歡迎則亦感動。『在京外及外國無論何時均受甚大之歡迎』乃元帥之自述也。有人請求則止步，依希望又運步。由壇上參觀無盡之行列通過，其間不稍露厭煩之色及疲勞之態。元帥除應達之目的外無他念。此種事件亦認爲一種使命而履行，克盡其責任。

至紀念碑前則主請者方面演說於其處。此等演說常爲同一之意旨最後必爲對元帥之歡

迎辭。中間則有若干之雄辯家以莊重或激烈之口調演說。元帥俯首靜聽此等之演說。從傍視其嚴格之貌益增莊嚴，面現緊張之色。表面似不稍動，內心則緊張集中之態，與人以其深之印象。如斯而受極充滿感激之讚辭，熱誠之感謝，狂熱的拍手。元帥此際之態度，實屬高貴，於匄仆中厲莊重，其抑制將溢之感情也實為超越。其誠實則無絲毫之虛偽，且使群衆起一種混有多少宗教的感激之感動。羣衆不難察知，元帥正在追想彼如何得有今日也。一般人均改向元帥，向之表感謝之意且誓忠實。此時元帥始抬頭，但其眼則對羣衆之他方，可窺出其正耽于回想也，喝采之聲愈盛。於是元帥輕開其口而演說。

元帥之卽席演說常極簡潔。元帥最厭人自己不能辨別所欲言者為何而徒用冗長之文句，或欲述某種思想而連用無用之字句也。決不望被人認為「深遠之思想家」。且最厭模倣此狀之人也。頭腦明晰，萬事以實行爲主之元帥，不似彼布呂協所言，「雖巧言但爲可厭之說法」之人也。有時雖演說之初不甚流暢，但欲言之事件均以適切之語句述之無遺。因之卽平凡之事件，亦因其豐富之聲音，斷定的體態，生出完全特異之價值。演說滔

滔不絕。若一文句過長而不易截斷時，則忽落其高抬之手，此文句卽得結束矣。元帥爲思想過剩，而言語難以相伴之人，若至難表出欲言之事件則焦急，但一言衝口而出則文句續出不絕。然有時感覺所言過于冗長，則在中途停止，疾首斂眉而深思之，探求更正確之同意味文字，若不能探出則稍遲疑……然觸機則常尋出明瞭適切而好感之正確言辭，卽不能以他言替代之妙語也。何以知其於中途尋之乎，因元帥欲尋出恰好之語句，將最初已言過之語句再於口中反覆試言之，且見其稍離此語而試行發音，如斯因欲尋出最自然之語句，而試於口中言之數遍也。當然其文句並非學者的亦未可知，然能集聽衆之注意，使其深印腦中，長留心中不忘卽足。

元帥若忽然尋得適恰之文句，則其所爲實有趣味而富活氣，於其演說。足以使人首肯確信，與以活潑之生氣，及誠實之生命，舌端如吐火，其內面却有趣味，於雅趣之中而有力量。

然於文章接續處及其表現法之不充分自覺不安，嘗述其不能善言之苦衷。在元帥雖適

合演說之態度，但毫無逞其雄辯之希望，至極謙遜而詢人曰：『不甚拙歟。如是即可乎？善得體歟。未嘗諄諄而述同一之事乎？余不覺過分注意于所欲言之事件，因之是否曾用同一之文句，亦毫未留意也。此等演說不願作草稿，因不以書面記之，故可充分簡潔也。若持書稿之紙，必欲將其披露于報紙，余不欲此等演說流傳後世也』。

除右述由元帥特有之氣質所述任意文句之即席演說外，亦有時試作所謂正式之演說，但此種演說係充分構思而準備者，故豫作底稿，加以添改，因之各文句相連。

當然如斯構成之演說，較諸隨心中所思而述之演說，則於色彩生氣之點有所缺乏。不免多少有做作之意味。元帥努力使此等演說中最緊要之點充分明顯。欲與此重要之思想以堅固之根據，雖對其骨骼十分注意，然對於脩飾之事，則不注意。蓋因對脩飾文章之點毫不顧慮故也。爲教帥者之威權及爲軍人者之威權，併現於其演說中無遺。其口吻爲：『自己所爲之事如斯，因此而成功矣，故非依樣行之不可』也。此爲實際之事件完全爲事實而非說明，由所謂需要熱情及溫和意味之演說要旨觀之，則恐過于乾燥亦未可知

。元帥之演說，爲由自己之頭腦向他人頭腦直接披瀝所信之事，並非感情的詩句，及有陪襯之文章，乃僅以完全顯露明確表現之形式爲主也。原稿演說初甚流暢，但終則並不覺如何精彩也。

因之，元帥之演說雖結構偉麗，但與公衆之效果多不甚著。根本元帥之演說係對卓越之智識階級者較一般公衆爲適合，此等人以冷靜之頭腦讀之，緩緩研究之則發現其價值。所謂智能之產物，內容豐富之作品，向理性所作之演說。

尙有元帥因其素朴之性質，及不願向多人顯露顏面之關係，故從無離草稿而演說之事。通過鼻上眼鏡而作朗讀演說。其紙片雖輕，但在元帥則似感其頗重，而身體不稍搖動。聲音平坦，並無特別之斷句，亦無突然大聲疾呼之事。在元帥本身亦似不免多少感覺不適。若在自己並不以爲將受喝采處突受喝采，則本人似爲吃驚，亦有於次節演說後自以爲將受喝采者反無人喝采。此時雖或需更加誇張的表現法，但元帥決不爲。元帥之所求並非賤價之成功。據元帥所見則言語非必卽爲教訓也。在大學內則較公衆集會之喝采

少。然其結果則幾不能相比較。元帥之演說爲非此不可之演說。此既非議會臺上之演說，亦非律師之口頭辯論，更非道學者之說教。然係爲指揮官者之言語。元帥之辯論爲元帥所固有者。卽適確雄健，理論整然，且充滿明識卓見也。

×

×

×

『此類人等均爲曾有非常功烈之勇者』

『最使余感動者爲授與軍功獎章 (Medaille Militaire) 之際。三人，四人，五人，十人乃至二十人爲列。先質問第一人「曾爲何事乎」。彼遂述其歷史曰：『余曾在某地點，爲等等之事矣。第二次作同樣之質問則得同樣之回答。第三，第四均同。彼等並無藻飾，簡捷而語其可驚之武勳。此等人均係曾有非常功烈之勇者』……及來至第十人，余胸中已充滿感慨。『此實屬偉大，較任何事亦莊嚴。爲此等人之指揮官者，爲求作無愧于彼等之指揮者，應有如何覺悟之必要乎』此乃元帥所自述也。

元帥嘗對魏剛將軍，於其在瓦索維 (Varsovie) 戰勝之後授以 (Legion d'honneur) 勳章

之星章，又同將軍歸自西宜(CITY)時，於授與同勳章之大綬。均在此事務室，此日恰爲對因戰爭而失明之一勞動者，授與武功勳章之日。

此勞動者爲馬爾坦之男子，係請求由元帥手授武功勳章者。元帥雖不識此人，但承諾之，決定如常例於某日午前十時至十一時間行授與式。著者等於數週前即渴待此日之來臨。

此不幸者需要引路之人。有其服務於電車上之隣人，允費其休息日之一日，而從事于此。二人攜手來至廢兵院大街之元帥事務所。元帥立即接見之。

馬爾坦因此爲重要之一日，着其最美之服裝，青綠色極清潔三件一套之服裝。然與其全失視力之眼，因極感動致變深紅色之眼，及其可憐之面貌不相稱，色濃而足以引人注意之領帶，果爲何人選出而使其服用者乎。伸出之手顫動。元帥行近此人呼午安而欲作握手，於將握一方之手時，其指顫動幾不能相併，問答繼續如下：

『於何處失明者乎』

『蘇社 (Souches)，一九一五年七月十四日』

『如此則在步兵第二百七十六團』

『誠然』

『在多少師』

『此則不悉』

『爾之將軍爲何人乎』

『不悉，恰於余初達彼之際』

『唯，不妨，茲授爾勳章』

元帥如斯靜述授與式之式辭，則由馬爾坦已閉之眼中，淚珠點點落下。元帥似傷感難忍，抱其頸而吻後，幾不知如何措置矣。

元帥以充滿慈愛之態度，此爲既對新佩勳者加以鼓勵，又端整自己之態度，親切撫馬爾坦之肩而作下之問答：

『爾有受領勳章之價值，已結婚乎』

『唯一』(感動之餘已窒息而不能回答矣)

『子女……？』

『有二人』

『作何營生乎』

『毛刷』

『生意想甚繁榮』

『不甚繁榮』

『望努力爲之』

正在如此問答間。體肥顏赤之引導者觀之至此，似已難忍，遂作下之問答：

『余亦曾在戰場見過元帥閣下也』

『在何處』

『在北部，於一九一五年』

『北部之何處，本人曾行抵佛蘭特 (Flander) 也』

『爲卡梭息 (Carency) 之附近』

此顏赤之引導者，因與元帥交談之滿足，及雖惶恐而終得與元帥握手之兩事，於欲挽盲友之手時，竟與馬爾坦相撞。次作極深之敬禮伸謝，圖離去此美麗秋陽與以光輝溫暖之閑靜事務室，又粗暴牽引馬爾坦。出門時更使盲友與門框相撞。盲目之馬爾坦因困于黑暗及寂靜，任其所爲 其面部並無何等之表情。

戰爭之回憶，對我等同在之人，均深與以悲衷之感矣。

×

×

×

『所謂創造力者以智力，判斷力，想像力，決斷力爲必要』

『有一種人具可驚之智能。此等人對一種問題，能尋出一切可能之解決法，然既不知于其中選擇最良者，復不能將此適用之。又有他一種人，若示以若干之既定解決法，則

有選出其最良者之能力，但不能自行想出。創造者，同時以智力，判斷力，想像力，決斷力爲必要者也』，所謂計劃情況之改善，此不論爲如何之情況，要係歸着于解決某一種問題。此際以熟察問題爲必要，『一般人對於事物有厭觀實況之風』『此常爲一般世人之習慣』『於此有一大原則，無論何時亦以爲仍係公共馬車之時代，在盛倡汽車，飛機之今日，猶談蓬馬車。總之依然墨守舊習慣。須以固守昔日制度習慣之精神，以判斷新事物也。……既爲之事無爭論之必要。應探求將來非作不可之事……過去者何？過去，依其字面爲已過之事件。吾人對此並無力可施。故非除外不可。非觀察現在不可，非觀察今日爲何年何月何日何時，且將如何不可也……當觀察事物不可拘于其細部。有總括的觀察之必要』此等皆爲元帥之言也。元帥平素之方法爲排除無用之事件，恰似除土作業之除土機，將銳刀下至地面而剷除一切障礙焉。『於此有極困難之點。不可因細部而看錯目的。然因此而拘于目的，致不能作總括的觀察亦屬不可』此爲通過廢兵院前之廣場時，元帥對著者所述之意見也，但某日更舉例以證之曰：『例如自己非向彼處街燈

而進不可，自己雖直向街燈前進而毫不傍顧，但可看見內方廢兵院之建物，樹木及兩側之通行人等。然所謂細部，究指何事難加以絕對之定義。例如在理想中殆為不足取之事件，亦有當實施上則為重要之因素者。因之，不斷捉住要點，實為要圖，故非養成此種習慣不可。余並無特佳之記憶力。然對有重大事變某日所發生之事件，能回憶之恰如昨日之事也。然其他之事件如何則余已忘去。大約未作重要之事也。特無興趣之事則全不記憶。要之，過去亦如現在以除去不必要者而澄清之為要。勉力從事于澄清，則結果必有相當于努力之價值也。除去不純之物，則進路自由而無障礙，可毫不踟躕而前進也』。

『於此種澄清，即使之明瞭外，更須抱有確實認識事物之希望。不可滿足人所言者。應自己本身前往視之。自己不欲聽取他人之思想。但希望其依現物之實況述事態之如何……。事實具在，應親自觀察之。事實為事實，其物具在，不可憑感想而使之消去』。元帥聽取送來之情報時，或元帥聽會話說明之際，因元帥僅注意于其認為足聽之事件故

對話者言語中之不重要者則使其濶過而不稍介意。『萬全或可以樂觀之語非己之所欲聞也。此爲感想而非現存者，要不過空談而已。此等言語毫無所用。生于現實之人類，非實際家不可。……既以他人只言爲非是，則自身亦不應作不必要之言也』。元帥不欲聞其注意以外一切之事件。與各實行家同，將作某事時，不念及以外之何事。然由廣汎之見地判斷之。『非廣行觀察不可。不可如駕車之馬，僅見前方而不見側方之觀察法。不可排除軍事見地外不認一切之偏固主義』。種種之困難，不足窘元帥。『吾人雖曾遇種種之困難，然均由此脫出。卽假定現又有困難則想亦能解除之也。唯此處需要注意者卽非作排除困難之努力不可也。卽以具一定之腹案而實現之爲要也』。元帥無論何時，均厭他人之圖與元帥以感應影響也。大戰中部下之一將校曾呈獻一種計劃於元帥。其時元帥將右述紙片擲還之曰：『余最厭思想之受壓迫也』。元帥願自己思之。元帥之推理力純粹不雜，而其作業則合理的進展。一切之不安不明均不存在，萬事以簡單爲先。元帥常言：『此不甚困難。彼不難。……均屬簡單之事。不可令事物複雜』。元帥幸具正當觀察

物之天資。此果爲天資乎，據元帥之言，則無所謂天資者存在也。此不過因勤勉努力，對諸問題深入研究，及熟思攷察之結果，使其判斷力發達而已。元帥果具明瞭看透事件之能力乎，確有之也。然不一定即能看透之也。其時即難以言表之時也。然元帥不似某輩，具有自欺欺人之習性。於是一心思索之。忽發見曙光。於沈思默念及一切注意之集中間，突然恰如火花之迸出。於是以簡短之文句，常常爲不完全而摘要之文句表出，元帥自身明瞭後，始傳之他人。然此文句，若非對元帥之語法具有甚深之經驗者，或對其反對作用積有甚深之研究者，則能了解者極罕。何則，在元帥方面考察判斷已經終了，於他人未注意間已具決心矣。元帥不但對一般人，即對平素最親近之人，亦着先鞭而具決心矣。僅自己達到目的地，而留他人於途中矣。元帥於吾等漸了解事實之要點時，已解決此問題矣。因其過速，故吾等初必以元帥爲誤。然事實不然，我等合理的進于推理之途時，元帥則經捷徑而達目的地矣。總之，元帥具有與我等相異之思索手段。

要之，由基于明察深算之判斷力，具備不離現實，又不脫可能範圍之銳敏感覺，對應

達目的之客觀的理解力，常豐富而生氣勃勃活動之想像力，合理的努力方式，及不絕的攷察與肉體精神之完全均整，所養成對於事物之明敏的適合性，並其使事物單純化之柔和的才能，實造成今日偉大之元帥。元帥堅確之資質，受如彼之性格的壓力，使其智能爲蘊藏巨大勢能(Potential)之蓄電池，一旦此強力之電力放散，恰如電光之照空，使遠處之地平線亦將露出也。

×

×

×

『魏剛與己爲同帽之兩頭』

『更換轆車之馬非佳事也。尤其在坡路中更換極爲不可』之諺，元帥常喜言之，且實際應用之。其協力者務求永久置于其部下而使用之。

當元帥之選定協力者也，與其謂根據於希望，無甯謂其依實績而選定之也。元帥由偶然之任命，或指揮上之必要、迅速查畢屬下各人之能力。元帥均由此等人之工作而認定之。對此等人所要求者，爲有益服務，及力作必須作之事也。能此以後，必要時再作其

他之要求。勤務上，對一般人之要求甚多。然均爲正當之要求。元帥之難以看過者乃無爲與怠慢也。對此等人則作侮蔑之言曰：『無聊之音曲』，極讚賞時則言：『頗能努力』。元帥非常自負曰：『魏剛·得斯提卡·佐治，此三人爲戰爭中拔擢之人，所見者誠無誤』。

『魏剛！彼實爲可驚之實行家，了解一切。更具明瞭確實異常之記憶力，及相當于此之活動力。最後卽加練於頸，魏剛亦必如余所爲而爲之可以安心也。吾等二人實不啻同帽之兩頭……關於得斯提卡·佐治亦同，自己可以安心。此二人知觀察事物而了解之。任二人爲之，則必告已以必要之情況。例如一九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於伊泊爾 (Ypres) 前面受毒氣攻擊後，一切情況不明，對何事亦無察知之手段矣。若束手而待翌日，則必被突破也無疑。於是自己遂派佐治至厄爾味丹。佐治於一晚中繞遍。其間，自己與魏剛，於加塞爾 (Casel) 使在阿拉斯之諸軍緊急集合。翌日，得斯提卡對已通電話。於英軍及我軍之間，發現大及四百公尺之空隙。於是以豫先準備之裝貨汽車使數師出發，此等

數師陸續向該處。以一日一師之度到達，空隙遂完全封鎖矣。

得斯提卡將軍，除其正直，誠實，忠實之資質外，以明瞭適確之精神，確實之判斷，冷靜之氣質，高尚之心，且對於其職務之深遠智識，正常之觀察力，及廣凡之見識併有支持此等之勇氣，更加能善于發揚以上美質之勤勉力及方式，有所貢獻于元帥也。

佐治上校較前者年齒甚少，較前者後到差。其明敏，觀察之明確，透徹之意見，淡泊，及頑強不屈之點實屬可驚，幾使元帥感歡。毫無藻飾，親切且血氣橫溢之性質，與其快活之面貌，銳利之目光，澄淨之眸子，及健康之體態相輔，成爲人人親愛之的。

魏剛將軍之性格，人物均分明，總之犧牲自己而勤勞之點，與其所事長官元帥之偉大最爲近似，此即對元帥竝我法國所以能有多許貢獻者也。

將軍與元帥相同，具有能耐萬難之強健肉體，具有與元帥同質同源之精神力，蘊藏堅確燦爛之智能，一旦任爲元帥之近侍者，除一心竭盡全力以待奉元帥外無他念也。

將軍對其爲元帥參謀長之職務既深能認識之，且服從自己之長官，而善能理解自身之

分際。縱將軍亦非決不起反對之思想，但決不爲所動，以誠實與勇氣用坦白之態度，婉曲陳述自己之意見，對覺有錯誤之事件持異議，努力喚起注意。然以上均爲元帥未下決心前之事，一旦元帥聲稱決定後，則在將軍方面已除努力實行元帥之決心外，決無他意。事到此則不作一切之議論。卽信尙有更良之策，亦隨從元帥之決心，而努力于其成功，克盡其全身之力也。然由所得之結果觀之，則其歸結常認元帥之決心爲有理，而元帥之觀察爲正當也。因此將軍使自己之思想極密切與元帥之意見相合，至態憑片言隻語，立即判斷其意之所在。且於元帥之意見尙未發表完畢前，將軍已端整實行之準備矣。將軍對元帥服從崇拜之念全無際涯，其侍奉長官也，謂其極盡忠實，否！忠實固不待言，不如謂其以高潔謙遜卑下之態度行之也。

此種所謂絕對的服從，雖基于元帥素來所具足使萬人齊行俯首之優越性，但此決非盲從附和之類。元帥根本非欲受盲從附和之人。元帥之所以完全信賴其輔助人之將軍者，因已認出將軍之如何努力了解元帥，且勉力崇奉元帥故也。於此二人間已相互連結無數

之連鎖。此連鎖，實由深藏心底微細之纖維，精神之一致，思想之共通，智能之奇異連繫，目的之同一，手段方法之酷似等所形成者也。然此二人各自保有其固有之人格。以上兩者相互之歎美中，究孰爲最美乃其難之問題。所謂嘆美者何，一方爲使他方感得嘆美，一方又爲對於他方嘆美之念也。

欲悟此兩者間之關係，則於魏剛將軍與元帥談話之際從傍聽之，或聽取元帥關於魏剛將軍之談話足矣。此際元帥之言語，雖與問他人所用之言語，在辭句上並無不同，但其語調則大有差異。元帥向人語魏剛將軍之際，每言『極少壯哉』……『可驚之精力，活動力哉』，其眼常頓現活氣。元帥之言中含有自負，誇耀及熱愛之音。『想已讀昨日魏剛之講演』『如何如何，已摘要讀之矣』『不可僅摘要，非全部讀之不可，彼實完美，爲非常明瞭適確之講演……內容實豐富，熟思所得之言，一篇名講演，富有研究，正確……其語法誠不愧熟練者也』。

在元帥，對讚賞其參謀長事，似較任何事亦覺欣喜。『如何？豈非此』之語，爲對他人

語關於魏剛將軍時之常套語。關於魏剛將軍之效力，一旦有問元帥之人，則觀元帥之如何滿意以詳述，勉力于記憶之回想，實快事也。對「戰爭已知魏剛將軍乎」之問，元帥則答以：

『似可謂全不相識，即稱已相識，亦不過止于作軍長者知其部隊之將校中有非常卓越之一人而已。憶未嘗交談一次。自將魏剛招至己處後，不使其玩弄筆墨，而常伴己言談一切。夜間自己將就寢時，魏剛猶執務而依命以整理余之思想。因彼之智能，記憶力，及可驚之勤勉力，在三個月後已完全領會余之一切矣……以後絕未嘗相離。彼與普通參謀長之工作法不同。然此方式為最良者。彼可為余之替身。彼可作與余所為者相同之事。一九二二年赤俄軍氣焰冲天之際，首相向余言：「似非派人至波蘭不可」，余答曰：「請派魏剛，彼可作與余相同之事，若有必要余以後再往」。首相更反問曰：「然彼非未嘗為指揮官乎」，余答曰：「請試遣之」。但如何，其結果非如君等所知乎」。『總之，余等二人專任為清理之事。無論意大利·法蘭西·波蘭，若情況不佳則被請去。絕望

的情況……爲慣有之事。無如是容易之事。到達當地。鑒定非作不可之事。下命令而斷行之。頑強保持立場。如此則必成功也」。

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六日，新聞紙傳魏剛將軍派遣爲西宜高級委員之際，彼時如何，西宜之情況恰爲最險惡之時機也。

其前一日元帥歸自學士院即獨坐事務室中。經時魏剛將軍拋其在軍事高等研究所所領導之圖上戰術研究，應元帥至急之電話急茫然來至元帥之事務室。兩人間續作長時間之密談，一切未洩于外。翌日一般之驚駭，完全出乎意外。人人隨意思索其理由。或謂係敬遠之處置，他則謂其將就副座。在魏剛將軍則此決非足以狂喜之事。然據元帥所明言則：『昨與普恩卡賚氏在學士院交談，彼呼余至一傍而言曰：「能將魏剛讓與鄙人乎」，余答以：「如需要則可」。普恩卡賚氏言曰：「彼實爲人物，然爲閣下之參謀長，瓦索維之功績爲世人所周知，若能赴西宜則余放心焉」』

以前派遣魏剛將軍至摩洛哥之議起時，元帥嘗言：「此後若情況嚴重，定將輪至魏剛

。此已成爲既定之事實矣』。

關於派遣將軍至西宜事，當時傳出可厭之風說，此乃因將軍過于卓越，故以遠之之意味而與以非常困難微妙之任務，俾使其聲名失墜之策略也，此因其曾未贊同魯爾（Ruhr）地方之諸般施設，故爲對將軍之復仇也。

元帥將此等偏狹之風說排斥之曰：『若自己爲政府當局者，則遣魏剛至西宜。……魏剛實爲天才之作品。理智均卓越之人物。爲魏剛計則爲飛躍之時期。令魏剛出發，在已非無斷腸之思。然自己並無摧折其行將飛翔的羽翼之權利也』。

此二人相別之時如何乎，卽於十日後均須各向波蘭及捷克斯拉夫出發之二人也。乃一九一四年以後共同工作未嘗相離之伴侶。一九二三年四月三十日，協商國軍事委員並多數之波蘭人因送別元帥而集于東車站。一行人不約而同均不欲妨元帥與魏剛談話之自由。二人沿列車徘徊于站臺上而談。

此實爲感慨無量之瞬間，以前未嘗相離之二人行將分途出發，一人卽向瓦索維他則不出數日行將向柏爾特。

魏剛將軍顏色蒼白，口啣雪茄。元帥貌鎮靜而似有倦容。當此出發際在元帥心中者，似僅魏剛而已。此乃與最親密之協力者，最忠實之弟子，最親交的友人之分袂也。兩手撫魏剛將軍之肩，親密吻其左右頰兩次。元帥移乘客車，猶止于客車之入口，傾身向將軍方而言曰：『頃所言之事望決勿忘也』。元帥立客車口而待列車之出動，其貌雖冷靜然帶悲容，猶尋求最後之忠言，又躁急向以恭敬之態度俯首爲禮之將軍述次列數言：『強力……機敏……變換方法……頑強決心……邁進』。此言與其自然之姿態，一句一頓而述之。二人並肩散步，如其素日所作之談話果言何事乎。想元帥必不將惜別之言出諸口，其指摘將來之困難，而示以解決之途徑乎。

列車行將出發。元帥由入口稍降，而將身傾向魏剛將軍。元帥面雖微笑，然其微笑則似爲強隱傷別之悲哀也。共處戰後幾多困難局勢後今日之離別，爲如何傷心之事乎。元帥之感情雖毫未顯露于外，然確甚深歎。能窺元帥之感情者，唯有憑其充滿追憶過去而似逍遙於爲黑雲所蔽之未來的眼色而已。列車徐徐開動。元帥最後之言，但爲含悲痛口調最後之言，此即『親愛的魏剛』之一語也。

欲求篇

『止！』

豐滿之恣態；雖冷靜而昂然爲軍人式之步法；鎮靜，確然不拔之態度；站立時卓立于大地之態；取安定平衡之態度；仰首之姿勢；反轉上體之法；堅強威嚴懾人之體態；遷延之動作；不關心一切而昂然之姿勢；反射動作之銳敏；責言，強烈感情之流露，明瞭而分句發音之言語，怒號，簡約之文句，下達命令則是認同樣之事物，否定，反對時之號令口調；顏面之不公平；保持顎之直角法；下腮之堅縮；頤之突出法；顏面之骨格，皺之聚集法；帶有洞鑿人肺腑的銳利眼光的清朗之眼等；元帥之總體的或其面貌，即就其習癖舉動之細部視之，對初會之人，不論遠近，有如反射作用，與以威嚴，強健，確實之印象。此恰爲向自己之進路決然邁進，知悉何故非向此前進不可，或有進至何處之必要，並無何等遲疑心，確信何物亦不足妨碍自己進路而前進之人等所與之印象也。元

帥與人以此等印象蓋屬當然之事。因其日常生活爲無盡信仰之行爲，其意志由日常生活而秩序整然調整之故也。此意志之力係由元帥日日之鍛鍊及讀書而使其極端發達，不斷使用之，用心之而使其鞏固者，恰如巨人之使用其筋骨而利用之，有時幾不知其所發揮之威力如何偉大也。元帥一切之行爲，事無大小必發于慾求。此鞏固，活潑，不易之意志力，終成爲元帥第二之天性。此意志力實爲元帥生活之基調，爲其性格之鍵，爲其力之所以強大之根本的理由。

可認爲其意志力之一種表現者，元帥平素之書體，長高且堅確明瞭叮嚀之筆蹟足以語之，此筆蹟四十年來均如此。『此字體爲一八八〇年余所慣用者，余至砲兵委員會時，已非書報告書不可之時，米諾將軍——所謂十八世紀之將軍，此將軍向余言曰，「汝之字甚拙，幾不能讀」，實際自己之字幾如幽靈之所書也。在砲工學校則於膝上書之，因階級教室無書棹故也。因之遂養成惡習慣矣。自爲少尉後不甚握筆。當時余用粗筆，寫粗文字，因之非整齊字形不可。自己曾極力用功。六個月後，將軍曰：「已漸變爲易讀

之字矣」。因會書如此粗畫之文字，故不論如何非緩緩書之不可。因此欲言之事件有充分考慮之時間，而容易想出適當之字句，文章亦自然成功，無削除之必要……戰爭中自己與霞飛之一切通信，均一氣呵成，所書之量蓋甚多也」。

元帥顯著之性格，於其與近側之將校等間所行每日報告之際充分表出。對此等人則要求最大限之能率。稱言：『若自以爲有能力則可爲之，若以爲無能則可言明而離去此處』。元帥認爲嘉獎及勉勵之事無益。稱言：『自己默無一言時可認爲爾所行事正順利也』。

元帥於使人盡力使人努力之方法最有心得。對元帥之服務非極嚴正不可，爲人所周知之事。不容有絲毫之怠慢苟且。元帥自然具有威嚴，並無高聲之必要。然有時因俾不致釀成何等不明瞭之事，亦有適宜高其聲音及語調者。且對話者偶因某種情況，言語將發生頓挫時，必於以前適當助力，俾不致發生此事。其際人定覺得強力之援助，而獲奮起前進之力。

此等時，對元帥順口不加思索之言語，決不可誤會。元帥自以爲言語過當時，則設法處理，俾對方了解其非惡意。對惹起元帥不快之人所謂犧牲者，則問其工作之情形……。又對第三者，則辯解曰：『已得益匪淺，尙望時時指教也』。

一切任解決大問題之人等，爲負偉大責任者，而指揮莫大之人員，國民之運命爲賭之人等，豈宿命的爲如此反動的行爲者哉，無論如何既爲人類，則不能言不作此種反動的行爲也。

元帥當然非洒脫之人。然非故爲如此也。因不欲低降自己之力量至一般人之程度，致損失時間與能力也。若人不能與元帥之力量相副時，則將以此爲元帥之煩累矣。使元帥焦急者，無過無了解事物能力之人也。決不可請求元帥說明。如此則元帥必將指摘其無能也。且如元帥之所喜言，附言曰：『工作非立即持來不可。待之則常失時機。諸君欲爲余服務而居其處。以留心率先來爲必要。待命令！諸君均如此。此實誤。須有先主人而行之覺悟，不可待命，而以請命爲必要』。然妨礙元帥之事不可不避。『此事無須

乎如此常常糾纏也』。又對如下之語，則不可貿然誤認。『此事不急，若有暇，則須寓目此問題，研究後再來談』。但只經一小時即求其解答。『既開始一種工作則非研究完成不可。優柔不斷而延長最可厭。示以一件書類，則整理一切之書類爲必要。問題非徹底研究之不可。完結之爲要』。

然元帥對我等以綿密之注意而用心之方法富有心得。例如常有下例之事：

『火車何時到？』

『七點鐘』

『否，爲六點五十二分』

此並非元帥隨意發問，其答案元帥已知之也。此既可爲判斷對元帥所提供情報價值如何之一種試驗，且示對已不可輕易回答之事也。若與上反對作正確之回答而使其滿足，則曰：『所思無誤』。對元帥如以爲不一定確實則以緘默爲得策。過速之判斷則矯正之如次：『話不可急，先須思索。不過早言出者常是。決定如何言之始得當時，再來爲宜』。欲

勉強使元帥相信之事，亦屬不能。必立即曝露。饒舌勉強他人者，與徒然遲疑不決者同。非元帥所喜。以其永久緊張之意志，緊縛一切之人於己傍，遁辭，飾辭，狡猾，空談等不徒無益且危險也。意志需要真實。即非元帥部下之人，亦不可以爲對元帥可一切任意行之。對此等人雖極親切應接，然此則在將談何事條件之下。『希望何事者乎』爲元帥接見此等人前先考慮之事。若對元帥就缺乏及夢想的希望言之，則曰：『請免詩人風之空辯』。若遲疑則曰：『閣下所欲言者請直言，勿傍敲側擊也』。主宰會話者爲元帥，不絕將會話傾向自己有興味之方面，換言之即歸至元帥所欲知之點也。以正確之質問奪對方之心，次發急激之質問而束縛之，已知其故則放開，此爲所用之方法也。

元帥畢生有幾多斷然不肯研究之事件。此必爲足使自己進路變更之問題也。此種精神狀態並非由職掌性質上所致之變態。元帥並非尊奉軍事的神祕主義者。即假若已從事其他之職業，想仍遵守同一之原則也。故此爲元帥推進至極端的作法之結果也。無用之悔恨，空虛之夢想，漠然之計劃，無益之歡樂等或排除之，或侮蔑之。元帥之默想考察決

不受此等事所苦，因其意志不知此等事也。關於政治或文學一切之事件，不論大小，或遠之，或侮蔑之。『止！此爲自己能力以外之事』此乃有人欲巧導元帥向此種禁制方面時，稍作色而言者也。若猶圖向元帥傳達該方面之消息而有誤述之事則曰：『如彼，已知之……君未悉一切也』。元帥對此等方面，除有全譽之專門家，或至少爲此間周知之著名人士之意見外，不承認之。元帥對此等人具信賴之念。蓋因本身爲自己職務方面之專門家，而知悉世人在此點信賴自己之故也。因達自己之所欲，元帥決不作懇願切願等事，唯行要求。至必要時，則不惜忿怒，威脅或怒號。對敵則將其推至最後之塹壕——卽生死之境，使其疲乏，包圍之，由各方面攻擊之，此其作法也。卽遭失敗亦不失望亦不喪胆而又行開始矣。若見對方之壘壁堅固而難以奪取，則逐次攻陷之。稱言：『障礙等，逐次攻擊之，則終必陷落』。若未達自己之所望則決不知倦。至必要時則變其方法。卽用力之後再弄外交手段。然其意志堅定而無搖動之事，卽蹂躪對方亦不放手，益強烈把握之，頑強行之，終得所望之一部，其作法蓋如此也。

若請求元帥某事，即不望元帥方面滿足其請求時，因適當附以結果，亦用同樣之精力及巧妙而成功。此則爲因不戰而棄武器之方法也。自言：『有時或爲失算事亦不可不知』。或又斷然拒絕回答，此因知若徒舉種種之理由而回答，則反爲議論所籍口，致弱減自己之抵抗力故也。若對元帥欲獲得某物，則宜善爲逆用元帥所用之戰法。第一辨明希望之點而頑強保持之，如元帥所爲舉全力而堅持之，盡全副精神而重作欲求。不如此則忽逢急激未豫期之質問。於未將所欲言者全部顯露前陷于混亂，終至不得已放棄武器而退却也。儀禮之言無用，權謀及遁辭亦無濟于事。自己所要望者非明瞭適確披瀝之不可。即一秒之四分之一之短時間，未適確把握自己所要望者，或偶與元帥以此非絕對要望之印象感覺，則一切告終，立遭拒絕，而歸至溫和的人之類中矣。

對於意志之力，一事極精通，故具有判定之力，且若知他人具有可與元帥相比擬之意志，則容認之，尊敬之，有時且屈服焉，向元帥抗爭必無益，但若強固主張自己意志事得收成功，則可大受尊敬。將受『彼能知有望之事也』之評定也。

元帥所不喜者，卽懷疑的人，中立的人，不決斷之人物，遲疑之人，不熱心之人，或使事態變爲更複雜之人，一言以蔽之，卽其性格不能使能力昂進，反使其減少之一切之人也。元帥本身爲剛強之人，故對一切力強之物，具有傾倒之勢，無論何等具有弱味之事，均不容認。卽危懼之念，疾病，傷感的事等，一切不容認之。其可驚之意志，不絕保有強大之壓力，何時均圖擴大，能耐一切之強壓，而覆沒之，有時且具有行將使其爆發之力焉。對元帥則使一切發條保有最大限之彈力而臨之爲要。溫和及中庸等事無濟，不撓不屈之氣力爲必要。爲使他人更迅速更強健，對其精力加以鞭策，增大其氣力，使其意志鞏固可用一切之手段爲元帥所信者。因此，元帥與以刺激，促其奮發，不出諸叱責酷使其人之手段，然使人獲幾不能想像之結果，但因此結果實爲可驚，故其人雖獲此結果，致有不自知此爲元帥因使達到結果所採的手段之勢也。元帥對此毫不自誇。僅言：『此甚簡單』而已。元帥所有之力，係如斯自然具備者，故於不知不覺間，與元帥周圍以偉大之感化也。

『究明自己之所欲，於是實行之』。

意志乃實行之動因。因圖達成意志之所欲爲者，則意志非於其力，其勢，其強，其持續力，各點均頑強優越不可。此卽性格上之資質也。

意志之爲用，在將運用智能所下之決心，仔細推究事由，研究思索選擇之後。而適用之也。因之意志之爲用，非獨立者也。

若有人由元帥指示之例證中，得認爲難爭之結論，而向元帥曰：『此則以堅強意志爲必要』，則元帥定將以表示其人難以了解元帥思想之口吻而答之曰：『否』。且於其人尙未遑表現驚愕之色間，將立即追加次之數言矣。『意志，誠然，然僅此則不足』，更將進一步曰：『意志，此不過一種名詞而已』，雖然原來此不過元帥慣用且意味深長之簡約語，必須十分了解其真意也。

或可稱爲元帥之方式，其方法，係在合種種之能力而成一體也。並非不顧其他種種之

能力，而僅計某一種能力之發達也，乃同時且以同一之方法使一切活動，而合爲一體作成力束，互相依據，協力向同一之目的，欲得僅並列此等力量決不能得之勢力，故合成之也。元帥之意志力者，爲種種力中之最著者。就駁此之數言觀之，亦可悟僅憑意志決不能成如此之力也。卽『究明自己所欲者，於是實行之』。

唯有十分理解命令能完美實行之。更是認此命令，或知此屬確實，或知此係出于必要者，則更能完美實行之。因之欲增加意志之力，非由意志本身向其根底動作不可。「知」及「爲」，此等對於意志，非作爲發起點而用之則屬無益。卽此「知」及「爲」非示適用點與目的，換言之卽爲可達之結果，則屬無益。

所謂究明所望者，卽在知悉此發起點，此適用點及到着點也。如此爲之，則應作之勞作，應與之努力均限定，因之變爲容易。『究明所望最爲重要之事，能此，則似已成就其半矣』乃元帥之言也。

例如元帥所言：『戰爭時之情報？此屬無益，殆常不真確，只有以後始能知真實之事

。自己決未嘗認情報爲真。試思所欲爲者。再思自己所具之能力果足以爲之否，若以爲能即爲之。關於敵人之情報？普通多不分明……。馬倫會戰之時，曾有言德軍已去者，但自己未能了解也。戰史？此係列舉認爲確實之情報，故實際欲賴情報時，則仍屬未知也。故最要之事爲不待情報，而以知自己所望者爲先。知悉所欲者，則可爲所欲爲者也。

J。

元帥似一切之大努力家，僅將物之一面，逐次觀察之。決定一種工作，則對其傾注全努力，全能力，全時間。妨害元帥之工作如憂悶，絕望等一切均排除之。此爲強剛之人，自主的人物，知自己之所欲，徹底而欲求之人物所常用之方法也。巴士德 (Pasteur) 亦同。巴士德恐爲最深遠之思想家，最大之實行家，但不屬于自己探求範圍內一切之事件，則度外視之，對於無關於自己所專念的事件之質問，則作浮泛之回答。此等人物，若將其所腦適用於其他之研究，想亦同樣成功也。此等人如作家聖托馬斯·達奇揚之意見，「專念讀唯一書籍之人」之力，何物亦難搖動，恰與之相當也。

此等偉人，係生活於我等難達之平面上者，觀察判斷之方法，並其埋首于專念之方法，解決之方法，係由異于我等之原質所成者。吾人感覺不便之事，此等人則認為有利者也。吾人雖批評其精神狀態，但彼等則使其發揚而屢成偉業。吾人雖稱揚此等人之美質美德，但彼等則未嘗以為如此。即以此為結果則兩者間有隔膜也無疑。如元帥『止！君未悉一切』之言，即由此而生也。

對以輿論為楮者，元帥則言『此等事可不傾聽，他人之意見果有何等之意味乎。余則不顧一切』。元帥知自己之所欲者為何即足。但以外尚有一條件乃必要。此為不可僅知有欲。而知求欲之方法為必要也。

據元帥所見，則一旦決心後，除達成之意志外無他。此即猛烈執拗之意志也。元帥所言欲者非喜欲也。知所欲之事，且細思可得所欲之事，因認為以外無他之方法者也。『有稱余為樂觀者之人。余並非樂觀者。然總之非達余所達之處不可……。然某時嘗聞人作歎聲曰：「我等所為，均無濟」。但究何如乎，總之非已打破難關乎，然此非努力為之

不可，不可無所欲求』。亦可稱爲元帥之樂觀主義者，乃係指意志持久之事也。元帥認爲雙方相對，具有較偉大之意志者必勝。余認元帥爲有欲求，且具有最強之意志者。對此具確信。然此決非由頑固而來者。元帥之所以對他人頑強主張者，因爲若壓迫而磨勵之，則可變更其意思故也。『對已完成之事實，則無論如何爲之亦屬無濟』爲元帥之言，而對此則並無何等企圖。

意志非可以議論者，議論之則有分散之虞。元帥與將軍之命令，或命徹底抵抗，至拒絕增援隊豫備隊時，則他人無論如何言之均不聽從。此決非因元帥不知困難之情況，更非不認事之爲困難。固十分深知。然欲通過之，即列舉其困難之情況究于事何濟。故認爲反不若以爲此情況並不困難而否定之爲愈也。因對人人注入任何事亦不足以弱之之精力，如斯需要絕偉意志之際，則對元帥無論如何反抗亦屬無濟，元帥悉打退之，使其終不能不遂行欲求焉。此際始終反覆同一之事，恰如擊釘而督勵之，以氣力而付與勇氣，以身作則。只爲此欲求之一方，因之人終聽從之。如此遂使起信賴之念，驅之而博得成

功也。

知欲求者卽有意氣之謂也。就無此種意氣之指揮官言之之際不敢言此語『俊敏？誠然彼具才智。但無意氣。終年只作批評。饒舌不已。故何事亦不能爲。意氣，此乃最要者也。才能，關于批評之見識，此等均無用也。雖拙者，亦以有意氣者爲有價值也』。

所謂知欲求者卽不爲一切困難所阻礙也。『我等雖曾遭種種之困難然終通過之矣。敵人？敵人之事可不必常掛心上。知自己所爲之事卽足。即對一切突發之事件，亦能力爲通過，假令先途無論何事發生，亦望續行初志，必能對敵人貫徹自己之意志。且非徹底的遂行不可』。所謂知欲求者，卽不將自己之意志消費于無益之事件，盡全力而適用於主眼點也。『破碎敵人意志之事，爲第一之原則。以不意之打擊，出最大之力，而破碎敵人意志，爲由此原則所生出第一之重要事項。擊破敵人時，以劍貫其心臟，加大鎚于其頭上則成功無疑也』。

故意志之鞏固，與所謂頑固者有別。非不論何事，又不論由何種方法，而忘行欲求之

謂也。元帥之意志，所以能舉如斯有效之效果者，因並非盲目的，而為熟慮合理的故也。使立于此確固基礎上之意志，發展至極端故也。

『具有意氣之事，無疑為成為武人之第一資質。然無應達之目的，或無能悉將由何種方法可達之素養，殆將迷于使用精力之方法乎』。

如屠梭 (Teulene) 備有謹慎之美德，康狄 (Conde) 具有果敢大膽之美質，福煦 元帥實可稱為具有意志者也。

『欲達成一種任務時，無論何時均須先綿密觀察之。必須明瞭了解要求于己者乃為何事。再樹立計劃，採取整然之步驟以實行之，決不可即時為之，計劃實行上之主眼點為意志，頑強之意志是也』。

『知所欲者則一切容易』夢多蒙 (Mondoment)

(經聖 貢沼地，自至斐 耳香匹訥茲 (Fere-Champenoise) 某日之戰場視察)

某星期日，元帥決定示夫人以瑪倫 戰場，且與魏剛 將軍共作視察。此古戰場為一九一

四年九月六日後十日間，於塞贊尼（Seranne）與斐耳香匹訥茲之間，元帥身爲第九軍司令官而阻止入寇者，將德軍之近衛部隊擊退至聖貢沼地之處。

離巴黎，當時公報所列舉之部落名，卽成爲回憶之對象。經時後所見者僅爲堆積之鐵片，折梢之樹木，頽毀之牆壁等，在道傍受日光而靜臥，示人以當時之戰跡。

踏入元帥昔時曾爲勝利者之區域，著者不覺遙望元帥。元帥正凝視遠方。想種種之追憶正浮心中也。時恰爲一九一四年八月末，元帥將其部下之第二十軍留于洛林州之南錫附近，亦與現在相同乘坐汽車，但懷全然不同之心理，來至我等行將踏入之戰場，卽此當時可以決定法國運命之戰場也。

元帥想起當時之情況而言曰：

『接震飛氏來總司令部之命令時，爲八月二十七日午後九時。當時自己在微特黑蒙森林（Witrymont）北方之胡夫·雕厄旅館。因編成自己之參謀部派給杜福與魏剛兩上校。魏剛率部下之輕騎兵而居森林中，故遣其探索同人，且對第二十軍發出巴夫里耳將軍以後

執行軍團之指揮』之第一命令，即告別命令。翌之二十八日我等向微特里勒弗朗沙 (Virey-le-Francois) 出發，午後五時到達總司令部。我等似突風而通過南錫。魏剛利用此時機向其夫人告別。通過微特里之際，將諾蘭少校及塔第爾收入隊中。二十九日將當時爲上尉之勒奇揚氏喚至己處。除以上之各人外爲副官斐刺孫氏與余，余遂以以上不完全之司令部，參加瑪倫之會戰矣。

實際因彼國境會戰後之退却間，第四軍因防禦繆司河之諸渡過點而緊縮至自軍之右翼方面，第五軍因援英軍而縮至自軍左翼之結果，此兩軍間遂生空隙，圖侵入此空隙而崩潰我軍之配置者豪森 (Hausen) 軍。霞飛將軍因無可用以防止此危險之豫備隊，故採取再集其兵力之果敢的解決法。由第四軍抽出第九軍團（由第十七師及摩洛哥師所成）及第十一軍團，再加以第四十二師，豫備二師及騎兵第九師，編成軍支隊，欲將此委諸福煦將軍故召回之也。

『在余則第一非尋着部下之軍隊不可。二十九日至第四軍時，隆格耳 (Langres) 將軍

會見余而言曰：「君之來誠爲神祐」，余答曰否否不知爲何試爲之而已」。且其大部份已因激烈之戰鬪及繼續數日之退却而達疲弊之極端，卽其日之晨亦曾受敵人之大打擊，今執行指揮此軍隊之將軍，知攻勢可鼓舞士氣且使一致結合，故卽對此疲弊之軍隊亦下斷行攻擊之命令。數日中新軍於茲改編完成，全歸將軍之掌握中，自信力至充滿隊中，九月五日佔領索漢蘇斯 (Sommesous) 斐耳香匹訥茲 — 塞贊尼 之綫，以其兩翼連結第四，第五兩軍，將來活動之準備已整然矣。

於九月六日總司令官改取攻勢之命令，第九軍僅負掩護攻擊克盧克諸軍右方之任務，但因事變，否勿甯因敵人動作之關係，第九軍之任務至漸增其重要性矣。第九軍既須阻止圖正對巴黎以右翼爲樞軸而作旋迴的菩羅 (Bulow) 軍之猛烈前進，且須阻止向第九軍作決戰攻擊之豪森軍。第九軍抵抗力之如何，實爲瑪倫會戰勝負之關鍵矣。

舉國於苦惱中祈禱以待勝敗之分。戰線後方民心之搖動已達極點矣。住民等疑所聞劇烈砲聲之戰鬪每日接近，豈非已敗戰乎，且已等非已落于敵手乎。元帥言曰：「余每日

過普勒耳 (Pieur) 之指揮所。每晨由自己司令部所在地之普蘭息 (Planey) 出發，則余宿所之人等爲恐怖所襲而作撤退之準備。每夜余鎮靜歸至宿所，則人人解開行李。至翌日又如此爲之。此種事直繼續行至九月十五日——即余與此等人相別，將司令部移至前方斐耳香匹訥茲之日。』。

我等至一高臺傍。白堊質之香賓 (Champagne) 平原，有無數縱樹之小林，且視線可遙及地平線之彼方。元帥向我等指示普蘭息及普勒耳之方向。於高地脚突然現出塞贊尼之部落。汽車下坡達到塞贊尼俾進午餐也。

因元帥到來之消息立遍傳各處，至出旅館欲赴教堂而行至廣場，亦終不可能矣。元帥雖欲避衆人因好奇心而馳來之騷擾，然終則對追憶當時悲壯之人等親切招待之矣。

『行乎，非認真思索之不可』。元帥作成視察計劃矣。其着眼點爲夢多蒙城——聖貢沼地——一取斐耳香匹訥茲之路徑，各處或作防禦壁，或作障礙物，或生突破口等，即在欲完成參與瑪倫會戰之概括的視察也。

九月七日，第九軍以其左翼與前進中之第五軍連絡，以其右翼與辛苦維持現狀之第四軍連絡，以聖貢沼地障害之西方由蒙計甫洛 (Montgironx)，夢多蒙·阿勒曼 (Allena-rt) 諸高地所成之據點爲樞軸而阻止敵之前進，行所謂天秤的運動，此種必要已迫至眼前矣。此日，雖於此防禦壁之雙方，生出戰線之屈折，然其堅強猶足確保機動之運命也。因之，以舉全力而盡瘁于此防禦壁之防禦爲必要矣。

至八日則此天秤的運動益告緊急。於右翼至發生突破口。蓋第十一軍團受拂曉前敵所行急激之攻擊，至不得已而後退，遂放棄斐耳香匹訥茲矣。情況極危急。若第九軍之中央任其貫穿，則敵軍將進至其背後，而法軍被截斷，敗戰即在目前矣。此日日暮福煦將軍以逆襲而對抗之取得成功矣。此逆襲雖未能達目的地之斐耳香匹訥茲，然得阻止敵人，隨處而擊退之矣。

在軍之中央則摩洛哥師亦同，後退至夢多蒙於同地構成陣地致不能不堅守此處矣。在左翼則突破口幸已閉塞矣。九月八日黃昏時第九軍之任務可約言之如次：即堅守夢多蒙

諸高地而奪回斐耳香匹訥茲是也。福煦將軍之方法簡單無比，且不失主眼點。『知所欲者則一切容易。於塞穴時，或貼物，或塗泥。此方法所齎之效果幾有不思議者』。元帥猶舉以外成功之條件曰：情況之理解洞察，軍事的教養，大膽之策案，鞏固之意志是也。雖稱塗泥，然果何故而塗泥乎。當時，第九軍與各處數目上優勢之敵軍交戰中。第九軍自二日前與敵相周旋其困難之如何實出意料外。能作此種塗泥攻擊之團隊，僅有步兵第四十二師。此師之最左翼已在交戰中，在該方面與第五軍同時進出中。因調用第四十二師，福煦將軍於八日夜間，以電話向其左方隣接軍司令官交涉。法蘭社 (Franchet d'Esperey) 將軍以最厚之戰友情誼，因担負第四十二師之任務，承諾讓與其第十軍團。然有使此第四十二師團由最左翼移轉至右翼之必要。欲完成此平行運動，則第九軍九日非終日在其陣地抵抗不可。然行此困難之兵力轉移恰在九月九日晨，德軍以迅速之勢決行新襲擊，至奪取夢多蒙城，敵軍若達高地南端則香賓平原將爲其大砲控制處，第四十二師之運動勢屬不能矣。前日一時中止之威脅於茲再現，致使我軍之敗績完成。至夢多蒙

城之鐵柵前則有感慨無量者。於超越鐵柵前，元帥導我等視當時因準備步兵第七七團之突擊，沿圍壁以野砲於眼鼻前所穿之穴。該團漸於九月九日夜，再佔此城。元帥雖追懷城中居民因汽車爲砲彈擊碎，最後之馬匹亦於厩中被殺，致不得已而徒步逃走時之苦况，然於悲痛彈痕尙如蜂巢之屋壁前亦未留足，而穿過內庭矣，率摩洛哥師而保持夢多蒙諸高地者爲翁柏耳將軍，其指揮所卽在此城。元帥言曰：『翁柏耳爲冷靜沈着而活氣充溢之人物，其判斷明確，彼所在處人可得而安心也』。元帥在此城恰似在自己家中。無處不知。元帥赴北向入口之隅，雖已破壞然尙未傾之塔側，由此處可遠望戰場之全景。『余曾與翁柏耳同來此處。得以望遠鏡充分觀察戰鬪之推移』。元帥以其杖指示遠方之土倫拉蒙旦 (Toulon-la-Montaigne) 附近聖貢沼地內之小摩麟河 (Riv. Petit Morin) 凹流，於彼處有曾費多大努力防禦之布魯息 (Broussy) 魯甫 (Reuves) 瓦意 (Oyes) 等部落。指示凹流，霸里爾之高地，卽德軍會不知幾次攻擊該處之高地也。此種畫景當前，元帥遂耽于冥想，浮出過去之戰鬪情况于惱中矣。然何事亦不言及。僅以恣態使我想起戰

鬪之情況，敵之兵力，散兵線躍進之情況，攻擊進路之狀況等，均使我等浮于心頭矣。元帥詢魏剛將軍曰：『魏剛開始攻擊者爲何時乎』。一帶之古戰場忽滿活氣。元帥之感油然而生矣。元帥遂如下令而逐次語之矣。元帥前後徘徊，遙望地平線，其心中之動作，由其極力返憶過去之言，雖屬片言隻語，但示之無遺矣。一言善能語出情況，一串之數字善能示出兵力，一種體態可示斷案也。元帥常賴其參謀長之可稱完全無缺的記憶力。詢曰：『退却至阿勒曼村者非布綸德拉旅乎，魏剛』。此際非發質問而擾元帥之思想，或述個人的感想而紛亂元帥心神之時。如觀光團員所具之心理爲元帥所最不喜者。此時或作充耳不聞之風，或答以：『余不知，請詢魏剛』。卽加以稱頌亦不快。言『望爲如是之事』。然如能舉元帥所首肯之正確事實，而尋出披瀝思想之方法，則頌辭亦將爲元帥所容。例如言：『在閣下之前方曾有德軍六軍團等，則答曰：『誠然』。在元帥本身決無誇示其初次偉勳之事，不過僅承認自己所爲之事而已。言：『在瑪倫則非常得手。然我等亦未嘗過拙也』。然此種謙遜並非全然扶殺自己所爲之事，例如雖言『未爲過愚之事』，

然於必要之際則述在瑪倫會戰自己所爲之幾多貢獻也。元帥於己身爲主角的過去會戰之追憶外，對當時會戰之本身感慨係之，用壯大而與會戰相應之態度，以客觀的精神而觀察戰圖之推移，非由勝利的喜悅而就所得之結果感覺愉快也。元帥綿密研究會戰，非求感得自己榮耀之想，無甯欲求有益于己之教訓也。係以喜悅之情而勉于內省，努力真實檢討己身，而圖自己向上至事實以上者，此所卽以頓使元帥達到較普通人更高之水平線上也。

立于夢多蒙城基石上之元帥，映于我等眼中成偉大之幻影。我等發生所視者非平時元帥之感覺。於曾爲彼我兩軍幾次爭奪中心的城側，可一目遠望聖貢沼地之展望所，當時之勝利者元帥于今佇立，使當時防此城的勇士之幻影，覺活躍於目前，更聽此勝利者說明其自身所負任務之困難，且談如何打破此難關，則我等實不能無動於中也。同時立于當時充滿戰爭吶喊聲之原野，使人回憶千九百十四年，當時爲陽光所照射之原野，今則寥寂靜悄之原野，不自覺心爲之動意爲之移也。元帥夫人似念及夫之功業而至爲感動

，知悉一切，希觀察萬事，重作質問，放眼四方，徘徊顧望，至法國嘗一時沈寂其影，再賭更生之喜的此可紀念之墓石側，似不忍離開也。

然此種情況不能永久繼續，遂進而降至有名之聖貢沼地矣。此沼澤地爲半乾之細長瀆水池，遍生雜草，除通過此處之少數小道外，若誤行則足將踏入泥中之地也。九月六日，七日，在此濠端，第九軍曾以難以言表之努力抵抗一切敵之突擊也。我等靜靜沿認爲嚮體之岡而有許多障礙物之沼澤地邊緣前進。見此等障礙物，則覺勇壯的勇士之面影，血腥之追憶，更使其增加光輝也。在小邱側，元帥言曰：『幾多之大隊均認此處爲掩蔽所，毫無躊躇而開入此處矣。然此乃坍塌。大隊均如蜡而於此處溶去矣。在彼處今雖空無一物，但曾有農舍一座，此處彼此奪取者幾不知有若干次也』。一行信步過一小橋，元帥言曰：『此乃唯一之通過點，無論如何嘗非防禦之不可。致屍骨相重幾不能通過，可爲戰鬪劇烈之證也』。至奧尼茲 (Aulnizeux) 則說明曰：『某大隊曾以襲擊奪取此部落，但終不能放棄之矣』。至班 (Banne) 則語曰：『柏斯將軍，曾於此處以其砲兵阻止

德軍近衛之進出也』。此等武勳假使卽不幸而於我軍不利時，亦足表示充分之敬意也。元帥言曰：『同時起于全正面此等彼等之事件，亦決非無益者也』。然當時此等不幸之戰鬥，似覺爲我軍招致不利也。蓋因各處之情況均成絕望故也。

聖貢之障礙爲敵人通過，敵人砲擊麥多蒙之城壁，圖將其倒壞，或圖經過斐耳香匹訥茲之門戶而迂迴行之。然福煦將軍不屈不撓未嘗失望。何則，因將軍不欲失望故也。『雖見敗績，但余心中思之，若必敗則先四日已敗矣，然雖敗自己仍存在也』。此種覺悟實屬最重要之事件也。敵之所以振其絕望的勇氣，而行攻擊者，實因圖救其已受壓迫之右翼，卽於中央成功也，而迫于極切要之必要故也。第九軍司令官，未眩于局部之災厄，而克能統觀全局，下明瞭之判斷，『余告知部下矣，德軍已盡最大之努力，今已疲弊而驚于我軍之抵抗。德軍已生混亂。勝利將歸諸能持久者，於是余遂頌發無論發生如何事件亦行攻擊之命令矣』。

於談此種事件中，一行已到達斐耳香匹訥茲前矣。此時，漸日暮矣。九月九日，殆恰

於此時刻完成最後逆襲最終之準備。魏剛將軍來當地，而組織此逆襲。逆襲係將於午後五時十五分開始者，而第九軍司令官對所命令之攻勢，須最果敢之方法行之之事，曾極力陳述之。但此至大之活動，與毅力所行之企圖，亦與前日同，未能達到其目的也。然至少亦有力于制敵。步兵第四十二師繼續其運動而漸接近矣。翌之九月十日，第九軍司令官之堅忍，終因奪取斐耳香匹訥茲而得酬矣。此日午後，向同地之侵入，不啻爲元帥勝利之確證也。今日元帥欲示我等以所奪回之第一市街。言曰：「德人。將街市如何毀壞之乎，魏剛想仍未忘懷也。惡臭紛紛實極可驚。然非常愉快也」。如斯，元帥言談間而將我等導至曾渡勝利之第一夜的市政公所之一隅矣。『魏剛與余寢於極厚之草墊上。喧嘩非常。衆人昇降恰當頭上之木梯。始終不能睡眠。午前一時，某來告以余已授 Legion d'honneur 勳章之二等章事，余言曰：「此事今於余何用，請勿妨余之睡眠」。午前三時，雷飛將軍之使者送來雪茄煙，余請其人置于煖爐上矣。雖布被亦極珍貴。二人各蓋一枚而卷臥其中。寒極，雖人人均著外套但仍冷。然並無一人持來情報者」。

由敵所奪之軍旗浴落日之光景，雖爲得勝者黃昏時傳統的景色，但當時之情況並非如此，積極疲勞之勝利指揮官，於燈火不明之庭院內，正悶坐而欲眠也。然此等回憶實近真實，當時之情況殆確如是。多日來作竭盡心力之奮鬥，被虜使而毫末休養之肉體，今突然需要休息亦理所當然也。眠！眠！終就眠矣。勝利當然與勝利者以睡眠也。

然以上之事實，假令卽屬微細，亦因時機上之關係，而自有其價值也。但元帥不能長久僅語此一事，元帥之眼光欲高遠觀察也。元帥之爲人，蓋不欲着眼于戰鬪之細部，而欲作綜合的觀察者也。然，今當立瑪倫河畔而追想當時時，當然不能不念及曾爲法軍總指揮霞飛伯父（元帥每言霞飛元帥之事時，如世人之稱謂，常呼曰霞飛伯父。在此種稱呼中，含有全體國民感謝之念也）之事也。關於霞飛，元帥所言者如次：『霞飛元帥爲可驚之人物。其特徵，乃是有極適確之判斷力也，然霞飛本身，並不躬親何事，僅提出某人作某事，有準備計畫之必要。要之，於遣人工作事富有心得也。本身則研究而決定之……。彼之棹上並無一物，卽一張紙，一幅地圖亦均無之，自己並不執筆。雖不足過

于稱譽，但無論何事何物，均不能動之也。一時人人稱彼爲「浮標」。波與暴風均無如之何，依然常在同一之狀態。此實爲一種之力。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情況實有極堪憂慮者。各方面均緊急。所謂無法可施。然霞飛，則淡然處之。此態度獲效。於彼總司令部之周圍，雖接受不良之情報，然毫不動搖，更無狼狽之形狀。係能冷靜，有秩序，沈着，而取得決心也。

余反問之曰：『如此則瑪倫會戰之獲勝，可謂爲霞飛元帥之力矣』，元帥曰：

『當然爲彼之力。準備瑪倫會戰而使其實現者霞飛也……。了解以前方法之拙，則因糾正過失，削除弱點，而中止戰鬪。彼乃改編指揮系統，作與前相異之兵力分配，以待強行自己所希望之攻勢時機來臨。瑪倫會戰實際可稱爲一大勝利也……。霞飛，恰爲適當之人，不可少之人物也。且彼能了解政府，善能與之和衷共濟。此乃極難之事也！』

再質問曰：『加利安尼如何』，元帥曰：

『加利安尼？彼曾指示所待之時機之將臨。霞飛原想直退至森河畔，但從其意見而改變初衷矣。然下最後之決定者，仍爲霞飛其人也。若霞飛已全敗，則誰能恢復之乎。余再附一言，若千九百十四年無霞飛，則吾等不知已如何也』。

指揮軍隊之問題，此乃元帥在陸軍大學從事教育多年，克盡全力以勉力研究者也。此問題常活動不已而成爲元帥思索中最要點之一也。係每有機會必進而爲新之研究，反覆檢討其各方面，再總括其一切之結果者，於此期指揮之完璧的研究期間，絲毫不挾有雜念也。『欲不再起同樣之過失，以充分觀察其過失爲要。一八五九年意大利戰役之際，認爲萬事已圓滿運行，而滿意之結果，遂無視一切之缺點矣……。然其結果如何，則有如君等所知者也……自滿之事爲最惡之助言者……。瑪倫會戰方過後，大部分之將軍等，因已爲勝利者，而茫然自失，不爲一事……。因懼情況發生變化也……。已因追擊德軍而派遣某騎兵師長至前方。此將軍在瑪倫河之第一橋處停止忽作圍陣而開軍事會議。余行至該處時問曰：「貴軍尙在此處乎？未嘗前進乎？」，則答曰：

「敵軍非常優勢，實屬優勢。欲將彼等悉數殺盡決不可能」。

余乃曰：

「不必言以刀斬之。貴軍既有大砲。何故不用之乎」。

但，該將官似不能了解自己之所言，且覺終無使其理解之方法，遂呼此人外出而謂之曰：

「似以去職爲宜，閣下與鄙人修難互相了解也」。

實際各將官等多斷行一切之勇氣。有由後方推進之必要。要係缺乏奮進之氣慨也。彼等不欲信自己之成功。兵卒等不能解此余亦以爲當然，但指揮兵卒之人等果宜如此乎。

九月十一日夜，余見其步兵師長雖受前進之命令，但於薩琅前停止不動。此將軍蓋不欲進至薩琅也。然於同市之奧特墨第爾飯店，則薩克森王子與司令部全員，正在將張最後之宴也。正應一網打盡……自己非親身鞭策彼等，且以木棒自後推送之不可。假若自己曾在彼處……，則其將以右翼左翼中央之三縱隊而使其全部均爲俘虜乎（元帥作此言

時其眼光中充露勇壯之色但其貌則又轉嚴肅矣，實際此輩非加鞭策不可也。然此輩均爲卓越之將軍，經過完美之軍職者，可謂除戰爭外無所不悉之輩也……。在平時演習所作之戰鬥，乃豫先均定之戰鬥。彼等非行不可之實際戰鬥，則典範令上無之。貧弱之典範令，雖適用於演習，但臨危險之境僅憑典範令則有不足也。故不可僅習典範令，非學思索之法不可也』。

元帥如上述，示我等會戰時積極行動之教訓，並追擊拒否消極行動之教訓，而作其所著戰爭原理之註釋焉。在初次實際活用元帥所倡導之學理的此次瑪倫之會戰，兵卒所齎之結果，當感謝教師所與之教訓也。

於當時曾用爲逆襲主軸線之斐耳香匹訥茲—塞贊尼國道上，就此日視察後之歸途，元帥使汽車停于林特 (Linthos) 十字路，索地圖且言曰『何人曾居聖盧普 (St. Loup) 魏剛尙記憶第九軍團長乎，格魯塞替何時通過彼處歟』，僅彼二人於途端，前臨平野，而眺望步兵第四十二師曾以側面運動通過之田野焉。

實 行

『實行！除實行外無成功之道』

實行……實行者何？……必須作某種事也！……實行乎！……此乃元帥所不斷言之者，而此語，此問，此強力之勉勵，實表現元帥爲人之一切。何則，因活動在元帥則爲其主義之必然的歸着點，而意志乃其手段，學識，才智乃其基礎故也。

元帥雖言無爲乃關節不隨，中風症，或死亡，除此無更較積極之語。元帥由實行，始能完全護得自心非常且完美之滿足。實行在元帥則爲述其思想，明其才智，確其判斷，乃其生活的最優美之方法也。

元帥之實行有如奧維得之作詩。（譯者註奧維得 Ovid 爲卒于西歷十六年之有名拉丁詩人）活氣充溢，常預待工作中之元帥，恰似勢力之蓄積器，故運動及壓力，乃其必然之作用也。

精光射人之目光，充滿表情而生氣勃勃之面貌，常在氣力充溢，無論爲進爲退之時，亦能於咄嗟間應之之全身緊張狀態，此等均示元帥之本體者也。且其氣質亦富有活氣，而發表其思想時，多有兼用言語與手勢之傾向。其手勢克能表出意思，乃爲獨特者，以腕與拳而增強言語之意味，又於言語之要旨加以激越之調子，或打破障礙，另拓言語之道。制止滔滔不絕之雄辯，則以掌押之，防止反駁則以手甲行之，最後則以手之側面斷然打斷爭論。言語亦氣勢不凡，且急速激烈而有休息，簡潔而有抑揚頓挫之致，善能表出意思，其獨特處亦不亞于手勢，毫無滯滯，相繼衝口而出，無藻飾，質素，每語均成一彈而刺人，中肯。同此，亦有論爭中突如陳述意見，激昂而作回答者，又示其證據，支持自己之所言，或打破反駁，且壓倒插言者，其教導優柔不斷者，則現出非常之熱心。

在元帥則活動爲一種刺戟。一九一六年索謨會戰間，同僚之一人，常來向元帥作次之談話，而元帥因之愈爲猛烈努力矣。

「吾等似已可稍事休養矣」

『如何能休養』

『閣下如此，我輩將發狂矣』

元帥附言曰：「余無論何時均催迫他人也」。然此決非飾詞也。

拿破崙嘗於其命令下記曰：「活潑，且迅速」。元帥所下之命令則附言曰：「勿遲滯」。魏剛將軍言曰：此語法爲自己在大戰間最常用者也。

故元帥不加顧慮而驅使自己。對於一切非應盡義務之事件，則不關心，不注意，然爲習于困苦，思想自由冷靜之軍人，何事亦不能打破其熱心。元帥不知有障礙，且對障礙既不接受亦不忍耐，成功與失敗，在元帥均不成爲休止之理由也。因利用成功，或除去失敗之惡影響，均非繼續努力不可也。確信與失望，對元帥其將失其平素所具之價值乎。

此等爲感情，此類並不能存在。彼可稱爲樂觀主義。此等均不過言詞而已……常有

手段，非動作之不可。謂人較他物爲愚，乃不應有之事也。何故不能完美成功乎？欲成功，非先勉力利用其手段不可。勉力則將發現之。若未能發現，則是探索之法不佳也。非更熱心探索之不可，如是則能發現。加以勞力常可發現也。萬一不能圓滿行之則必已錯誤，故非另擇其他之手段不可也。無論如何事非自能運行者也。只有憑努力始能成功也。稱確信者常崩壞。若已崩壞，則以後豈非無可以憑籍者乎。憑手段則手段仍在。探索何故憑此種手段未能成功，非其手段較前更爲推廣，將此試用於其他方面。所謂存在者此也。非爲實在論者不可，僅憑言語不能成事。不可認德軍爲更強于我者。彼等亦有缺點。其兵卒未必優于我等也。如是則如之何？……自己常以爲，爲所應爲後，始能收效也。誠然，非爲彼事不可也。不能圓滿行之，則必有弱點，探求此弱點，且矯正之。不能圓滿行之者非對方之過也。作此方非作不可之事，乃唯一之要點也。不動作之人，不爲一事之人任何事均不能爲也。爾不作事時，以爲其事業可以自行成功乎。爲之。圓滿行之則自己確信。故須認真爲之，因此，客觀的熟視問題當屬必要。德軍實際具有此

客觀性也。在一八七〇年尤其如是。彼時四周之狀況爲驅逐德軍，成功雖爲事實，但德軍知客觀的之爲何事矣……我等則未嘗如此。我等僅專心于部隊。「先請看爾等部隊，仔細觀察爾等之部隊則可以知之也」，德軍知悉彼等部隊之使用法。聖普立發 (St. Privat) 之戰後，普魯士軍之近衛砲兵，於沙爾魯伊補充彈藥，因戰鬪而歸來矣。其砲兵會作一八〇公里之行軍。其馬匹雖因此而倒斃，但仍不能不如此行之。我等則如何？不可傷損馬匹，此雖屬當然，然應攜帶之物，仍非攜帶到達不可也。

抱實行爲樂之觀念，則實行無問題。「此外無成功之道，故以實行爲必要」。設行動爲元帥所持全理論之必然的歸着點，則結果即承認其理論。重要者乃此事實，非得不可者亦此也。無益實行，此則無意味『非實現不可。非達到目的不可也』。元帥之實行主義，對行動之理論悉與以實際的價值。戰敗之某將軍，稱自己之意見並未錯誤而爲自己辯護，又以此爲口實，述已抱有將來確可得勝之意見。

對此主張，元帥不顧一切暢言其所思。

『思想！思想！余雖非蔑視思想，但此等並不重要。實行，實現，重要者僅此也。無論何人均具有思想，何人均具有可勝之思想也。雖具此思想有何用。若不實現其思想則于事何濟。人必依其結果始能判斷之也。僅有欲爲之意則不充分。無論何人均有偉大之企圖也。非將此移于實行不可也。余非言不可具思想。不然。確實之條理乃必要，非依此不可，於是以手段爲必要。尋出此種手段，於此則以思想爲必要。其手段有時不能圓滿行之。如此則應如何？需要獨創力。故需要思想，活動爲必要。自己以爲如是。故僅思想則有不足。人類無論何時均念及將來，抱有思想，但不實行耳，非實行不可。欲得結果，除此外無他也。思想，思想雖佳，不能實現則毫無價值也』。

活動，在元帥則爲判斷人之標準。

『請實行，如斯則君等可知其有價值。余係憑其結果以判斷人也。君等其由外觀以判斷人乎。如彼，如此。君等試思余如何視之。君等所憑之外形，在余則毫無意味也。余之所視者，乃隱于其下之事件。人已成功之事件，其人有可以成就能力之事件，所視者

此也。余不問人之意見。僅問其結果』。

對自己所在之司令部一將校授 Legion d'honneur 勳章時，元帥言曰：『余非對君已過顯著之成功慶祝。乃對君以後將收之成功慶祝也。望繼續努力』。

對戰前已負盛名之某將軍，元帥下獨特之判斷曰：『奇人。玩弄軍團與名聲。余則以爲彼未嘗成功于戰爭。彼不知實現之事。過似詩人。實力與名聲未能平衡。僅虛名而已』。

元帥照例開始議論，『君請看，對何事均欲分析之危險卽此。非作出不可。請爲之，最初每次少許漸漸擴大，則何事均可成就也……總之請爲之。不可閑居不爲一事。做成。如堆石之漸積而成。實現。使君安排，綜合，組織之能力發達，在對何事均行破壞之人前，何事亦不能爲。可敬者，熱心組織之人也』。

因此必須注意不可誤活動爲混亂。『必須爲某一種工作。既解此矣。然卽作亦需有目的，計劃，組織。先熟思，次研究問題，不可尙未知應當爲何項事而卽開始工作。望決

定君之希望後再爲之。何則，因君既決定因何實行後，則將可知必須如何爲之也。

『然僅有目的，計劃，組織尙不充分。徹底熱心將此推行于實際爲要。例如君下命令，以後應如何？必須觀察其是否能實行也。非監視一般人而督勵之不可也。試思！若指揮官僅以施命爲事，則其工作亦不困雜矣。指揮官必須使命令實行也。行至獲得結果爲止。未達到目的前不可放棄也。未收效，卽等于未作何事也。非達到目的不可』。

且元帥以謙遜之態度結之曰：『余未具可驚之思想。但已所具之思想必實現之』，此一見似奇特之語，使人判斷元帥所具思想之真相，又對元帥所重視之組織，與以價值。結果雖立可証明活動，但決非僅憑活動也。所得有利之結果，常由更遠之原因所致。活動之威力，成功之秘訣在是。僅有實行如僅有欲求然，其不足相同也。此乃瞭然之事。元帥之常識亦決不失爲威權者。如意志不過爲其最表面之力，實施，不過其最後之結束而已。故爲作業內之最惹人注目者，但其最初全然屬于智之部分，其將爲人忽視乎。故當其適用此方式時，幾似未嘗重要視事實也。外表雖如此，但元帥亦非將知識置于活

動之下也。使物各得其所，且習慣上同時不爲二事之元帥，常按時使用其能力之一種。目的之撰擇，計劃之撰擇，均由其智識，才智，反省，判斷等所致，以上諸種能力運用時，元帥均分別重要視之。然一旦決心，則此等均已不存在。其時代此等而支配者爲意志。元帥雖向自己之前方直進，但行至何處，及其目的爲何，均十分知之也。

以上爲元帥畢生所採之方式。故其結果，可明見其價值也。

◎人僅能由實績評定之

已對其職業融會貫通之元帥其生涯爲完善成功之好例，由一種人格所通用之方法，可立證其有何成就。其生涯爲意志力之構造物，而同質且平均之各部，成爲一體，與以融合與力之調和的印象。無一爲偶然者。無疑，雖四周之狀況有利于元帥，唯在彼，則與彼以可施手段之機會。以彼之手段而不能勝之狀況決未嘗有之。何則，因遂行時，彼之性格具有用爲據點之信念，用爲槓桿之方法手段，用爲力之源泉故也。

彼之信念如何？ 彼受之于兩親，因教育而增大增強者。

彼之方法手段如何？ 彼由勤勉與反省自行創出者。

彼之人格如何？ 彼由秩序的意志力而大成者。

（人僅能由其實績評定之）。故，（非作某種工作不可也）

彼曾爲何事？ 一切應作之事盡全力而爲之矣。

其方法如何？

一四〇

彼以少數之簡單理論爲基本之方法，乃所謂活動家者之所具也。雖非異常者。但絕對確實。若借用拿破翁之譬喻，則彼之方法係似所謂不可無之文法者也。然我等於文法內不學易利亞德 (Tiad) 之詩及柯奈耶 悲劇之作法（譯者註——柯奈耶——Cornelle——係法國著名之悲劇作家）此乃例外。因天才者始可爲之也。——但天才不易得。無天才，則非以人格代之不可。元帥藉其人格——若依其所言以彼爲天才乃不適當時——則知其於此文法內，尋出詩之要素，而將此實踐之，故猶勝于描寫之也。

實際，此方法本身並非有絕對的效力者。乃因用法而生出價值者也。

元帥由工作之能力，與認識力，並不絕之努力，而運用巨大之「集團」矣，故豫備彼之方法。然終係賴彼之熱心，活氣及靈感之發動（彼自稱彼之所謂「突風」者），彼感受決定之衝動，則非一氣推進至頂點不止。

◎指揮官之養成

『余在洛迪中學三年級時，數學先生爲余預卜前途，聲稱以學理工爲宜。彼名阿爾米拉，具有率直判斷及有力的可驚之推理力。彼語余父曰：「非將令郎導向理工學方面不可，因理工學爲彼性之所近故易領會。蓋令郎富有幾何學的頭腦故也」。指示余以目標者彼也』。

六十年後之今日，對當時數學先生之好意，表示謝意之元帥，追憶領導其青年時代，而代其決定將來職業之幸福的動機，今日尙覺欣然也。

理工科學校入學試驗之困難如彼，然觀每年均有突破此難關之學友，則知成功並非不可能也。欲達目的亦非不可能也。心中之激勵如何乎。更可羨者，突破此難關，則將可獲將來出身之途。此種刺激爲如何乎。

然計劃如何？及已成適確之計畫表，則教授等對實施加以助力矣。欲由彼等之助言

獲益，只須着手于工作即可。在應進之路上愈躊躇逡巡，則將愈因此而將貴重之時間徒耗于無爲之夢想。况將失去適于工作之好時機乎。

最後爲方法。『次，最要爲忍耐，而此在學問上則勉力于使一切單純化，明瞭，務將冗長者簡約之，毫不興奮，則並不困難也』，目的之選擇現出恰似溶化劑之效果，使一切在不確定狀態之善良要素，成爲確乎不拔者矣。此等豐富之資質恰如水流入大河非全部集合不可也。決定得宜之運命力，且一直向前推進之運命力，實屬偉大也。產出欲達目的的希望此等之力，究如何，支持自己，特與自身以應用之要點是也。因此未蒙相當之利益，而自己徒受損失未之有也。較僅具異常之行者，毋甯將其集于一處爲要也。此即意志力所應爲之事也。

『才智如何？誠然具有才智固佳。然最要者仍爲意志力。毫不分散確乎不拔之意志力爲最要。一切之解決均在其處，即不外「意欲」。吾等有欲求，吾等即能理解，且吾等即具有能力也……。普通一般之才智亦與此同，將其意志力引向確乎之目的，再不以不

屈不撓之緊張的精神守之，則當可達到目的也。把持一種觀念，應將此擬爲北極星不瞬目而前進也。熱心于工作，非將其巧爲引導，則難望成功也』。

彼之父親，亞維倫 (Averton) 州出納股位置之廢止而另候任用，歸奧托加洛斯之家鄉，遂非將其兒女等送入其他學校不可矣。

『此乃余入修道院之始。在坡里尼安最使余感動者，爲我等先生之牧師等之獻身的努力。彼等爲我而埋頭工作，因極望余邁進，而獨使余勉力于數學……。

此學校爲小規模之教會學校，故學生均作爲牧師之準備。因之用功之情況亦極猛烈。彼等多較余年長約十七歲左右，而余則爲不足十五歲之兒童也。彼等尤較余爲勝，以精進不懈之狀態，幾似完全埋頭于書本中也。因此，爲圖追隨彼等，遂需要非常之努力矣。在該校事之最令余難忘者，即努力之事也』。

其結果，修學二年後，恰當彼父於聖德田 (St. Etienne) 任爲收稅員時，彼於聖米塞爾 學校之耶蘇會宗派之學生內，獲得最輝耀之成功矣。

『余兄與余，於其處再逢與余等同年輩之學友矣。當其時余等較彼等遙爲壯健，故亦有如是言之者矣：「此何故乎，福煦家之兒童豈非二人均將賞品悉數取完乎？」……我等在坡里尼安實進得好學校矣』。

因試作最後之努力，教員及長輩，使彼準備麥次 (Metz) 學校之競爭試驗。

『一八六九年余至麥次之聖克雷蒙 (St. Clement) 學校時，六個月間，未曾望見太陽。在該處亦無足述者。即方由庇里尼斯 (Pyrenees) 前來之鄉人……其後，雖已處慣，但已吃苦不淺矣……。然既係爲用功而來……用功則非常努力矣……。』

彼終身未嘗忘此追憶，戰勝後，每旅行麥次必訪問其母校焉，該時彼欣然遊于其教室及校園。想彼之思想正念及造成彼之靈魂，且與彼以終身——尤其遇困難之情況時，能安然可恃之強固的精神基礎之科孫長老，索舍長老以及其他之人乎。『余曾在此處研求學問也』，此乃彼對集于彼之周圍，而以尊敬之念傾耳于先輩名訓之青年學子所言者也。『余由諸君之學校持回精美之士儀矣。望諸君亦加努力也。昇至高位並非不可能也。唯

欲達此地位須大加勉勵而已。且望至教堂求光明。無此種光明則將全無意味也』。如斯，將應取之途徑指示于彼等學生後，彼行至昔日之樅木櫬間而跪拜矣……。

然於試驗將近終了之一八七〇年八月初，戰事突起。故筆記試驗於八月四五六日之三日間舉行矣。皇帝陛下因執行指揮法軍方到達也。翌日福耳巴哈(Foerbach)之戰敗績，於一般極混亂中非撤退至聖克雷蒙不可矣。八月十一日爭乘擁擠之列車離麥次，但行侶中一民間之老嫗係由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逃來者，而珍重保持一鉢之天竺葵。

然而，彼之所持來者則爲關於戰爭之二種見聞也。『余於縣署前拜見拿破崙第三陛下矣。廣場中排滿車馬，乘四輪馬車通過之陛下。因病，疲勞，悲痛而頗露傷感之色……以大飯店爲本營，巴繪(Bazine)將軍之參謀部，則以非常混亂之狀態設于其處，大將來往之情形則如其處作彈子戰也。

往巴黎避難之彼雖已受口試，但此乃徒勞。不久即應國家之召集矣。『余於戰爭期間從事于兵役矣。雖爲砲兵二十四中隊附，然未嘗作出令人注目之事也』。

戰敗後，彼雖因繼續求學而再返聖克雷蒙之學校，但其時學校已爲德人所占矣。吾等之監督波美拉尼亞（Pomerania）出身之男子，以遊于庭中之吾等將球投入禁止區域之口實，而將球奪去。因此，余呼集全部學友，一齊圍彼而將球奪回焉。

一一七一年，彼因受驗非至南錫不可，但其時曼推斐爾（Manteuffel）正爲南錫總督。如斯，彼之全生涯在將受其感化之狀況下，達到在青年時代最初之堅確目的矣。

總之，才能之濫用與分散，足使多數青年之訓練粗疎，但因彼能及早向撰定之目的集中努力，得以矯正此缺點焉。於此勤勉努力之數年間，一切之感化渾然融合，爲彼才能發達之助。於頭腦可注入種種色彩之幼年時代，彼受應對目的前進之不思議的刺激，獲得對於學問之興味，及不屈不撓之勤勉習慣，於初能自行反省，且形成思想，信仰，傾向之青年時代，因種種之重要事件遂使彼成熟矣。『人類在青年時代最屬有爲。經最大之沉浮，而善爲引導，向所求結果，運行人生最初之經驗，將從憑彼再對生涯中發生之大事件，使用同一之方法也。若尋出可證明其爲適用之完善方法，則豈非不需再事更張

乎。全生涯中忠實于此，則其資質形成決定的，安然位于強固而深遠之基礎上也。且在此基礎上，無何等之懸念，可將生涯之全建物，依所望之高度而築造之』。

如此，吾人可知彼之青年時代，對其成年時代，為最初的素描。作風之特色仍屬同一。唯有色調更加深強而已。

始踏至此幸福之世間使彼之生活純一且為不壞者。於最初得着新製正裝之日，彼伴級友格刺夫，而出赴巴黎市中散步。『余等以靴踵蹴地，且得意揚揚，恰似地球表面已起何種事變而奔馳矣』。此實雄壯，得意熱烈，且充滿活氣，不忘一事，永無失望，青年之彈性也。

此學校之教育方針實極完善。縱未能遍授一切，但至出校門時則能知悉一切矣。學校畢業後，彼因同化於所學之理論，而將其實地應用，遂非投身社會不可矣。

理工學校畢業後，此青年少尉即任為塔布之砲兵團附矣。回憶數年前於此故鄉，曾開始以非常之熱心，期自己計劃之實現，但今則已返故鄉。然，自爾以後之不幸為如何乎

。敵軍之侵入，屈伏條約及由此而來之屈辱的和平，亞爾薩斯洛林之割讓，領土一部爲勝利之敵人所支配等事。在有氣慨者，則決不以此爲失望頹喪之動機。使弱者困感之痛苦，却爲對強者之刺戟也。『可使吾人偉大者無如極大之苦難也』。

人生明明展開於彼之前。彼之撰擇職業也決定爲軍人矣。受非常之侮辱，且在難堪狀態而被污蔑之國家，則爲其復讎也豈有不可者乎？雖正瀕死，破滅，苦惱，其子女等亦將毫不欲仕于此以具有恢復名譽之勇氣爲榮的國家乎，今後彼之目的果如何耶？欲達到目的彼必須爲何事乎？唯有復讎也。

確乎且可讚賞之偉大目的，然此將如何困難，需要膽力且遙遙難及耶。欲達此目的，須爲何事乎？在爲青年士官時，則課題之部全已定。卽須學習自己之本務也。

『余爲完成爲軍人者之目的，而專心努力矣。余欲將在聖克雷蒙學校所與研究問題之結論，試行適用於德軍侵入之日，一心祈願何日將逐德人于國外也。』青年平素非磨練其技能不可』萬事均在技能磨練之如何也。吾人之技能非「集中」於重要之目的不可

也。要在意志力之如何。對勉力以遂行目的之人，尤其不辭一切責任之人，障礙當無存在之理。以此種覺悟爲之，則雖發生種種之事件，亦能了解之，且支配之也。』。

然當彼入軍界時，尙痛切感受戰敗之反響。一八七一年之國民會議，猶有繼承重大困難遺產之觀。既有過去事實之束縛，而又念及將來，遲疑于兩者之間，不必言國政之恢復，即對再組織軍隊等，亦同樣未能決斷也。正當氣力缺乏時，無斷然處置之力。蓋有故哉，軍事當局者雖熱望全部組織之改正，而猛烈着手于該事業。不幸因曾爲敵國捕虜之多數士官復職，致不主張以前之制度矣。

『第二次之帝國，實屬華麗。此乃無疑之事實。風流耶，時髦耶，僅此而已。諸君嘗讀馬格里特兄弟所著之災禍乎？其時法蘭西軍隊正如此也。貌美之輩，善言之輩，高雅者，幻想者……此輩有何信仰乎？有何價值乎？指揮官等對於戰爭之理解力，僅與大象登梯同其程度。無真可作指揮者。自始即無之也。雖曰上校，或僅能指揮一連，否，或口銜煙草而站在前列叫「向前……」而已。兵卒則從之而行。若言及勇氣，則雖

似有，但並無足稱之勇氣。一見雖似偉大之軍人，但難稱首腦者。因首腦者之必要條件在指揮故也……。彼等並非愚魯，仍屬恰劑……非常正直，非常活潑，快活。然而，不能斷言可使其精神緊張，教育優良也。

在聯隊最初之教練，彼已決意不可再似從前。『從前之指揮者未嘗知軍隊之處理法，因保證確實，所應採取初步之注意，尙毫無所知。自始即蔑視軍務，指揮者不知指揮。否，並欲知之人亦無也。第二次帝國之軍隊大約如此』。

一八七〇年八月四日，非里(Ferry)之第五軍團，接受以其在薩格民(Sarreguemines)之兩師，應援在比赤(Bitch)師之命令矣。時方聞維森堡(Wissembourg)敗戰之報，故人人均懼亞爾薩斯之攻擊。因此中止命令所定比赤之行，而第五軍團之指揮官，既感敵軍斥候之威脅，且不欲撤退薩格民，故即留于該地。只有第一師因務求行軍至遠方而出發矣。第一日之行程爲七公里，翌日無前後衛之別。全日作二十二公里之行軍，已達疲勞困憊之極點矣。同日，第二師中之一旅同樣開出薩格民，但因前夜騎兵之一團通過戰

線，故未進至洛耳巴哈 (Rohrbach) 之前方。其結果本應於五日之夕刻到達比赤合隊之本隊，遂在距比赤三十五公里處之薩格民而小心翼翼矣。錯誤之理論，個人的見解，對確實性之無智等，其歸著處如此也。

同夕，麥馬韓向非里軍團之將軍發出下列之電報：『務率汝之本隊全部速至來勻分』。仍然如故，每過十字路必停止前進，先使騎兵或步兵偵察各方面土地之形勢。此間，本隊密集，而將校兵卒均興奮于砲聲，因前進之不順利而極焦急矣。負傷者漸生，亦漸有逃走者，抵目的地視之，比赤街中退却之軍隊如潮而至。勒斯帕爾之基約師作比赤與泥得布倫 (Niederbronn) 間二十二公里之行軍，所費時間爲晨七時半至下午五時共九小時有餘。因此，使兵士之肉體，精神均達疲勞之極點，且使其毫無能力矣。要之，第五軍團未能依照命令集合也。因此過失而戰鬪遂以失敗終矣。此第五軍團之指揮方法，不能看做吾軍固有之例，僅不過適逢其會而已……。

指揮爲諸事之要點，不幸吾人之指揮者未能得人也。在軍隊亦正如是。彼等雖知自己

之職務，但他事則毫不能知。此乃由一般的精神遲鈍所致之缺點也。非自行勉力則自難支持。將不敢負責矣。因須負擔種種業務之準備，致無欲爲何事之意志。僅慣于自己日課之人，終必陷于不可逃避之過失。即能了解之，欲免此失亦以努力爲必要，但彼等精神之遲鈍，妨礙其避去危機矣。非勉勵不可。缺指揮官乃不幸也。

故非成指揮官之一不可。若充分有可達目的之希望，則以後自然樹立進行之計畫，而對于命令非豫爲準備不可。

發見失敗之原因，而能加以攷慮之人，則可償其所失。

然青年將校雖有熱心與意志力，但經幾多錯誤理論之迷途，而如何達正當之途徑乎？當時爲理論的，且乏實際的教育。精神的威力於戰爭時。雖可確認其能具一種力量，但世人以爲此非可以學得者，而敬遠之有如偶像焉。此敗也，非物質的威力缺乏之結果，乃因勝利者之敵軍併用精神之力與物質之力，沮喪法軍之士氣，使陷于恐怖之純然精神的結果也。然試觀從前對於此失敗之結論，則所舉者爲兵力不足，兵器有缺精銳，及不

悉地勢諸點也。至於本問題最重要之論據，且與主題以活氣，關於「指揮」或實行之點，即關於「具有精神的，智的，肉體的能力之人」之點，則人人均未論及也。「戰爭由戰爭教之」之言，實不啻光輝之學校。顯然吾人既不能否定由此種試練所供給經驗之價值，又不能否定與之以精氣，且目睹真正逆境，而使吾人之性質，養成決斷力之習慣，裨能達到目的之特種的鍛鍊也。但此種實際的學校，並非唯一者，究不能為吾人唯一之教育而開校，且維持之也。然以下事實足以證明之。一八六六年，奧地利亞雖有數年前，即一八五九年作戰之經驗，但為自一八一五年以後即無戰爭經驗之普魯士所破矣。前者係無戰爭之理解而作戰者（經驗充分如一八七〇年之法蘭西），後者則係不依實戰，由研究而理解之者。

『故要在研究方法，平時欲豫將軍士之頭腦引向戰爭，則未有優于讀史者也』。

曾於全青年時代讀退耳氏（Thiers）所著執政官與皇帝之彼氏，十分知此也。『十一歲時，余已暗記馬倫哥（Marengo）與特拉法加（Trafalgar）之戰紀矣』。

然彼解釋此曆史也，未嘗如大仲馬(Alexandre Dumas)流之說明，否，或視爲不能說明的異常功績之列記乎。其視非凡及運命也，凡人其將以爲不可解之皇帝的天才，或皇帝之運命乎。否——否——何則，因此種解釋法，將使吾等崇拜物神，或導向宿命論，或導向否定勤勞，或導向智的修養之無效，或精神之逸樂故也。

十五年間，彼因求知而大爲讀之，欲使其化爲己有而熟思之，或於索睦耳(Saumur)學得乘馬術，或於梭爲連長而不斷與軍隊相接觸等，作活氣橫溢之生活，將日常所起幾多之困難，恰如創造理論與實行之反射的關係之切要，而努力以解決之，將一身捧獻于職務上之修養焉。何則，因在戰場甚難將智識應用于實際故也，故欲稍能應用，非多方面精通不可也。

在一八八五年彼入陸軍大學矣。畢業即補參謀而任爲曼皮列(Montpelier)之軍團附。然此時彼已相當有名，故彼前輩中之德隆司令官喚彼至參謀本部第三課而安插於己身傍。當時在該處尙奉行歷來之舊例，但彼則持個性的觀念而至其處焉。彼已併具人格與威

權。「在其處則似視余爲非常之急進者。余將命令簡單化，未書滿公文紙之全行，故亦常受批評。此等時余之回答如下：「意義想已充分表出乎？」「唯，已表出」「然則君等更欲書寫何事」。次於一八九一年有大演習。當然，最後係以閱兵式爲殿，但其準備則委之余手……。余使彼等喫驚矣。於長二〇〇公尺，寬一二〇公尺之矩形上……實幾狹如手帕之地上，使十萬餘之兵士密集事收首次之成功矣。雖係使每軍團各個行進，但在八時則閱兵式場中尙不見一人。然八時十分則十萬人之兵士已密集其處矣。兵士係成縱隊由八方入場者，故式畢後經十五分鐘，場地上已無兵士之隻影矣。各兵士均將乘車，故各在其向火車站之途中也。……似可謂有如羣雀一旦落地卽又飛去也。

法蘭西之陸軍，賴一八七〇年以來二十年間之努力所成就之進步，始在教育方面，鍛鍊方面均能顯出，物質的供給既完備，教導的幹部亦復優秀，而可讚的軍隊精神充溢矣。一言以蔽之，已成爲可懼之武器矣」。

一八九五年，彼任爲陸軍大學之戰史，用兵學，及應用戰術之教官。依彼個人之功績

，彼之史的造詣，彼新造之名聲，則實爲適任。此外則只要勉勵即可。何則，因教學時，則以對所應教主題之完全的智識爲必要故也。促吾等透徹了解事物，未有如負責對人說明而使其了解者也。

翌年，教官逢那爾離職之際，雖被推爲其後任，但彼以對學問之準備尙未充分，自始卽辭退之。研究足使人謙遜也。於是更進而研究之。

由此，彼一舉而高翔。此真乃神之啓示也。

彼以真摯，分析力，綜合力及非常熱烈之信念從事於彼所研究之學理矣。彼之講義益加改進，故人人見彼明確思想內之發生躍動，見彼以明瞭辭句及確乎的論證所表現者矣。此非偶然的創意，而爲一種進化。彼記錄下列拿破崙之言以作爲戰爭理論之格言。

『予所言者，或所爲者，非突然而且秘密神之所啓示者，實係由反省與默念者也』。過去之努力已漸收效矣。

彼務欲圖解決之問題，乃指揮官之養成也。此解決，乃多年間彼爲自身而研究之問題

也。故無論由爲人之立場，或教授之立場言全然相同，目的同，計畫亦同者也。其學理愈由深思熟考所表現者，則探索之深遠，亦因之而愈大也。其爲如何誠懇之言辭，如何富於動聽之言辭乎？所發之言論不一定爲大學教授，使參以自己之生活，喚起信念而深入己身之全部者，乃真爲人之教授也。對此以非常熱心所研究之問題，彼舉全力以考究之，由其全般立論，將標準非常提高，故其反響，不僅限於陸軍之指揮官，且誘導從事戰鬥以外之人，又或希望指揮之人，此等一切之人均聽從之也。彼於「戰爭原則」之所論，恰如風雨之夜，海岸上引導航船之燈火也。此既非完全有秩序者，亦非大學的戰爭之技巧，然其誘導方法，對常以合理應用爲念之人等，則所益者多也。彼之演述爲人類的範圍廣，其力則爲感動的，而其結果，則幾超越其原來之計畫也。

由歷史之研究，以所謂戰爭理論至生出以一個學理的形式而成一種教訓矣。由此等言語，不似所謂軍事科學，孤陋之獨斷，難以會得之真理（當然無此等將無所謂邪說者矣），必須理解若干一旦確定後，則無議論餘地之原理，及雖從時勢而變化，但常指向對象

實際之概念，與處理法也。

戰爭之理論係集若干原理而成，此事雖無議論之餘地，但僅知原理而不知應用之道，則毫無意義。不滿足於理想及言語，非進而實行不可之理由，實在茲也。因此，應注目遙在「知」的前方之「可能」也。先知悉其原理，再進一步而平素專念於此等之應用，始能使判斷力與氣力發達也。爲此則必須如毛奇元帥所指示：「所教之事件已應用於特殊之時機矣」，將知識應用於實際，而深知重視之也。

必如斯，吾等始達到準備經驗，學習統御術，不待推理而習得正確實行的習慣等之實際的教養也。故拿破崙嘗言戰爭爲最簡單之技術，而實行二字可包括一切也。因之，事實較理想，行動較言語，實行較理論，均屬更進一步者也。

然欲適當應用種種一定之原理，則非將主題完全客觀的視之不可。在戰爭則人人相連繫，自制，混淆，故不能如自己之所望而行之也。何種動作亦有存在之理由。卽有目的。此目的一旦決定，則規定應使用方法之價值，圖得壓到的力而用之。此目的，無論在

何時均爲對彼味諾亞之味第 (Verdi) 到那和德戰場，自然發生有名的質問之答案也。正對所遇之困難，彼撫首試於記憶中探求關於此時機之指揮法，可資參考之實例，或學校講義之有無。然未有所得，故彼言曰：『愚哉，果有所謂歷史及原理乎？結局，此等有何關係乎？』，而彼之精神立即鎮定矣。主題處理法之客觀的方法，即在此處也。

然欲知原理及其應用之方法（由他之意味雖廣），自研究的方面視之，則其境界係極狹隘者。何則，克勞則維次嘗言『戰爭之實際殆涉及一切各元難以限定』。即使戰略容易分解，然不能同樣結合。於實施後雖能十分了解，然亦不易實施也。最要者，於特殊之時機，乃知悉包於不明之霧中而出現之地勢也。在將眼見者仔細觀察，推察未見者，敏速決斷，立即不加躊躇而取活潑之行動也。更須斟酌二種要素。一爲既知者，即自己之意志；他爲未知者，即敵人之意志。一切隱於臆測範圍之要素，即溫度，疾病，鐵道之事故，誤聞，過失，最後之結果，非人爲造出者，非人所能統制者，即所謂運命者，以及認爲係由神意處理，而難以避免之事件等一切之要素，均須加入也。對此理論知識之不

充分也至明，故精神的特性，及品性的特性之自由，優雅且實際之發達，非先以軍隊的修養爲基礎，而由經驗導之不可也。由戰史所採取者固可，由自己原來之生活所採取者亦無不可也。毛奇嘗言戰略較難於一種科學。此乃移植於實際生活中之知識，種種偶然發生之事件常隨新變化本原的基準思想之發達也，此乃在最困難情況下之實施方法也。而戰略可謂不外性格與常識之問題也。

然隨兵員之重大及戰爭技術之愈益精進，總指揮官果能一身具備一切之知識能力乎？如哥爾支將軍 (Von der Goltz) 所切望，雖屬天才，其亦以創意及至善之行動所補助者爲必要乎？一軍之指揮，如斯責之於個人，則過於複雜，故對將校必須用一切之方法，工作，及學科，而賦與能力，從事于同等之智的訓練，以同一之精神而鼓舞其活氣也。在此等之事情，須以如何之精神的傾向，而接近此種教訓乎？

彼先以精神的自由，並非臆說，僻見，偏執觀念，及不經討論而被承認之意見，真理之爲物，即常所語者，又可謂見真理的事實之唯一的動機，而努力以圖了解也。唯一之

批評原則，此即理性也。然後彼將此等真理，依次試行應用于地圖，地勢及戰場等特別之時機焉。勿求類推，勿訴之記憶，如記憶等已與最初之砲聲同飛去矣。計畫圖及圖表，形式雖具固有之價值，然不能出此以上。吾人希望以訓練之判斷力，達此地域。爲此則實地訓練其判斷力，事已充分。今日以後若訓練之即足。非探求事物存在之理由不可，彼以完成之意味，圖將此等真理，在無意識中自動的應用之矣。欲爲此則必須親近真理，使真理浸入吾人之細胞，而成爲吾人自體之一部也。吾等不論何人，均須養成其信念，智識及體力也。吾人若不由漸進之勞力，而以透徹，吸收，不間斷之努力爲之，則不能獲此結果也。勤勞爲向反省之不絕的要求……。日後，諸君其將爲國民所希望，作國軍之首領乎……？

然此教訓，此理論，此學理，除戰爭之大團圓，即勝利外，尙有何物乎，可達此大團圓之唯一的方法，乃最高解決法之力的行使，即戰鬪也。故所謂勝戰者。即不欲承認屈服的戰鬪之謂也。

如此故，

戰爭＝精神之力之所管

勝利＝勝在者則為精神的優越，在敗者則為精神的沮喪

戰團＝兩個意志之爭

我軍欲為勝利者，則非具有優于敵軍之精神不可。其精神非確守所與之命令不可。戰勝之意志，此乃勝利之第一要件也。因之為一切兵士之第一任務。且此命令，乃必須透入兵士靈魂之最高的決心也。

故對於希望勝利的軍隊之第一級必要事項，即為命令，在企望戰團的人之必要贈物，亦為命令。

因此，如在戰場上之大鼓及喇叭對於號令一下表示敬意也，豈非對於集團組織，所謂必要命令之絕對權，豈非對於可決定運命的最後一擊之命令之絕對性表示敬意乎。

於吾人作此研究之始，茲就指揮官此等最崇高之行爲記述之。若非以行至最後之決心

，貫注于一切之人等，且無責任與渴望大膽企圖之指揮的壯觀，則勝利爲不可能也。在危險之極端，而由意志力，判斷力，及精神的自由，所養成之個性的行爲，此在才人及天生之將才，則爲天賦的才能，在普通人，則爲由勉勵與反省所得之長所，乏此個性的行爲，則勝利爲不可能也。

人格的行爲，因表現自身，故需要其指揮官之氣質（天賦方面），指揮才能，及在學校難以教授之指導力也。

且人格的行爲之結果，則有多種，何則，因此等天賦或自己修養所得的才能之行使，而人格可於其行使內，現出無限之力，及使其增大之方法，但或變爲手段，而使成爲有價值之副官，有能力之軍隊也。此等部下，若無指揮官之刺激，則止于平凡之境無疑也。

此等稱揚指揮官所應負職務，如火如荼之言辭，對於揭聖火而入軍籍，復仇觀念充溢胸中而望自行修養，將學習指揮而來至陸軍大學的青年將校之啓發，將生如何純粹之效

果乎？

彼更如次述之以作結論。

由此教訓，可引出陶冶更高品性之教訓。對於既乏理想，又放棄抽象的思索，高唱現實，合理，實證主義，而無論何事均以多少技巧的知識之問題或策略之運用，以生存之現代，使避免過失與災害，僅有唯一的資源——此資源乃豐富且確實者——由抽象的思索所生，向獨專者之禮拜存在而已。即義務與規律是也。對於此二者之禮拜，將生幸福之結果，至需要正確之認識與推理也。

如斯，彼以智的專心，二十年間，於敗戰之餘，毫不失望，尤其對當時流行有如惡疫之懷疑主義，及享樂主義，能不感染而生活者，吾人當可了解矣。

同樣，彼從向來陸軍之傳統，未嘗接近政治。然認為遺憾者，近來士官內，已漸有放棄此傳統之禁條者矣。

「某嘗語余曰，「故君若參加政治活動當甚佳。軍人則不易發展也」。「無論如何想可

晉至上校。如是則退職時可得卸形略綬 (Rosette) 也」「或然，但恐決難得勳爵也」此等與余何涉？且余已有襟章，星章及大綬矣，彼等則如何？况彼等之出發既得宜，對職務亦充分盡力？君已了然乎？不可有轉向政治之思，爲圖成功而用奸計，則其後將如何耶？不可，非努力工作不可，非具正直之精神不可，後必有報，且保其必至也。報酬之最多者仍屬此方法也」。

所謂不幸事件，有煩難事進入精神內時，彼避免政治談而免受新生之害毒焉。如此，彼之精神力乃能依然完全，而保持自己之意見。在朋黨之爭擴及一切事件之當時，彼之內心實極感覺苦悶也。

因被譏爲保守主義者，一九〇一年遂被逐于陸大，受不公平之處分而左遷至隆 (Lyon) 矣。被疑，三年間停止向上校級之晉級。彼忍耐此種磨練，訓戒與彼同被犧牲之同伴，勸其勿辭職焉。『君等未具忍耐力，在戰爭時，尙須更嘗試種種之不自由也，如不能耐此，則將如何乎？』

至一九三〇年，被任爲砲兵第三十五團團長，遂由自己團部之教育目的而應用自己之理論矣。彼曾實行何事乎？教部下以砲之射擊術矣。當此必要之際，則服從射擊場之規則，而非遵守一切之管理規定不可。

晉爲少將，而任爲陸軍大學校長事成爲問題矣。然政治的感情依然未消除，故當時之首相克雷孟梭希望與彼晤談。

『自此次最初之會談以後，吾等互識對方之心矣。其會談能謂係如人人所傳之傾向乎？此則任諸諸君之想像……。如曾言余兄爲耶穌會教徒（Jesuit）之風說可謂真實……。如彼答「請努力養成良善之學生」之風說，大體雖是，但非完全如此。此任命問題非常費時矣。余開始以：「余兄爲耶穌會教徒。然今則在荷蘭。因余已五十歲矣。故雖不商之于兄亦可以爲之矣」而決意出諸攻勢焉。因余之攻勢及彼之反攻而會談遂互長時間，意見已頗一致，至九時遂開閣議。余於九時前十五分來候。於九時二十五分余退出會議。余心中以爲將如「余與汝等以命令相同」。而對彼要求文書之提出方法焉。此乃一九〇八

年七月十五日之事。余出發演習後，已無何等之問題矣……。九月，余與當時之陸軍部長皮伽耳 (Picard) 同赴演習。某日彼語余曰：「如是，君將赴陸大」唯「首相殆已決定之矣」，至八日後仍無事。兼任代理陸軍部長之克雷孟梭 氏招余往見。

「有對君抱反對意見者」

「請示知」

「恩縣縣長稱：(君雖爲優良之軍官，但共和主義大概因之緩和也)，有何辯解乎」。

「並無」

「善」

「然則僅此乎」

「然」

「由此觀之，當缺乏羅亞爾 (Loire) 縣長及摩俾翁 (Morbihan) 縣長關於余之情報」。

「誠然」

「如是則此種反對意見難稱完全，因之不欲多言」。（將反對余之意見吹入彼耳者，乃陸軍部官房主事圖忒將軍也）。

「誠然，君所言者亦有理，然在陸大所欲教者究何」

「一切不教，此因余之職務乃在管理也」

「誠然，然則究抱何種意義以行指導乎」

「余將試依余爲該校教官時所行者行之」

「然聞君曾庇護修道會之學生等故均不希望君之來臨也」

「此則出乎意外。余對此等學生之事完全不悉。今願閣下舉出彼等若干人之名」

「格蘭美總及拉封騰……」

「彼等爲特勒摩上將之幕僚士官及參謀本部之士官。示余以適例矣。其他尙有？」

註 特勒摩將軍爲不久以前任爲上將者

「XYZ……」

「此則在何處」

「余不悉」

「知之乎，閣下不過僅舉出五六人之名而已，然余則尙有五百名之學生也」。

「如斯而彼任命余矣」。

×

×

×

彼之如是者豈非當然乎？

如斯具有元氣，獨立的精神及誠實之人格，固不能不博得信任也。在此種人物之前，則所謂「政略」者亦消失其力量。以克雷孟梭之明達，故已十分了解彼也。

在陸大校長任之福煦元帥如其豫先所聲明者，適用其爲教師時所公開而現尙認爲重要之方針矣。在校長任中最後之年滿洲戰爭起，日俄兩軍爲長期之作戰。由此等兩軍之作戰，據彼之意見，則可謂未能引出完全之教訓，並即時獲益之事也，——何則因有多種理由（作戰舞臺極廣，乏通信之手段，戰爭之目的亦受限制也）此戰爭與彼曾經目睹歐洲

所行者，卽大戰（普法？）有異故也——研究之，得形式雖有變化，而指導方針則仍然存在之結論。此證明對彼則爲珍貴之勉勵矣。

一九一一年任爲師長，一九一二年則就軍團長之職矣。此後數年間，屢次榮轉其短期之任務，而將其教訓與思想廣佈於法蘭西全軍後，彼遂實施大軍之指揮。而自然成就彼獨特之指揮官養成法矣。

彼以一種特別之狀態煽動情勢矣。時歐洲之形勢已日漸可慮。一九〇五年以來對我不絕尋釁之德意志，已似欲一示彼等好戰之本能矣。巴爾幹方面平和已破，而戰爭之引火線燃，且呈更行擴大之模樣。在此等事態之威脅前，吾等亦必須開始作何等之戒備矣，何則，因在近代戰爭上，較諸昔日準備更屬緊要，更需遠大故也。

此明日即恐將爆發，且對此非行準備不可之戰爭，必更大規模，國民的品性其將與以解放的步驟乎。吾等將來某時非對德意志加以打擊不可，吾等非一致躍進不可者，爲對德意志也。此戰爭其將爲前代未聞，可懼且熱情的一幕乎。四十年前，俾斯麥曾豫言一

八七〇年之戰爭比諸將來者不過如兒童之遊戲而已。此戰爭，因爭鬥其將需要國民一切之資源，且有多數集團參加乎。若希望能想像此戰爭，而得許多於開戰時能巧行處理之人等，則必須不稍間斷誘導彼等，而練成教養均優之精銳也。開戰之期日近，念及之亦覺可懼也。關於迴避之危險，勝利之困難及耐苦，知此戰爭將如何之人等，及想到導此戰爭非負極重責任不可之人等，將需要何等之精神力乎？於彼等品性內，設不能現出此等力則豈有成功之希望乎？

一九一三年一月二十三日，福煦將軍補第二十軍團長而就最近戰線之勤務矣。地似在南錫附近？彼在該處，因浴彼曼推斐爾笛之雄聲，勇躍訓練彼之全軍團矣。

彼已完成準備。彼長期忍耐，繼續，努力之指揮官養成，殆已決定的成功矣。彼得遂邁進于其試練矣。彼靜待之矣。以拚命而積成之方式，固其基礎矣。彼確信之矣。因何時將由此過去之岸，渡向彼尙未探清的未來之岸，彼漸由一個柱一個柱所造成的豪膽之橋，果能支此重荷乎？若計算無誤，則當然可能也。不如是，則技師將與彼共遭墜落之

慘禍歟。此等事不問其如何均可。彼認爲問題者並非此等事，乃在計算之正確與推理力也。此正確及推理力，支持一切精神的且智的建築物之最強之力，果能不喪失乎？此等事決無之恰如真理由世間消滅，又如光之消失也。在彼則抱此信條也。

◎在獲得指揮權前

戰爭？

待之者四十年矣。且高呼豈非將不戰而終者有之。

並非由此方開戰，且並無一切之企圖也，但威脅突臨，瞬卽實現矣。元帥非以戰爭爲樂事者，因事件過于重大也，然戰爭已不能避免矣。

德意志正希望之，已極盡一切之手段乎，其證據，請觀對塞爾維亞之最後通牒，雖接受一切之條件，然彼等仍攻擊塞國也。

今既不足驚，更不必狼狽，亦無需恐怖與不思議。然則果能復仇乎，當然確能之也。

吾人較佛日山 (Mt. Vosges) 彼方之德人，確因人種上而具有優良之戰鬥員及兵士。即在活動性，知能，氣盛，感受性，忠誠，國家的熱情諸點也。再觀德軍則明屬良兵。雖均悉其嘗敗吾人，但當時我等之狀態果何如乎。……余之恩師而為昔日隊長之陸厄將軍，嘗向余言不必懼彼等也。彼等並非極強，僅職業的努力工作。然此任何人亦能之也。余決不畏之也。

時局雖未變更彼之目的，但改變彼之計畫矣，已非準備戰爭之問題，而僅為實施之舉矣。非起而決勝不可矣，彼猛烈果敢，奮全精力而進行。彼祝福戰爭，切望之，且希冀之也。

已非陶冶指揮官之時機，而為作一指揮官而活動之時間矣。自此以後應事實先于思想，行動先于言語，實施先于理論矣。最備具此等性格者，當現示于事實也。

不囚于感情，不持先入為主之意見，其先熟視事實。俄軍雖正前進，但其開始運動甚緩。若德軍欲先攻我，則俄軍可徐徐整其戰備。然德軍若不得已而急進，則將犯過失也。

無疑。幸哉，彼侵比矣。向北方伸足矣。德軍亦欲對吾人，由南錫之戰，此乃我全軍指揮官執着之點，使不得已而回顧所誤者矣。陸厄軍將昔日常言，即「最高軍事會議之不幸，乃全體將軍在南錫執行指揮之事也」。德軍熟知南錫之地理，曾研究一切之障地。即如格蘭庫綸 (Le Grand Couronne) 及哈里科·度·X 及 Z 高地等……。南錫之戰鬪，彼等專心準備之矣。

當此時，因第二軍司令官卡斯忒諾將軍 (Gen. Castelnau) 之命令，乃離去敵人未嘗攻擊之南錫，而福煦率第二十軍團侵入洛林。

八月二十日，在摩藍日 (Morhange) 前面，彼麾下之第三十九師，攻擊巴威王太子所佔領之高地，此攻擊失敗矣，無妨也有第十一師在彼，未受損失而準備第二次再行進攻。然突然退却之命令至。

噫，此無異虐待，恰如方以拍刺刺馬使走時而引韁令停也。韁弛緩則一躍而出矣。彼遂向參謀長杜舍斯上校狂呼曰：「若可違命一次，則必在今日也」。對此，參謀長反駁曰

：『因閣下未悉友軍之狀況也』。事實，左翼之第九軍團非阻止由麥次前進敵之威脅不可，右翼之第十五軍團幾有退而掩護第二十軍團側面之必要也。彼之言乃當然。

『余開始退却矣，先將第三十九軍，次將第十一師向沙托薩郎 (Chateau Salins) 高地退却矣，然路塞，隊伍混亂，美好汽車，擁擠成縱列，二十一日繼續渡舍爾河 (Riv. Seine) 而急行以佔領穆托高地 矣……余則至南錫。主張撤退南錫 之人極多。其時，敵軍在距南錫 二日之行程處，第二十軍團在該處，當然不能默然而棄之也，總之，德軍 正自呂內微爾 (Luneville) 向沙綸 (Charm) 之間道而進。自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予在恩微爾 一呂內微爾 路上，頑強攻擊此敵矣。有妨害彼等繼續前進之必要也。余射擊其中央矣。德軍 雖佈砲兵陣地于克立溫 及統微爾 但射彈過高。……於每夕五時，敵人全放列施放發烟彈。吾等填于其中者三日。彼當不能通過……故未能至南錫 也』。

若欲利用如此氣質穩確之人，則將如何乎，可謂除命令壓迫外未知使其踴躍之術也。雖對向敵人，彼之忿怒亦鎮靜也。

霞飛將軍，當不成功與混亂之際，依舊泰然。然明眼之彼，判斷部下果敢之反攻，且證實之。策劃準備，將決定法蘭西的運命之彼，施行改編，將此在戰線之中央，最需要機敏，且在最感危險的區域，而正對敵人之新軍，委之何人始適宜乎，必為善于活動，且具有百折不撓之意志者，始能如彼所期望而使戰況發展，且使之確實也。

此臨時編成之新軍正當疲憊，敵之威脅特大，敵之企圖成功，愈加猛烈。

福煦遂下結論曰：『以如彼之猛烈殆為希望突破，但其事之拙也明矣』。

雖屬大膽，但此推理實正確，二日間不休之戰鬪，雖作絕倫之抵抗，然彼之軍隊已瀕于危矣。雖在絕望中，彼受死守之命矣。確據于神聖之地點，想起次之教訓矣。

『勝利，在意志之總帳中，係給與有價值方面者』，成功，係證實此理論極端與實際相一致者也。

彼如生長於暴風雨中海邊之樹木。每當風必更彎曲。然此樹葉附于小枝，枝則連于幹，根因纏附岩石，而廣延于砂地中。瑪倫戰鬪之危險，益使彼之精神明敏，更使彼心臟

之鼓動活潑，併合于規則，而使其習得以靱軟且執拗之持久性，奮勵之行矣。

彼沈着之勇氣，反省的大膽，巧妙的統帥，在福煦將軍，則有一種名譽以上之價值。在重大之戰況，即關于更廣汎，更微妙，責任更重，然更可收結果的新指揮權之名譽，亦未嘗能苦之。一九一四年十月四日，彼任爲總司令官之輔佐官，負指導北方法軍作戰之任務矣。

戰機熟于英軍與比軍方面。

英軍司令官，自英國陸軍部長吉青納，傳來拒絕法軍命令之令。自查勒羅 (Charleroi) 之退却至瑪倫之前夜，因此種指揮命令之不統一，幾引出悲劇的結果。但，由夫棧次 (French) 元帥忠實友誼之戰鬪，得救此不利之狀況焉。

至於比軍，則因王國之組織上，非僅由國王指揮不可。

危險之急迫，結果之重大，德軍攻擊之猛烈，使不得已採用臨機應變且積極的偶然之手段，而導狀況于有利焉。

在此全戰鬪期間，福煦將軍雖無指揮權，然爲事實上之指揮者。

『余並無官銜，亦無名義。然此等並無必要，在伍長輩，則或將引爲必要乎，只要能隨意指揮即可，余輔佐霞飛將軍間，在一九一四年未嘗執行指揮也。余指揮比軍，統御夫梭次元帥矣，然未嘗頒佈命令一次也』。

十月二十一日，德軍如野蠻人殺至爲炸彈及榴彈所粉碎之第克斯陸德 (Dixmude)，對不斷派來生力軍之突擊波，比軍已極疲憊。既無準備，亦乏彈藥而行將潰滅。非妨止向伊最耳之強襲不可。對福煦將軍頒來電命矣。命彼赴該處固守。

『余不覺狂呼矣，往鐵道線路。思線路爲凸堤或凹道。無論何種，因在圖上在現地均爲著名之線，恐可爲掩蔽物。停止于何人均知注意之彼處甚易……果屬凸堤，且倚于此側矣，其後如洪水襲來之敵人則扼止于彼側。其時射擊之與該處之鴨同矣。誠然，德人無異鴨也……正不知如何始可時，於其最重要之瞬間，派來若干師團矣。因此似已認爲滿足，然尙以何爲必要乎，需要爲何事之意志也，非言「死守！」不

可。不然則援師雖至，亦不知應爲何事……總之於着手前信余，此即一種意志也。最爲缺點者，乃指揮權之確立也。雖然，此並不難，現非已發命令乎。乃令派遣軍隊也。人人均信此已足。教令及操典已作成矣。但無樂隊之指揮者。一方思奏坡帖齊之繆厄特，他方則方作坦惠則（Tanhäuser）之歌。作非常混亂之奏演，可懼哉，事情如此，不能圓滿行之也。既知所望者，而望之矣，非言其次不可……且援師可來，固守乎』。

數日後，惡運又轉至英軍矣。十月三十日，英之第一軍團遭猛烈之襲擊而勢已極衰矣，夫梭次在伊泊爾向余言曰：『吾等欲悉至該處』。

答以：『——似宜仔細觀察之，徐徐放置之，此方法，將如何，尙屬未聞故也』。然至翌日，雖救援之亦似不能抵抗矣。夫梭次失望曰：『除一死外已無他法』。

『——死！有此必要乎？將勝利矣』。

於是恢復元氣，因夫梭次果敢之結果，英軍再振。

事實確證彼之教訓矣。

指揮權實屬重要也。

因此故，霞飛將軍於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七日，在洛刀布立治與丹刻克間，因汽車肇禍脅腹受傷時，彼之憂悶遂達于極點矣。

『霞飛將軍痛遭奇禍，余極爲憂慮，嘗試自問自答万一有意外則將如何也。當時爲將軍輔佐者之余，函致陸軍部長矣……經多日而回信至。由此知加力安尼將軍（Gen. Galieni），已藏繼任之委任狀于懷中矣。然其所記之日期同爲一九一四年八月者。此非最善之策，在全然新到之加力安尼將軍，非改受試練不可故也』。

何則，因指揮權者，似微妙而頗危險之器具也。在熟手尙有時起故障。故若以生手使用器具，且思矯正之，則有頗危險者在之故也。確爲難以處理者。雖爲力強者，感覺亦極銳敏，在不適任者則非常感其重而難舉矣。在巧匠手中，則自由自在正確運動者也。不用卽鏽腐。酷用之則迅速消滅。使用法稍誤則尖端變鈍。多人爭用則破碎。委之夥

友則因各人欲隨意使用，立即損壞。運轉中，或逆轉之，或有過失……流血，則將無益也。

當惡運之際，完善確立之指揮權，一旦危機去，則結果亦成爲可厭之論難及衝突之目的，而使會議召集。

意大利之加入戰爭，吉青納新軍之上陸，因俄軍攻勢之牽制，一九一五年七月七日，使聯軍集合于宋提宜 (Charilly) 矣。此第一次會議之結果，遂使香賓及亞多亞之攻擊成功，但未竟全功。

一九一六年初，即二月十四日，在新會議中，計劃索謨之大攻勢。決定將於七月初施行。然在二月末前，德軍已如雲擁至維丹矣。在謬司，善與敵人保持均衡間，北方福煦將軍指揮之法國三軍，雖已準備對索謨之豫定攻勢，但漸次逐日將其兵力遣至東方矣。

雖然，此英法聯軍所取活潑之攻勢，終於規定之期日，以赫赫之成功而登場矣。即使其攻擊雖不能言已可期望突破，但至少對救援維丹已成功矣。

『索謨之戰未能全部如豫期者。於是非查出責任者不可。欲黜余而決定余爲患病矣。在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來余處之傳達者，毫不知情，僅奉命而已。於是余言：「無病，君等不知，尙未嘗見余，以何種理由而能宣言余爲患病乎，君等或言余疲勞，然各人均較余尤疲也，就中，如現在吾人之生活，此不過鑑定，然余未病，政府卽剝奪余之指揮權，余決無怨言，但不欲斷定余爲患病也：」余作此言後而受命焉。使者繼詢無意退至後方乎。時前線由泥味爾 (Nivelle) 指揮，泥味爾爲余指揮軍團時之上校，故余言：「此等事如何均可，欲在前線」，余被遣至散力斯，命在司令官處研究其計劃，因正對中歐軍之侵入瑞士也』。

對彼之處置極酷。傳達使記取反抗之猛烈矣，然最初激烈之正當反抗後——彼非如綿羊引頸就戮者——彼自制，且以寬大之心情，判斷彼之不遇矣。在福煦周圍之政治家，勸彼作政治的請求而作獵官運動，彼不聽此勸告，仍在軍職，在彼上官處，開始從事于勤務矣。

『被黜之同伴多未再起。此輩雖被勸駕爲師長，但表示不滿足。其自尊心所致乎！余，若余則一師卽足，何妨，豈非較無所事事爲佳乎。被提出爲軍團長之某氏，希望指揮一軍而拒絕之矣，在彼則以一方面之指揮權爲必要矣，於是彼退至後方，爾來已不爲何事，……軍？何故非軍不可乎，何言此，非握重要指揮權後卽可成汝之大也。由汝指揮運用之妙，始能決定汝之偉大也』。

在宋提宜之第三次會議，雖係開于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十五及十六日者，但決議於一九一七年初，盡最大之手段而取一般攻勢矣，然進而實行之際，感覺勢力不足，爲圖導攻勢于有利，而於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六及二十七日，在卡力斯 (Cats) 招集第四次會議，將指導事一任之泥味爾將軍矣。

『此等事須有具連續之觀念，且精進努力之必要。不然則將無意味。在一九一七年，則欲完全一變。吾人徒見其未能如何迅速進步也。此乃集團軍最初之戰鬪，原則誠是。恐在應用方面尙有未合也，未嘗行一種手段，卽反覆而行之攻擊。他日係由

此種反覆攻擊成功也，彼等不希望久待，而思急行之矣。誠然，因此種方法而失敗矣，愈思戰爭於短時間終了，則其損失亦愈大也。既有材料，亦知應爲何事矣。僅變更駕御法即可，此不能仍舊乘馬，有試依霞飛先生所思者行之之必要……然泥味爾牽掣之，車立陷于泥中矣……於是變計，非另行設法不可矣……』

因此種嘗試失敗，故此問題更加討論，想出創設永久的聯軍之編制，而準備研究軍隊自一作戰地向他方之迅速的移動及運動矣。指揮權則一任諸顧問及委員等。

在卡坡勒托 (Caporetto) 之役後，福煦將軍，率英法軍，急行援助意軍，同時協商國政府之各首相，赴拉帕馬，開始作設置戰爭最高顧問之協定。此乃監督全作戰之永久委員所成立者。此不過僅以商議及研究爲事之一機關，而於迅速決斷及實施則不適，缺乏一切活動手段也。

此複雜之立足點，未能長期抵抗事實之壓迫也。欲迎敵縱橫馳驅于東方戰場之廣域，潰滅羅馬帝國新來之敵人大軍而擊毀之實已不可能矣。

輿論，無異其推測，遭逢當前之危機，互相憂慮警戒而探求解決矣。且開始探求足以當此嚴重局面之人物矣。

於是，在入選之人中，有司令官一人漸次成爲注目之的焉。彼係歸自意大利者，而善能救意大利之慘禍，舉良好之效果矣。且彼爲最高顧問之一員，其意見富有威權也，彼之軍事科學，雖會長時間被人懷疑，但已漸行發揮矣。其軍事科學，與彼之性格相待，博得信譽，至逸話流傳矣。對成功之信念，臨危機之沉靜，處置之豐富，手段之簡單，衝擊之猛烈，最高之良心與忠誠，此等合于一處，遂使彼信徒之數每日均行增加焉。思及彼則法人想起聖貢，比人想起賴塞爾 (Ryssel—按賴塞爾卽里爾 Lille 之佛來銘稱)，英人回憶佛蘭特，意人回憶皮阿味 (Piave) 也，在美人心中，則認識此實際的，大膽，熱烈的實現者。福煦之名，已傳播于一般人之口矣……。

一九一八年二月十一日，開最高軍事顧問會，研究組織聯合總豫備隊事，但指揮屬之何人乎。其前夜，法蘭西常置代表魏剛將軍，以書面將詳細狀況報告法政府。卽「今日

雖在敵之威脅下，且恐正當敵人努力達最高潮之前日，然吾人尙無全般作戰計劃及總司令官。若顧問會不僅止于協定而欲有所活動，則無論如何，能不爲司令官之代理乎』，最高顧問，遂決議將其權能一任諸實行委員矣，勞合喬治解釋之曰：此委員望有指導者，指導討論，準備決心，委員構成之際，不用何等之記名，然由各國派來之委員滿場一致指定彼矣，美國之將軍亦確未加嘲笑。此名在聯合國博一致之信用。此蓋因將軍福照之軍事意識及經驗，或更因自戰爭開始以來，對聯軍如一士兵而竭盡忠誠，故能感人如斯之探也』。

『勞合喬治，彼實最盡力于確立唯一之指揮權者。在拉帕羅創立維爾賽委員會時已如此矣。自十月十七日以來，亦復如是，彼之所見極透徹。發見余者亦彼也，一九一四年以來，彼常在英國讚揚余也。

勞合喬治屢向余言曰：

「君乃聖保羅計劃書中之人物」

「聖保羅？如何之計劃書？」

「不知乎」

「然」

「試深思之，時爲一九一四年十月十七日，君非曾向余言之乎。」

「吾人正欲構築陣地，敵人欲通過，但想屬不能，故未被突破，君已實現君之計劃矣」

。

不幸，此種總豫備，僅創設于最高顧問之紙上，未能組織，因正缺乏兵力也。一九一八年三月十四日及十五日，在倫敦舉行顧問會。

『余與克雷孟梭及畢助 (Pichon) 列席，余在該處受任現不存在之軍隊，即總豫備之指揮矣。余向英人要求以實兵力參加。海格 (Haig) 聲稱乃不可能，勞合喬治 支持此意見，克雷孟梭 承諾一切……，余則欲主張吾人未嘗準備之事矣。聯軍在交戰中，余知之，一九一四年，在皮阿味，一切已知之也。欲開始爲新創設矣。並無何等準備，並

未着手何事也。即欲言亦被阻。

「政府間已漸一致矣。」

翌日，伴某種問題，余開言矣。且述余之所思者矣。攻擊將起，抵抗上，並無何等之準備。可陷吾人于破滅也。予望余之意見供諸討論，人人未能阻止……勞合喬治亦動容矣，然彼等之決心遂投票，吾人未見決定即散會矣……數日後，活劇之日至矣。對德軍之攻擊，英軍退却而戰線被突破矣」。

三月二十三日，海格因求「戰爭之指導者」，親自面對電話矣。

同二十四日，福煦對正在憂慮中之軍需大臣羅修耳 (Loucheur)，請求作商談時局之會面。

「時局重大，頗重大，但並無何等損失，余不欲言退却為可能事其知之乎。退却本不成問題。時正需對兩軍加以鼓勵也。海格與貝當正作驚人之抵抗也。時局恰似正押雙扇兩方之門，將帥二人，正在將開之門之後方，二人中之一人非先推門而出不可也。余理

解彼等所躊躇者。誠然，最先推門而出者須由右側或左側迴繞而危險也。……然使余代之，則將如何乎，君等當知余慣用之手段，若余則，此等處貼以糊，次彼處貼以糊，第三次即在其傍……如是爲之德軍殆已不能出入乎，且將第四處糊之，如是則敵人已全被封鎖其將停止行動乎。

於是，同日，福煦持彼意見之文件，往見克雷孟梭。乃「無何等之準備」之見解。大總統答彼曰：『君棄余而不顧矣』——『否，大總統閣下，豈敢捨棄，然吾人則以最高之統帥者爲必要也。不如是則均將陷于悲慘之結局故也』。

『各指揮官相一致。屢次與彼等確立連繫，余本身亦與彼等一致也』。

——『誠然，但僅限于閣下與彼等同在一處時，若離開彼等，則彼等均各自僅思索自己之事而行之也。然則連繫未嘗維持，在現狀則屬不可能也。敵人將乘隙而進……』

翌日，正因會見英軍將往亞貝威勒 (Abbeville)，而克雷孟梭之電話至，『在康派泥 (Compiègne) 有軍事顧問會，』——『然亞貝威勒方面『請遣魏剛』』

時恰偕魏剛在北車站也，鐵路監督查發宜君向余言曰：「若不救亞眠，則將全部破滅矣」。

——余答曰「誠然，當努力爲之」。

康派泥之集會，舉行于郊外之別墅中。因街市正爲敵人所砲擊故也。會議未進行，海格未至，未有何等之結果。福煦非往杜立(Dunlop)不可矣，然已在夜間，未能喚起克雷孟梭。當然延至翌日歸巴黎矣。余居薩克思(Saxe)寓中而魏剛至，述其就海格及威爾遜所聞者，威爾遜雖歸維爾賽，但該晚，來會，作次之言論。

「有如是之提議，克雷孟梭爲戰爭之指揮者，福煦其將爲總參謀長」——，如是難望有好結果……因克雷孟梭不知兵也，如是則誰將領導乎，決心問題生，誰決心乎，克雷孟梭必將言：「余與海格及貝當一致」……，非一致之問題，乃非指揮統御不可也，誰負此責任乎，不可不可！無順利之希望也，我等全然同意。

當此討論之際，福煦進而批評不佳之解決案矣，彼之理論正確，彼思非深爲考慮後加

以解決不可。

「伊泊爾戰之際，霞飛將軍，嘗遣余而使試行實現英法軍之完全協同矣，若今日將余置于同樣之地位，則可謂由聯合國政府，自行將最大之威權授余乃屬必要也」。

已非優柔不斷之時，應決心之時機已至，雖欲避免亦屬不能。時局嚴重，殆近絕望。事已至此，彼尚可爲救急藥乎？然，乃唯一者也。果屬必要者乎？絕對如是也。有效乎？此則所希望也。確實乎？試觀情況當可知之也，必須試爲之。尙有反對者，未能接受也。非各自負責不可……。

福煦顯然正在盡彼之責任，『吾人非求創造事件不可。不可立于被動之地位』，彼知唯一之指揮權乃救助之唯一手段。彼反覆言之，且保證之。此種指揮權須迅速確立，且委任一人。然委之何人乎，此則不能問諸彼本身。若加之彼，想不致逃避也。彼知責任之重大。彼之義務心，將命渠承諾也。豈非此外毫無他法乎，時局要求之。愈速愈妙。若遲至明日，則將更增困難，若遲至後日，恐將至毫無試行的餘裕之地步矣。然在彼，則

無論如何不可聽無謂之言。自以爲適任者……。他人恐亦同感。唯一指揮權之實現，乃重大之事也。主張其必要而努力說服，且更須鼓勵精神而喚起輿論也。

彼於「戰爭之原則」，以異常之洞察力，似於充滿靈感之數行中，記入今日彼之義務也，『下決心，負責任，完成犧牲之時機已至時——且此決心也須先受命而行，此責任也須進而負責。此因各處均需由先制而確保，一切之點均非取攻勢而脫束縛不可也——。非於最高之天性中，常喜負責爲之，則戰爭之實行者豈非常瀕于危殆乎。深浸潤于圖勝之意志者，在此意志，此幻想，乃發見導至勝利之唯一手段。意志之力毫不遲疑，要求極可驚之權利，使一切，有時甚至使名譽亦付諸危險也。何則，因敗軍之將供談之資格被剝奪故也』。

一夜過後，翌日之會晤在杜楞 (Doullens)。探其狀況則如次：

若再失五〇公分即將失敗，非堅守現在陣地不可。試回想一九一四年之十月……敵正向開放門戶之接縫處也。敵人對海格及貝當推門矣。新力量非集合兩者不可……

就中，宜禁示將退却之線，因將如雪之崩故也。

米爾納 (Lord Milner) 與海格之英軍來至。全部討論開始。就亞眠之防禦交換意見。在亞眠之前方非勝不可。在現在之地點勝利乃屬必要也，因在索謨則難以防敵，現在已不能再退尺寸矣。

當此時，將防禦亞眠之指揮權授諸編煦之議，遂被提出。

「然非僅此，通西部戰線之全部，均授之」

海格作如是言。全體之意見均一致。

編煦遂呼曰：

「非將整理之任委余不可乎？善！」而承諾之矣。

赴卡特爾斐斯西蒙旅館進早餐，而克雷孟梭至。

「豈非漸獲君之立場乎」。

「然，誠佳，君將敗軍讓之余矣，然余則必須將勝利示君也」

「想必如所望者矣」

此時，羅修耳插言曰：

「非如此，大總統閣下！福煦將軍因對祖國之忠誠而承諾，想非引爲得意也」。

卽在一旦失敗則將永蒙汚名之際，亦能激勵富于理性之人類，使其斷然接受此等難能之事者，可謂除最高之義務觀念外殆無他物也。此乃不思報酬，因高尚之靈魂，而使以唯一之希望，救祖國也。

福煦夫人，對於如斯之重任落于其夫之雙肩事，不能毫不憂慮，但將軍僅答曰：

「請禱之神前，祈勿過遲耳」

彼青梅竹馬之友格刺夫上校，驚而詢之曰：

「爾承諾唯一之指揮權乎？已熟加考慮乎？」

「誠然，熟加考慮矣，想可成功也」。

絕頂

實現已委任之唯一統帥，在福煦則爲對輿論所作救濟之豫約也。

然爲新總司令官後，有何變異乎？責任將更重，且至爲壓倒乎？並不至此。聯合軍之兵數已增加乎？未增一兵一卒也。敵人之兵力，亦毫未減也。非打倒此敵不可。唯一之統帥權不過唯一之手段。解決，卽勝利也。爲圖獲勝已與彼以何物乎？資源乎？否。可能性乎？彼已富有之矣。彼想起可以利用之手段卽可。時間所要求可驚之投資事業，非由彼行之不可。彼其供給之乎。四十五年來，彼已作此準備矣。今恰好機運至，行之哉！三月二十六日之夜，歸總司令部後，最高司令官在杜立會見英軍第五軍團長之哥將軍矣。哥將軍在聖昆墩 (St. Quentin) 被敵突破，遂非放棄索謨及佩綸 (Peronne) 之戰線不可矣。

——貴軍長，在該處，爲何事——

——余等候閣下——

——不爲一事而待余！有是理乎？或閣下以爲將有其他軍團長繼閣下而來乎？惟其如此所以陷于崩潰。不前進。均保持各自之位置，君等全員亦然。

余幫全使均乘馬，下若干之命令……余開始協定矣。

此乃極簡單者也。

不問問題之難易，均非解決不可也。勿憂戚，宜鎮靜而明察之。

實際，感奮于時局之重大，無片刻之姑息，元帥不失明敏，常識，客觀性，而對此世界命運所繫之事件，理出綱要，以定計劃書矣。

『余在一九一八年就任指揮官時，君等曾見狀況如何乎，德軍向英法兩軍之交界處攻來，戰線中凹，一方僅顧慮海，他方僅憂慮首都。或人言曰：有海港與巴黎於此，今欲防禦何者乎？港或巴黎，非防禦其一不可也，——兩者——然設非放棄其一不可則——余何者均不放棄——然，雖然如此——予徹底頑強兼防兩者，何者亦不放棄，試

死守之。何者均不可放棄也……予未嘗放棄何者矣。

應爲者何，已無可失之寸土矣，第一非維持與聯合軍之連絡不可矣。關此則最要者莫過阻止敵人也。唯一之手段，即犧牲一切亦行改編，且以貧弱之資源而持久之也。然後始能考慮交代軍之事也，其次再作挫敵之逆襲……僅此猶不足，勝利，需要攻擊也，如是則需豫備隊，因之非組織之不可』。

元帥居于活動中心地之波末 (Beauvais) 矣。

在一九一八年四月三日之波末會議，福煦由英、美、法各政府委托爲西部戰線之最高統帥。作戰之指導一任之彼矣。

彼之計劃，明白清楚。雖簡單而有力量。爲實戰則非使人知之不可。彼自行宣明之。反覆一切而告之海格，貝當，法約爾 (Fayolle)，杜柏內 (Debeney)，彼柏爾等矣。既往不答惟視現在。牆上既生破口，若再擴大則無術修補矣。可投之藥唯一。即在現狀下抵抗，徹底之抵抗也。

亞眠之戰之情況即如是。英軍步步抵抗間，由法軍正面之各點，抽出三十師與二十團以上之重砲來援。混亂下車後，彼等阻止敵人之前進，且維持聯軍間之連絡矣。四月三日，敵人被阻于阿拉斯 (Arras) — 瓦茲河 (Oise) 河間。

新至之德軍之攻擊可慮。且更向英軍正面與英比軍之交接處。於豫知此舉之元帥之強固衝擊力下，比軍延長其正面，海格元帥死守自己之戰線，而法軍往援之。如斯而攻擊得以阻止矣。

此為最初之結果。雖然尚有應為之事在，現可謂尙未作何事也。此後有組織重要之豫備隊事，以何軍充之乎，佛蘭特之攻擊更與英軍以莫大之損失，據參謀部之推測幾有九師。故對選拔豫備隊當然大為反對。最高指揮官則言豫備隊之絕對必要而加以抗議。彼不顧其聽從否，却因再組織富戰爭經驗之諸隊，更示以須派出更多數之援軍，且要求英之戰車矣。英軍提議，師雖可改編，但欲用於平穩之戰線。元帥指摘此等解決法之危險，雖僅作為一時之下策而承認之，但在可能之範圍，務請速歸健全戰理之常軌。由彼輟

軟之固執，英政府亦變更意見，容許全隊之戰鬥技術，而贊成派遣必要之增援矣（五月二十日）。

五月二日亞貝威勒會議之際，彼之指揮權擴張至歐洲全體，即意大利亦包含在內矣。最高指揮官，於意，法，英各軍之正面策畫行動之貫通。此權限之擴張使彼得新之可能性。元帥福煦。就此研究之，評定其價值，且如可能，則圖利用之而探求其發現。彼不絕着想于此，即在以最大速度之汽車作長途巡視之際，或對議中，或重要會議間，彼潛在意識活動之結果，均露出于表面，而大體之觀念豫先發現。有時，此即在此一瞬間雖不深刻。彼亦不驅逐此種觀念，決不隨便放棄之，此可招致廣汎之結果。此實壯觀。彼說明之，且爲結論而附加之。

試潛思于彼，如是其將蒙其惠歟。稍縱即逝也。何則因片時亦未能忘也。元師知一種觀念不能以二種言語成立也。大加思索，宜深入之，歷史上之大事件以非偶然之結果，教訓彼矣。無無原因之結果，無種子則無收穫。此時是元帥播種種子也。

直接所起之危險，似豫爲計畫者，準備雖已完成，但元帥之活動，愈不得不伴危險而急進，則愈微妙而充滿困難也。活動與躁急不可混同也。

突如於穩靜而沉悶之天空中，無何等豫兆而大海嘯現。逆流之怒濤擁至海邊，水溢而破壞通路。到處急流流入後方地帶。氾濫迅速遂散農民，使一意耕作中者驚駭，徒欲逃避而致溺死。氾濫之波浪時時繼至，可謂非災難乎。時在五月二十七日，德軍向夫人路 (Chemin des Dames)，以三十個師襲至矣。其第一線係由十九個師所成。在二十八日晚間，我戰線遂被穿寬六十公里，深二十公里以上之突破孔。二十九日，敵人佔領瑪倫，三十一日在自多曼 (Dormans) 至沙托帖里 (Chateau-Thierry) 間，獲得二十公里之正面地帶而達河濱矣。巴黎，南錫間被遮斷，首都受威脅。障礙屈服矣，德軍參謀部竭盡其全力于所進之線路。

最高指揮官不失冷靜，因彼深知之也。豈僅洞悉敵所現之兵力，處置及能力，就中且分別彼自身正企圖何事也。災難可畏，然此不過進行開始之遲延耳。即拂如何之犧牲，

亦非自正面擊之不可。爲圖閉塞正面，福煦集合所能聚集之兵力矣。彼對英比軍要求擴大其能隨意使用之部分，特抽調海格將軍之部下，猛然進至前線。元帥自戰線一端馳至他端而鼓舞士氣，高呼更加精力，活動，警戒矣。時間由克雷孟梭維持，而信賴集于一身之元帥，則穩踏大地，憑意志以支強烈之衝擊，且抵抗之。

六月五日，波浪由海濱降落矣。

海實際滿潮，六月九日，敵以十八個師，突進至訥永 (Noyon) 及蒙第對 (Montdidier) 間，毫無遲疑行逆襲，其勢有如迅雷也。

一九一八年六月十一日，曼強將軍具有可值驚嘆之意志。……余（元帥）曾於十日目擊之矣。時彼對瓦茲，恰非以五師逆襲不可。一師已到，第二方到，第三將於黃昏時，第四將於夜半，而第五則將更遲遲到達也。

彼曰：『我軍明日攻擊』。

『已在攻擊中之法約爾，亦擬定等候彼等之到達矣。』

「可於四十八小時內全滅」，於是余答法約爾曰：

「先行擊之」

事實上，曼強已有準備矣。曾召集師團長。砲兵之各指揮官，須作彼等之偵察。整理一切，準備完成矣。彼進攻矣。彼成功矣……彼其思更繼續行之歟，彼不能中止矣。且將須永久中絕也」。

結果，對否定至是時得以實現之人，則此二個月半間之猛烈防戰，已轉變戰爭之方向也，德軍之大攻擊雖曾由數次之反覆摧破我軍之正面，但所獲之地區不過僅少而已，聯軍雖屢次敗北然抵抗之矣。如鬪牛然，正相對峙之兩觸角，雖正相平衡，但已至可以推測一角將勝其他之時機矣。

聯軍已漸順利于激烈之試練，元帥更加强健而自彼處現出矣。在可悲觀的戰况之際擔任指揮，示人以靈魂無上之偉大。然因事件而劇烈鍛鍊，其性格，每因打擊而更行強韌，危機則激發彼熱烈之信念矣。每遇危險而彼之聰明活躍矣。每感威脅而彼之想像力更

銳，每遇困難而彼之手段得以試用，彼之權威定矣。元帥博得莫大之信仰，使於長期之戰鬪間，以彼之名聲恣意爲之尙有餘也。雖然，以前無論何人尙未得授與彼之全權也。恰如地震後，爲救牆倒樑頹的破屋之建築家。於基地上，搖搖懼地震之再臨也。彼第一先保護基礎，維持屋頂，復修牆壁，依此而使全體強固，研究敷設作業，非除去障礙不可也。在工作中則樹立計畫，蒐集材料，選擇職工，如斯而後彼得以圖再建矣。

元帥知己之所欲並所能。彼具有關於運用手段之經驗。其手段乃明證，彼之指揮原則則由事實證實之。實際不欺其理論。

「僅與命令尙不充分，應觀實行之如何也。必須監視部下且非謙遜不可。其信余！若指揮僅憑命令卽足，則爲指揮官亦不難矣。命令非使其實行不可，指揮官負監督之責，余指揮聯軍時，常設監視哨。余由此處派得斯提卡，由彼處遣巴哲稷，監視實行矣，使彼等報告余，若爲素所信任之部下，則可明白任其所爲，然常須監督實行，此實要舉也。」

戰爭間，余常因馳驅于路途而消費時間，余爲司令官及軍團長時則往視師長，若知在苦戰中者，常一日往視數次焉。……

諸君當知所謂唯一指揮權者，不過僅一名詞而已，一九一七年泥味爾將軍實現之矣，此則未有進步，因非知指導聯軍之法不可也。不可卽認爲指導聯軍，英人爲英人，美人爲美人，不可均同樣指揮之，比，意亦然。聯軍之將軍，未能與我軍者同樣行動也。彼等亦如是。因係代表本國利害之有價值的人物，與我等之眼光不同，縱認爲合法的而勉強承認唯一指揮權，但何事均足引起不快，幾難隱蔽也。余對彼等未能輕率命令，與彼等未特具某種系統也。將得如何結果完全不悉，對命令則非聽從不可矣。不如是則與彼等互相會面乎……非十分理解之命令則常難實行，關自己所下之決心亦同。故關于重要之決心，余或赴指揮官處，或請彼等集合矣。我等晤面叙談，且加討論，不覺漸次導向余之意見矣。余對彼等貢獻解決方案，但非強其行之，彼等均滿意。余努力克服彼等，有時費時甚久，但常歸至余之意見。朝語夕說，有必要即延至數日

亦不厭其煩，及至歸至余所望之點，則進而再及其次。然豫留與魏剛所準備之手錄。將此十分珍重付之。「余方法之概要即此，原則上與貴官者一致，望仔細研究之，且欲由此知余，再會！」數日後彼等取此種決心，幾渴望其成功而完全接近矣，不如是而過于強制使其納余之意見，則彼等其將打破連絡之鎖乎。

此種方法，在一九一四年對夫梭次將軍，一九一七年對地亞士將軍（Gen. Diaz），在一九一八年則對其他指揮官會適用之矣。然，此即所謂唯一之指揮權也。不與命令，僅迂迴言之，……彼等研究問題，最初此使彼等驚異，嗣後彼等進展矣。

我等與海格將軍每週會晤二次。我等行至二人中央之睦息而相遇矣。此等時，魏剛對余均極重要。彼精力極佳。返彼等處，再提出問題，說明余之着眼點，而勸彼等從之，可謂行使聯合指揮權也，即由談話，解說，討論勸解等，不發命令，而應為如此之事也。此甚簡單，僅抱此希望而已，以如是之語調勸之，並非以書面命令之，此乃人類所為。勿向余言問題難解，若終認為困難，則已不成問題矣。吾人有頭腦，豈可不

應用之乎」。

六月初間，福煦將司令部移至蓬蓬矣，乃在巴黎東南，利爾·度·法蘭西大平原中央之廢城也。因須熟思反省，福煦遂以靜寂之地點爲必要矣。且對全正面，更須選擇接近中央之地點也。曰：試展地圖，俾能一目了然，殆近戰爭之前夜，元帥卽對青年美軍之集合，亦悉皆準備之矣。

七月十五日午前四時十五分，德軍於沙托帖里與馬栖治 (Massey) 間取猛烈之攻勢而至矣。新防禦戰術獲意外之成功。在理姆斯之東方，午間格羅軍博得勝利矣。

現福煦已成爲戰場之主宰矣。

六月十八日，行彼豫定且準備之逆襲，法軍五個軍團追躡敵人至凹面堡，使其不得不急遽渡瑪倫河而退却矣。

勝利如彼之計畫而歸法軍。福煦舉全力而圖貫徹。彼終得如其所思，以加速度的節奏而行勳矣。

彼就部下之某人言曰：「彼不解敏捷之利益」。

「彼雖好分段落而逐漸爲之，但余則不然，喜以全速力爲之」。

彼把握近代的概念之明敏，使此等概念順應自己之天職。卽速度之力，技術之價值，方法之能率本位等是也，彼似使刃口正當選定之點而不絕注意于機械之回轉以工作者。保持規定之狀態而推進直至克勝抵抗爲止。且木屑飛于彼之周圍時，則滿開煤氣管之口而增強照明。將能使能率向上之一切因數干涉之。對彼所知所喜之機械信賴之，精確其處理法，且經濟的使用之，彼實爲機械的總工程師，藝術家，詩人兼職工，其可稱爲現實的理想家歟。

「如斯於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四日，卽逆襲之第六日，余集合各司令官，授與余之計畫，彼等舉以余爲狂，余曰：「吾等四日後再會，望筆記諸君之觀察而提出也」」
而四日後，一切均如計劃收效矣。

八月四日，獲瑪倫第二次之勝利。收復栗松 (Solson) 及沙托帖里。巴黎得救。同七日

，福煦將軍任爲法國元帥矣。

『必須不加猶豫而擴大所獲之戰績……非倍加力量以攻擊敵人不可……，余，余常追躡敵人，有進迫彼等之準備』。

翌之八月八日，此乃德軍發喪之日。（盧登道夫著回憶錄）

英第四軍之加拿大 竝澳洲軍（羅靈遜—Rawlinson 指揮）及杜柏內之法第一軍，於亞眠至蒙第對面進攻，壓迫敵人而於十五公里之正面前進，元帥將總司令部移至亞眠與波未間之服厄甫勒（Woevre）及至該處，受潘興將軍（Gen. Pershing）之來訪，勸將在服厄甫勒豫定之作戰，毫不遲滯而決行之。彼使參謀副長得斯提卡送達對杜柏內之筆記命令。

『將第二十一軍一鼓進至啦業（Reyes），此時須下最大之決心』，對海格及貝當則如次指導之：『將英第四軍及法第一軍向阿謨（Ham）推進，法第三軍續行向拉辛宜（Lassigny），訥永等方面前進，其他在巴坡謨（Baraume）至佩綸等方面，盡力迅速準備午後之進軍』，各方面均反駁此命令曰：

『然我等已無一兵一卒矣』

『福煦元帥急呼曰『無論如何前進！』』。

然其結果如何乎，巴黎——亞眠間之鐵路奪回，蒙第對之突角減少，獲得四萬之俘虜及七百門之大砲。但仍有未足也。

『在未達最後之一幕前，何事均不可放棄，有戒蹈德軍覆轍之必要，發條已折斷乎，非思仍復原狀不可……奏樂已止乎，豈非人人均熟知之乎，須奏新曲也。切勿停止。一九一八年之八月，實我等最初成功開始之期也，亦爲亞眠得救之時。若於衆人所悉之突破孔，即彼被蹂躪之區，如潮擁入豫備隊，則敵人亦將變計，故非用其他之手段不可，此時，擴張戰線于兩翼，而試圖於更廣之正面破敵，遂圓滿成功矣』。

何等富于變化，融會貫通，而富于想像力乎。由守勢，如發條之彈發而躍起，轉爲攻勢之動作，雖屬單純但實廣汎，雖屬大膽但已熟慮之矣，於奮不顧身之攻擊精神中，實含有賢明且數理的在焉。

此乃總攻擊而為萬衆所公認者焉。

八月十一日，元帥電命進行攻擊地亞士。十七日，使法曼強之第十軍進至瓦茲及恩 (Aisne) 兩河間。

為二十一日，與海格以次之筆記命令。

『余思貴部第三軍之攻擊，係猛烈且領導隣近之友軍師團者也』。在三日後之成功後『我等之作戰頗順利進行。全對閣下之使敵人喘吸而追及之，不絕擴大活動，不禁感嘆也。此攻擊效果之漸行擴大，乃培養于後方連絡，而強力前進之方法，因非外面的，使人不注意于一齊行動之舉，將連絡在秘密中之行，故能以最小之損害，收最大之效果，實善有理解之所致也。』

八月三十日，曼強將軍再前進，退敵于裏松之北方，其結果，使柏特羅之第五軍及德谷特 (Degoutte) 之第六軍，亘三十公里之正面，前進四公里焉。

九月二日，北方和恩之英第一軍，前進于阿拉斯·喀姆布來 (Gambrai) 道，突破德軍

戰線至二十公里，獲俘虜萬人。

因兩翼方面此等之成功，中央軍之康柏爾·杜柏內·羅靈遜·賓格 (Bing) 各於攻擊上倍增活氣焉。於至九月八日之一個月間，畢伽的 (Pierdy) 之戰，在伊泊爾至理姆斯之全正面間，收莫大之效果。俘虜十五萬，而其中將校三千，砲二千，機關鎗一萬三千，已奪還三月中所失之全地土矣。

然應暫時停止乎，否，決不可如是也。

非已獲成功乎？此乃過去之事也。未能保證未來，並能已達到目的，不過漸近之而已，正愈須倍加精力之秋也。應超越之障礙尙多也。勿挫折勇氣！疲勞已甚歟，損失已多歟，終試觀敵人，則疲憊，紊亂，已計窮矣，故非全線一齊壓迫不可也。

『無論如何亦不可失去時機，諸君向余陳述已無一兵一卒，誠然，兵數不足，然其信余，前進……獲勝者是在以殘餘者爲之也。勿毫無準備而着手工作，但工作終了時則不具一物者固瞭然也，諸君未嘗見戰勝軍常爲外貌不佳之軍隊乎，或諸君更喜外貌不

佳之軍隊……』

今已至決勝之期，具強健之靈魂，眼光須及遠，非幻想之現實如是，聯軍對美最耳（Mezieres）之集中前進亦如是，但勿輕舉妄動。先培養攻勢之基礎，使總攻擊可能乃屬必要也。有效「鸚鵡攀緣登梯時，緊握橫木而作更上一步之準備」之必要。

在東方美軍殆將使聖米哀爾之衣囊縮小矣，在中央則法英軍殆將漸迫至敵人數月來所編成與登堡線之牆壁矣。

元帥之決心確定矣。漸為最後之指令，各軍已決定方向，在兩翼將有比軍並美軍參加戰鬪。戰鬪正面由謬司至海全聯軍之集中作戰非白熱化不可矣。

九月二十六日乃出發作大集中攻擊之日。

在香賓則陷理姆斯在阿爾良（Argonne）則美軍佔領蒙法昆（Mont Foucon）在恩一瓦茲間法軍奮伏最（Vouziers）及隆（Laon），在喀姆布來則英之三軍及法之一軍奮聖昆繳收復喀姆布來，在佛蘭特則比英法軍奮伊泊爾及第克斯睦德，佔領隆斯（Lens）並阿蒙提亞耳

(Armentieres)。至十月十二日，巨大之興登堡線，遂歸聯軍之手矣。

元帥之目光透視勝利之前途。此乃就彼所企圖所呼號之結果言之也。

全區域之解放，當然包含，亞爾薩斯洛林，來因地方之佔領，於來因右岸確保據點。

此則更須努力。彼使疲勞困憊達于極點之軍隊仍不欲休，使士氣奮起。彼使由布魯塞爾·松布耳及美最耳之三方面集中前進。此時比軍達俄斯坦德(Ostend)正向美林(Malines)及根脫(Ghent)前進。英軍佔領圖耳匡(Tourcoing)，入筏崙西恩(Valenciennes)揆訥(Quesnoy)隆德勒栖(Landrecies)。在東部及中央之抵抗極猛烈故需長時日，因敵方據興登堡線後方所築最後之障地，實有窮鼠之概也。然豐第喜及布魯能喜德·士忒綸根已落杜柏內軍，曼強軍及柏特羅軍之手，米赫爾·士忒綸格則歸格羅軍及美軍所有矣。十一月五日，敵人已至不能不決心於美最耳·那慕爾·布魯塞爾線上行總退却矣。聯軍急追之。

到處聯軍前進。奪還各村之喜悅足償以前之苦惱矣。元帥慶祝，使更形急迫。彼在薩

爾方面，向洛林開始新攻擊『攻擊之要訣，係不徒待軍隊準備之完成，而迅速果敢以攻敵人也』

二百個師之聯軍向四百公里之正面進襲，俘虜數千，兵器材料之奪獲者堆積如山。：

：

十一月六日，德之無線電向世界各方報知『軍使一行向西部戰線出發』。十一月八日午前九時，指揮聯軍司令官，於勒通德（Rehondes）車站，在車中召見軍使一行矣。

『可謂余全生涯中，最得意之一日矣……軍使一行，列於棹之對側而面余時，余呼曰：

「此德意志帝國也」余之得意不難想像也。

余思「雖順利行之，但我等究爲何人，有先遍示彼等之必要」。

余訊彼等曰：「閣下等爲何人」彼等自述其名「有證據乎？」……「有則請示余」，且附言

曰：

「所希望何事」，——欲知所言也——余未備之，——欲知休戰條件也。

——余未備可與閣下等之條件。

於是，愛茲保格 (Erzberger) 欲向余宣讀威爾遜大總統之教令。余止之曰，「非要求休戰乎」。

「請示條件」——吾人要求休戰也——

「可，茲示協商國政府之條件」

彼等正因疲極而喪胆，似被窮追之獸……愛茲保格懇請將條件稍行緩和。聲述：國內革命已起，兵士已不服從，食料品缺乏，已無餘力矣。

余止之曰：「此乃敗者之所患，非勝者之所患也，余不憂慮此等事，君之請求完全拒絕」。此後，如衆所周知，聯合軍其更繼續前進乎，何則，因余立即命各司令官曰：

「爲確保由戰勝所獲之效果須倍加精力」。

若余已停止，則係因已得萊因之故也。無萊因則無何等之實質也。……得萊因吾人始能高枕而眠也……此余所常言者也。吾人非因好戰而戰，只在獲得結果耳。此等之結果已得，則何人亦無續行戰爭之權利……吾人以萊因爲必要。吾人已佔領之矣。吾人想可求吾人所望之和平。當無繼續流血之權利也。

因簽訂休戰條約非保持佔領區域不可，我等在萊因間彼等決無法可施，吾人保持之矣，若未達該處則彼等其將鎖閉門戶以待吾人乎。……此後，果如何乎……十一月十一日，敵人容納吾人之要求矣。勒通德會晤之光景如戲劇之一幕。此幕認可德意志帝國之瓦解矣。余睹愛茲保格含怒而走筆簽訂和約矣。漸如余之所望而滿足矣，諸事完畢後……於勒通德車中渡最後之一夜。殆徹夜未眠。至晚各人又作討論。余自十一時至夜半始就寢，所經者計五小時十五分矣。彼等終簽字矣。該處書類與紙片山積。魏剛悉皆清理之。余休息一小時。七時余懷和約赴巴黎。乃濃霧之晨。不久太陽昇，余赴克雷孟梭及普恩卡賚處。其後，持好消息至薩克思街矣（元帥現住在薩克思街）恰非市期

，但朝食中群衆發見余車，齊來窗下歡呼，隨即出發。在普刺斯·度·洛佩拉又相遇。此次更受強烈之歡呼。似人人均思余降車。但余則欲出發……自拉法夷脫(Lafayette)始漸離去……余方得歸司令部……

未嘗見國旗之花自發的開于首都乎。但在郊外則遇往巴黎之群衆矣。

解放之欣喜……然此外當尙有何事也，乃勝利……誠然，定係勝利……得如所望故也
。……』

自三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十一日，七個半月之戰鬥，熱中于義務與信仰矣，超人努力之悲慘總和，意志與知能之傑作，文才之試練，由精力播種之名譽收獲，因性格而得宜的方法之結果，貢獻祖國一切神聖勞動之歸着點，夜悶，晝暗，朝朗，夕則充滿希望，如是工作不息影響之重大，勇氣凜凜，臨難局而益富變通之數千時間，於此等數週間之戰鬥後細心之判斷誘導光輝的決心，運命，於汝之手汝之指挽回局勢矣。運命未失其生命也。

在戰勝之翌朝，彼與援助福煦而使得勝利之人，同博最高無上之讚賞矣。

諸君已於有史以來之最大戰爭獲得勝利矣。且得救世界最崇高之目的與自由矣。自重！不朽之名譽將飾諸君之軍旗。子孫其永抱感謝之念歟。

戰勝後之勝利者

時在十一月十一日，由德意志側全權方面承諾休戰條件而簽印後交議長之手時，福煦元帥向克雷孟梭言曰：『余之任務已終，此後乃閣下之任務』。

如昔日獲勝之人，放武器于鄉土之祭壇前，而再復歸市民之羣，元帥以此古來稀有可驚的軍隊指揮者之身分而作簡單之報告後，請求新之命令矣。

『協商諸國政府將其軍隊委余統轄，余與其軍隊博得勝利矣。余服從政府之命令矣。曾有幾多之困難。然余實行之矣。今余之任務已終。余應歸余之本隊』。

協商諸國軍必須仍依原編制而繼續其軍備。元帥爲其首腦而備二次之征戰。『各人盡各自之任務，則一切順利運行。若各人干涉隣人之任務，則事態將至不可收拾也。』

本會議議決之通報於狂熱中行之矣。因至決議，曾經幾多之不服。煩悶及苦惱，故現今生出一種難言之安慰，希望及欣悅也。喜氣洋洋之戰勝軍，奪來因，我軍在亞爾薩斯

在洛林均被人以感謝之念迎之矣。

自由空氣瀰漫，「法蘭西萬歲」與「福煦萬歲」之呼聲相等，突出于熱狂民衆之口。

「十一月二十五日，休戰後初歸麥次之際，與魏剛同於午後十一時到着，我等被迎至皇帝之客室。雖有汽車數輛迎接余等，但余不願乘車，願魏剛言曰：「請喫好煙一枝，一同散步如何」，而示余滿足之態。偕彼步麥次市約一小時。此夜天氣甚惡，路上積雪深致無人影。各處見德人之像顛覆委棄。然，誠然，余不能忘此追憶也。

翌朝，在利爾·宋判爾檢閱部隊，次臨市政府之招待。在麥次市廳前廣場觀分列行進法軍之威容，實余所受最大之勳賞。市廳廣場之非柏 (Faber) 像，其形雖小，然豈非記錄我法國歷史之大部者乎。公式典禮終後，余言曰：「今於給我以勝利及作戰自由之戰神前表感謝之意」。人均隨余而前。余尙未見爲敬神而赴寺院如此羣衆之聚集也。在美林則與普恩卡賽爲向麥舍大僧正呈送十字架前往時，可驚者，至人人皆在寺院內唱法

國國歌。

在聖克雷蒙中學校之一日，元帥得含淚追懷其努力之結果及戰爭之幸運的收束矣。

數日後，新開催之戰勝慶祝會正酣時，一少女之狂熱狀態深使元帥感動矣。『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九日有名之斯特拉斯堡分列式，亞爾薩斯軍示可驚之秩序，真摯及莊重，使人人抱此乃貢獻一身之軍隊，此乃知貢獻一身之軍隊之感矣。民衆之狂熱有難以筆墨形容者。其時，一似上流家庭所出，貌露聰明之少女，躍登講壇，坐余與上議長間而連續呼曰「極美，極美」，答余等所問之言語僅「極美」之一語，「極美」外他無一言，此種狀態直繼續至分列式之終了，似此女其可謂已入狂喜之態乎』

狂歡雖仍繼續少時但非久計。和平要求專志于和平。經困難支配環境之幾多激烈動搖後，並無何種突發事件而再歸平衡乃屬不可能也。元帥或已豫測之乎，故並未露驚駭之色。

「通大戰全期間，余嘗對各國政府反覆述次之事項矣。戰後，得要求所欲者，諸國之所要求者僅少，民衆之所往，所爲，彼等督促債務，不滿之念未除，余已告知各政府矣

，即勿再蹈此覆轍，於和平中收成功，與戰爭間獲得成功同樣困難，否，更加困難，因需長期艱苦之努力也。此則既不可望目前之勝利，又不能望何等由權力所受之直接報酬也」。困難將更行繼續」。

英·比·意之元首，爲表對法國感謝及敦睦之意，來巴黎，次有美國大總統之來臨，其後同盟與協商各國，陸續派來和平會議之代表矣。因代表人數甚夥，會議自初即涉及廣汎，致充滿荆棘而成爲極困難者，似已難望迅速之解決矣。列強政府首腦等設置參事會，僅使威爾遜大總統，普恩卡賚，勞合喬治，奧蘭度（Orlando）參與之。然此戰勝之元帥則如何，每於必要之際備諮詢焉。如斯而各政府着手其業務矣。

巴黎已成爲世界之中心。人人均想起巴比倫之塔。每日由此街四方之入口，有特種利害關係之人等，具有僻見與自負心之人群，秘來此街，此等人初似有所懼，後則昂然而至。其數衆多，且彼等執念甚深而續作要求。遇重大之危機而征服之，知沉默以退之之術之人等，亦信今實難以回復矣。

以後漸次認爲一切美好，且可保證未來也。人人均未將危機永留心中。隨日而其力愈增。欲克服此則需要人材。今已得四人矣。苦悶與日俱增。解決幾多之糾紛須如何始可。妄念使人人之精神失其平衡，「德人將支付之乎」之語，使人人精神上呈異狀焉。示事態之嚴重，貨幣失墜其價值，道德亦淪亡矣。人人均趨向歡樂與享樂之慾望。長時間抑壓之後，最劣等之本能抬頭，此已公然見之，其範例且先生於上流社會焉。國家間之新問題，乃戰利所得之分配及事業之清算也。『余對政府言之矣：「因協商國不贊同法國之意見故可放棄之」。然未有聽者。余請詢之閣議，雖提出余之意見，然閣議僅表謝意，並未加以何等討論。余與坎逢·泰狄歐(Andre Tardieu)等同退出且言曰：「余等其赴高等法院，何則，因法國除勝利不知他事，已招致破產之危機故也」』。

元帥知所要求，可謂能知欲圖獲得則非欲求不可也。彼自昔即常希冀來因河。爲得來因河，彼戰爭，獲得勝利矣。爲保持來因河，今後尙不辭一戰。『來因河，因幾多之理由雖不許合併，然至低限度亦應成爲德法之國境線，吾人排斥萬難而要求妥當之擔保，

於此庭園，於此數世紀間曾爲同一盜賊繼續偷盜果實之庭園，豈有不願遣兵樹立「禁止出入」之揭示牌者乎。

法國文武兩領袖，性格上成極端之對峙。『余屢與克雷孟梭衝突，其最甚者，五月十七日，彼欲使余於訂約以前招致德國全權代表之際，余答以：「苦于了解」，彼曰：「閣下無了解之必要」。余遂傳達之曰：「依克雷孟梭之命……」，彼當然不同意，而欲由余署名，彼所有之修養似坎尼·得·約翰·多賓尼。余則反之，對不能了解者，斷不署名，彼不得已而以自己名義發電報焉』。

和平條約之起草乃極困難之問題。例如彼四人所組參事會之討論，竟以悲劇終。輿論相對峙而帶悲調。危機相繼。勉力保持之妥協，亦因關於附屬問題見解之不同而漸崩潰。會議幾至決裂者不知幾次，薩爾問題威爾遜以退出相脅，因阜姆問題而奧蘭度歸羅馬。在種種方面欲貫徹法蘭西之提案，則以克雷孟梭之勢力及敏腕爲必要矣。彼於撤廢軍備及薩爾問題並關於賠償問題之討論，擁護勞合喬治而對抗威爾遜，於佔領來因區域間

題，及佔領波蘭·比利時問題，則擁護威爾遜而對抗勞合喬治矣。然互相讓步，妥協，犧牲，漸得一致，但又因德意志側之回答，再生問題，而再加油于漸形鎮靜之問題矣。爲使人人滿足所採複雜之處置，而於秘密中竭盡苦心所成之條約現於世上時，關於對此之態度，則除驚異外無他念。此條約果對何人亦未嘗使之滿足乎。所謂勝利者，在戰勝後所期待之結果，僅屬如此者乎。

『余曾向與余握手者言曰：諸子須知所欲者何，且望實行其所欲者，一切可能也。十一月十一日，余與彼等以可達所欲之器具矣，然彼等未悉用法。彼等失去余所與者，失去機會矣，彼等之條約者何，余不欲署名于此也』。

和平條約簽署之日，彼故意離維爾塞，言：「歸余之克墨次那克司令部」。元帥已明示其不承認條約之態度。似古英雄阿溪里（譯者註，阿溪里 Achilles 爲易利亞德中所謳歌之有名的英雄），彼其閉居於帳幕之中乎。元帥則與此異趣。既爲酷愛正義，飽經訓練之軍人，又爲決不紊亂精神之平衡，賢明的自制心強，客觀的，現實的彼，且包于燦爛

的光榮之彼，所應採取之態度乃「服從」也。如斯，此明示其義務觀念之強烈及愛祖國程度之偉大將帥，遂歸還偉大市民之身矣。

養成將帥，或不能言即係備戰勝之用亦未可知。又似難言行使指揮權即係獲得勝利。然可謂係擁護勝利。因此有努力擁護將帥之必要。歸至部隊，並非拱手引退之意。反之，係備接受新任務，且達成之也。

自和平條約簽字之日，因賠償問題均留而未決，致問題成爲帶微妙性之困難者矣。因各政府所成之最高參事會因使「以聯合國間綜合之見地附最良之條件」條約中軍事上之條款確實實行，一九二〇年一月設置維爾賽聯軍軍事委員會，當軍事組織範圍之研究，準備，實施之任，而各政府研究關於聯軍組織問題之軍事專門委員會任務之達成矣。

元帥所取之實行手段，乃設置陸空軍管理委員會，又爲實行條約使於各佔領地設置協商國佔領軍。福煦以比·英·意·日各列強軍事代表之長而臨之矣。此任命愈其謂係對元帥與以適合之任務，毋甯謂由此可證明彼等之如何信任元帥也。老元帥服從各政府之

新機關，卽「大公使會議」之命矣。

元帥果未嘗關心于其稱號及職務乎。元帥在其任務上，尙能盡忠國家，監視戰勝乎，彼尙有活動之餘力乎，然彼承諾一切矣。

我等對彼，因彼爲確保素所不滿的條約之實行而自當其任，實不能不驚。然此乃不知彼者之言也。不對過去抗辯，而開拓現在之環境者彼也。曾對維爾賽條約加以貶辭之彼，雖深悉此條約之缺陷，但已覺悟此條約縱令不完全，然在現在除實施外已無他法也。今必須舉力以務求適切應用條約，彼言曰：

『余將擁護維爾賽條約，此乃余最小限之願望』。

一九二〇年二月五日，普恩卡麥大總統招元帥赴法國學士院，加以褒揚焉：『致力于戰爭者閣下也。然則致力于和平者非閣下。雖然，可謂由閣下之盡力，而和平乃可防戰爭之再發者。閣下因判斷其爲必要，爲陳述意見，十一月以來所作之備忘錄，示閣下深摯之愛國心及經驗。余只望世人勿因認諱閣下意見之不充分，致留遺恨也。余所願者僅

此，他無可言者。閣下非續作無益願望，及悔恨者，閣下之實踐的精神決不曲解事實，又爲祖國而選最上之手段者也。閣下不僅爲法國·英國之元帥，爲全協商國國民，新生歐羅巴國家，以及以前敵國之幾多國民所尊敬，而今以維爾塞軍事委員長之身，爲祖國，爲友邦各國，當最重要的顧問之任』。

翌一九二一年五月二十一日，當拿破崙大帝逝世後百年紀念日時，彼讚賞之曰：『義務人人均有，較以勝利指揮軍隊尤高之榮譽，在爲祖國之幸福而獻身耳，且尊重正義，較戰爭尤爲可貴者乃和平也』。

此言，說明直接且正當應踏之路。卽任何事均以祖國爲先也。次應整理者乃戰後之恢復。爲圖恢復，非戒不用心與再發不可。非於生活上增加氣力不可。對此則須養成自信力，且非使用心與安靜滿足不可。

大戰之追憶使輿論不安，卽對些微之困難亦形焦躁，動搖，恐懼也。

富有經驗的元帥，其公正妥當之思想，乃對此症最良之藥劑。『此狀態恐五年後亦難

變易，戰後之恢復及其他問題將難有絲毫之進步，要係在來因河，在至來因河，余曾至來因河矣，且來因河爲問題焦點時，雖人人曾重視之，然以後漸淡，若人人以余爲必要時，人人須追憶余之言語」。

歐羅巴東部之情勢漸行不安，過激派忽前進，將進迫華沙。波蘭求救，人人之視線均集于福煦元帥之一身矣。「望派遣魏剛，彼乃能實行吾所應爲者之人物也，如尙感不足，則余常有親身出發之準備」，果獲圓滿之結果，華沙之勝得救波蘭及歐羅巴矣。

在一方面被驅逐之危機，又在地方擡頭，德法之關係，已進展至行將再開戰端矣。

一九二二年某日之晨，元帥接得由新西蘭寄來之函件。記名曰在柏林之福煦元帥閣下。元帥帶滿足態而念曰：『在柏林，然……次……住柏林，何故，許往其處乎……非歸不可，又』

人人始思及占領魯爾區域時，元帥則早具此念矣。「大可往魯爾，以後如何爲之乎，不可圖止于此地，將欲爲何事歟，以何爲亂歟……關於賠償問題既不欲背反原來之主張

，則不可僅託諸空言也』。

不懼責難而敢吐露此等言語者除彼外無他人也。

而於一九二三年初，德法關係異常緊張，情況行將有變。其解決乃爲目下之急務矣。賠償委員會關於煤炭之讓與，見德國方面之無誠意，決適用維爾賽條約中之條款，佔領德國煤鑛區。『在歐洲現在之混沌局勢中，秩序整然之國家僅有法蘭西。法國以堅強意志決行之即可』。

此次之佔領主因經濟關係，即求獲擔保也。軍隊則不過加以協力俾事件成功而已。

事件極帶微妙性，內政外交之糾紛，更使此事渾沌。他方英國未嘗欲力助法國也。『卑怯之政治不僅對卑怯者，即對任何人亦難助其成功』一方個人的問題，關於其指導有應認識者，元帥之行動案未被選擇。

事件自始即不順利，魏剛將軍與土木大臣同負任務而遣往矣。『吾人任調人者屢矣』元帥嚴守參謀總長對彼所發之通令矣。

『二日後吾等將佔領兩條鐵路，此將使軍隊之前進可能』關於軍隊之運命正在種種憂慮中，故此訓令甚屬貴重有益。由此而人人知所應爲之任務矣。

此訓令認爲極妥當者，元帥立即決定次之事項矣。戰既終。由是而此次之危機已過，數週來每日關於此佔領問題在開德魯舍所開催之會議中，魏剛將軍之忠誠雖可感謝，但對於處置則甚不平。元帥請其勿徒作反抗：『閣下之忠誠爲衆所周知……請止乎』然彼不再來。曰『余將就監視者之任務，閣下想已不需要余，閣下其僅於形勢不利時，想起余等也』。

此數週以來於彼意識中漸增內心的傷感。此係與彼平和條約署名時之傷感相類而更加苦悶之心境。將再尋彼所曾循之路而行。不似丑脚，好作無益動作及宣傳之彼，對喧騷不當之示威的行爲加以慎重，彼雖不畏報紙之輿論，但順彼之良心矣。雖未嘗憂民衆之卽斷，然於歷史之跡則從之矣。以國家之利益爲先而以己身之利益爲末。又遇重大問題之際，決未嘗有因些微感情而行爲被其左右之事。些微之感情干涉，時伴有可怖之結果

者也。領導彼者非感情而爲理智。彼愛國心與靈魂之偉大，有時似脆弱，又有時似不介意者究爲何故可說明之矣，彼乃表示爲武人者以外之勇氣。

如斯經過數月，事態較之在一九二三年十月者，稍見佳况，德國因欺瞞之破產僅見其分裂而已。『此事件其導吾人于安寧，然非使賠償者，諸子仍憶余一九一八年爲軍指揮官時之回答乎。巴黎有門戶，諸子欲防禦者何，此二者，均不可附之等閑，更非可閑却者。與安寧同爲和平之意味也。然無賠償則法國將落魄。法國因喪失兵士，蒙打擊，負莫大之債而衰弱，又困于應支付之利息，運河，道路，輸送上，均無何等可施之手段矣』。

『位于法國之正面之破產國，並未負債，未失其經濟富力之國家……余對之不欲作何等之苛責，余於此有執念，毫非苛責也』。彼曾自語曰：『戰爭獲勝時，應立即求安寧之法，今已經時過久矣』。

翌月盧登道夫在閔行(Munchen)斷行之「非常手段」雖未成功，但與皇太子之歸德相俟

，而遽於國際情勢携來機微之變化焉。

此時，英國沒頭于國內問題，無顧及大陸上危機之暇，且英首相於其演說中，述英法協商之可資利賴者少。法國方面對此之反駁，亦稍有輕率之感。元帥則言：『此種言論之示威有何益，演壇之外交失當，人人正在使彼此之民衆衝突……其他毫無爲焉』。當然輿論又譁然矣。漠然之不安，併對戰爭及德軍航空機與化學之無來由的恐怖，深入人心而漸行傳播。終至此種不安，且襲意志堅強之人，而普遍傳播矣。

『何事？戰爭！與何處？何處？何時？何事？如何矣？如斯不力了解雖反覆之亦屬無益也。因此責難他國亦屬不宜』。

愈其責難，抗辯，嘆息，恐怖，莫如先試練其良心，正視危險，施必要之處置，果爲無法處置之困難乎。『余不願結果之如何，惟思爲所應爲者。車之不能順利進行者必因有某項缺點在也。試探索其缺點，然後補正之。不順利者非他人之罪也。爲所應爲者，安坐不動，不爲一事終無所得也。果信事能不藉外力而自進行乎。諸子！進而爲之，余

保證事可順利進展也，諸子！進而爲之！』。

雖在命令之先而爲賢明謙讓之忠告，然元帥之態度未示何等變化。事態已不似舊日，元帥非應之不可矣。然於彼之目的，彼之計劃，卽開拓維持戰勝之效果，未嘗有些微之變化也。彼之方針亦未變。要之，僅在作成計劃書，其實行之意志。幾經研究，知所應求者不致消磨精神，而可獲得之也。『吾人已戰勝，然尙未獲和平，須由熱心，努力，真誠，繼續工作。且更加勇氣而持續之。若尙不能成功，則必所爲者尙有未足也。不需熟視現在之缺陷，望更着目于遠方。務須遠，且透徹視之。如斯其可尋得乎』。

然，斟酌我等遭遇之大變動所致種種之新條件，由其大變動吾等果尙須受幾多之影響乎。『余思曾見戰爭與其所帶來幾多變動之人等，如俄奧及其他崩壞煙滅之諸帝國等老國；又如捷克斯拉夫·波蘭等突然創立，富有生氣的新生國家之人等，目睹此等種種興亡之跡，尙可信其仍如舊日以生活乎』。

且已改革者，不僅政治狀態，卽日常之生活亦一變矣。『生活費漲至四倍，已難認其

將仍復以前之狀態。對此不加斟酌，則如何能計劃將來乎。建築則仍用舊材料，於馬車上置發動機。如斯者即可謂已做成汽車乎』。

雖如斯不幸又已解決逐日俱來之問題矣。然於此能具適合現代之新手段者，僅以新精神爲必要也。『因條約間言論矛盾所致之結果，德國雖禁作軍備，然編成軍隊，研究新式之編制，圖應將來之要求。而我國則僅維持一軍，欲依從來之形式而擴張之，其形式已有落伍之感矣』。

然使一切適合新時代，並不須一掃過去。於此則可使此等相反之二者間，保持正確平衡，所謂妥當見識乃屬必要之古諺，常不謬爾。元帥終身服從此諺，且對之極忠實也。

『我等在來因區域，或在來因河與馬因斯 (Mainz) 區域附近間，法國由此河之障礙而可保證其安全，又紛爭起于德國其波瀾擴至德國中心時，亦可同樣蒙保護』。

『然此不過有限期間之安全，吾人必須有將來撤退萊因河時之準備。現在因補償我國人口之劣勢有需要堅固國境之必要。無天然障礙物則不足以阻敵。故我國所必要者乃行

強力之築城也。此雖需長期之作業及莫大之費用，然因以上之理由應不失機宜而着手于其之計劃也。我國之軍事諸制度亦有經濟的再建之必要。且非賦與可阻敵人侵入之最强能力不可。因既被尊敬，則以具有可尊敬之價值爲必要。繞畏敬之門卽堡壘也。勝利之幻想難以永繼，吾人之活動，今後非有令人刮目者不可。

元帥立于產生洛迦諾條約及維爾賽條約外交政策之兩大潮流時，彼決定應選何者矣。此非由量狹亦非暗中摸索。且彼宣言曰：『洛迦諾？不足信也。於事毫無濟不足掛齒也。吾人不能如盜製之犬，僅傍觀人生，吾等雖爲酷愛和平者，但非和平論者』。

彼對一般之軍備縮小論，亦抱同樣之見解。『精神之軍備如可廢除，則物質之軍備亦可縮小。戰爭非僅由沒收好戰國民之武器而可以防止者。彼等常想出何等可以代此之手段。吾等今因法國國防，因防一九一四年之再現，已取得來因河矣。然當將來徹退此線時，代此之新組織，果能抑壓德軍至如何程度，且防止其再組軍備乎，不能無疑也。余非信在余等之時代，將再現如最近之大戰者。然可起若干之小戰爭，小糾葛也。此因無

人希大戰慘禍之再現，若有企圖再發者，則各國國民均將起而對抗，其數較一九一四年當更多也。此非因擁護維爾賽條約，乃欲防止戰爭之慘禍也』。

爲防止此慘禍之再發，爲維持戰勝之效果，其手段均只有一種。『大戰間吾等所藉之力惟在團結。救我等者聯合各國之團結也。其組織亦佳。即在平時吾等亦行團結，以打破一切同類之困難』。

伴彼過去業蹟所付與元帥一切之威權而被推崇之福音書，乃以上之言語也。

一九二一年因舊兵士等之招待，列席美國國民軍會議，彼赴堪薩斯市 (Kansas)。約二個月間，環遊合衆國之全土，對羣聚于彼停留處之民衆前，告以次列簡短之言。乃感謝之辭也。『由諸子之英雄的良心，諸子確保勝利，使貴國政府得獲其所熱望之和平矣』。爲求團結而呼號矣：『爲使此和平鞏固且發展，望續作如昔日戰場之團結』。又勸人勤勞曰：『勤勞！工作可鍛鍊精神，望隨其任務而勤勞』。

元帥由以上簡短之言辭得把握聽衆之心矣。彼不努力于企圖自儕於偉大人物之列，而

思貫徹其目的矣。乃爲導法于有利之立場，爲與會在我傍克盡英雄的友誼之美人相語之旅行也。歸途，雖感覺其旅行之效果但並不誇張，如常向讚美彼成功之人言曰：「然……余等自信未嘗失策」。

在美人認元帥爲「世界上最偉大的軍隊之長」，在元帥則認美人爲誠實之人矣。對相互之友誼有此已足也。

美國國民列元帥於偉人之中矣。滿意于彼之淡泊，彼之潔白與正義則成爲賞讚之對象矣。最強力映于彼等眼中者，乃使彼成功之卓越的敏腕也。因彼等認識爲「自築之人型」者之彼，爲由意志與堅忍及韌強而成功者之彼故也。彼等因傾心于元帥所窺之目標及鼓舞彼等之動機，故傾耳于彼之言語也。且美國，因彼爲使美國所寄託之軍隊獲勝之總司令官，而敬慕之矣。

彼對美人自動的對彼所示之好意，不能無動於衷矣。當然彼對美人之誇大亦嘗笑之，但對活動的，建設的，喜工作之彼等，則抱充分之好感。似彼等，元帥乃不喜陰險諷刺

之人，故彼較對其企圖心之充分好意及知識，實對彼等欲使其性格發展之思想，不禁嘆賞矣。彼向青年語曰：試觀美利堅。『美人肉體精神均健，自學校時代至二十歲左右，投身于實際之生活。彼等雖缺乏知識，但知力學，勞動及整理。人不成功之理由，因未拂成功之代價也』。

元帥與美國國民之關係，有極密切者矣。

當一九二五年五月英王因赴戰線上墓地而抵法國時，元帥謁之於羅勒托(Loretto)之諾脫爾達摩寺院(Notre Dame)此謁見雖係短時間，且依謁見之儀式者，但極懇摯。名譽中隊閱兵之後，有一分左右之歡迎典禮。天曇，寒風徹骨。白十字架現悲慘之姿態。直行至微米(Vimy)之頂上，地面仍彈痕縱橫，人人耕于斷木及鐵屑之中。由頂下眺，則平原展開如圖畫，水平線已消失靄中矣。『何等優良之陣地。此對德軍曾若何絕望乎。因其陷落與微米被奪而迫至首都門戶。德軍以火炮脅之，終放棄一切敗歸國內矣。若後人聞吾人已近迫柏林然無功而還，其將如何評之耶』。

當出發時，王握元帥之手，感激不已而答曰：『望永向同一之理論，同一問題完成友誼』。

一九二二年十月，元帥因參加羅馬尼亞王加冕禮，赴阿爾巴·朱理雅 (Alba Julia)、翌日與羅馬尼亞王同至不加勒斯多 (Bukarest)。

在六閱月後之一九二三年則就訪問波蘭及捷克斯拉夫之途。在華沙元帥授波蘭元帥之稱號，在卡富斯拉任爲捷克步兵第二十一團之名譽團長，此團則以元帥之名名之焉。

『一九一八年，余曾言：「波蘭惡夢也」。余不信此國之得以存在也。今則余之思想完全一變。波蘭國民具有可讚賞之活氣與力量。彼等由其國家，又由波斯尼亞徹底的驅逐德之遊人矣。彼等有子孫。其子孫行將凌駕法國之人口。今後十五年乃至二十年後，新時代之人等，將成一個強國也』。

波蘭旅行歸來後而篤信此新國富于意氣的未來之元帥，從事于其軍隊之編制矣。彼係徹底支持波蘭者。某日午後，在某官廳開催波蘭委員會時，成爲問題者乃對德對俄之危

險。元帥之語調，不似平日，高，強，極明瞭，每一語如下重鎗，且雖強力緩緩發出，但係有威權而堅確者。全場靜默，彼之言語有如投利刃于滿場之緊張空氣中矣。

波蘭之將校等始聽之以耳，聽之以目，聽之以首，終則聽之以心臟矣。彼等正確了解法語。彼等完全了解元帥以充滿自信之語調所語者矣。依文字傾聽彼等之態度矣。彼等領會其言辭矣。元帥語終時，彼等似已飲一杯之酒精。此一杯酒精，使彼等心中想起祖國，以新勇氣與新自信，爲國防而燃起矣。

一九二三年六月四日在亞貝威勒，主持英法忠魂紀念碑之除幕式。戈朋 (Geben) 卿以參謀總長曾代表大戰間在此處之聯軍司令部。

英法協商因最後之外交爭論而蒙打擊。報紙依實登載此間之難問題。彼已容許檢點所爲之勤告。此乃對既經緊張兩國間之外交關係與以重大之打擊矣。佯爲不知反係示其弱點也。

就此語之乃甚困難之事。然沉默之被疑爲過失，由此而白。後悔更屬罪惡。彼演說後

，元帥偕戈朋行至紀念碑之前言曰：我等應於死者前示明團結也。一九二六年一月麥舍大僧正死時，彼對之表最後之敬意矣。比利時決定爲此卓越之僧正行國民葬。僧正之遺骸由馬宜運至布魯塞爾，儀式之開始則在諾耳車站。元帥以外國代表者主席臨之。國王到後招元帥至側而言也：『全比深感謝閣下，參加麥舍僧正之葬儀至感。閣下，爲比利時之抵抗犧牲者有二人。乃陛下與麥舍大僧正也。在堡壘之雙方而……云云。余係最初對已死之大僧正以甚深之敬意而讚賞者。其理由因僧正在此世間已無之也』。

當離布魯塞爾時向某閣僚言曰：『余乃過去之人物，過去余等曾爲各自之國家極力盡瘁矣。且已獲相當之效果。閣下尙應繼續盡力。因閣下擔負未來之責任也。要之，閣下等將始終爲余所信賴也。事之關於比利時者，余已費余精神之大半于此矣』。

此卽在法蘭西亦屬相同。此方針常領導彼矣。彼不願人人之忘懷大戰。至少亦不欲忘去大戰對彼所留之教訓。爲國家犧牲者之追憶在各鄉市，與以每星期日舉行紀念儀式之教養。自最大之都會至至貧狹之鄉村，彼等對戰死者所建之紀念碑陸續除幕。且其中之

大部份，因粉飾此光榮之紀念，均渴望戰勝將軍之臨席。當然此等村鎮，均指定元帥也。『望各村鎮均設立戰死者之紀念物。不然則恐五十年後將再無追憶此戰爭者矣。建于街市主要廣場之紀念物，當軍隊通過時須使其分列而向之致敬。每當祭日，須於其前行閱兵式。須努力使兒童知其係何物，且有何價值焉。俾使兒童追憶乃必要之舉也』。

當此等紀念碑除幕式時，彼所作之演說中，均先使人想起戰爭之悲慘時代，次示一切之困難，終由將士之英雄精神及團結，得以征服。且每當結尾時，必讚揚死者曰：『試聽戰死者之聲，葬于榮譽中之彼等，以勝利之榮光與光輝的犧牲精神，正告我等曰：「因確保鄉土之安全與國家之威信，我等嚴密提携，至死以努力與忠誠爲之矣。諸子須着眼于（法國先于一切）之目標，自平日即以同一之努力則可獲得勝利也」。望安然長眠，大戰之犧牲者！諸子之追憶，爲我等之典型而長存矣』。

對大戰後之諸問題，彼毫不加政治的反駁，不過僅作此種最適切高尙之諷刺而已。後只言：『此非余力所能及』。彼明示遠避此範圍。

人人爭向彼作感謝之手段，有若干縣欲選彼爲上院議員。『戰後有推余就上院議員之席者，首爲摩塞耳 (Moselle) 縣次爲非尼斯特 (Finistère) 縣。然此乃余所不願者』。

彼屬于適在普法戰爭後成爲將校者之時代。此等人均終身不忘復讎，但彼幸得實現其願望矣。此等將校等，均以似法律之傳統思想，禁侵入政治範圍，故元帥亦不欲犯此禁條也。

彼雖曾爲種種之事件之傍觀者，且曾作活動，但不僅決未嘗作政治的活動，反出反此之行爲。『無何事可爲之處，余其永不插身于此也』。

彼於此處得爲何事乎，政治思想，及關於選舉，政爭，黨派之利者，均未嘗禁。且人非從事于複選不可。使選舉人奔走，非馳驅于政戰不可。即使如某國已任彼爲終身上院議員，由彼接受任務不能完全盡責則感覺不適之性質，時間已不足用矣。『除追隨其他三百名而發言外，尚有應爲者云云。且因欲爲不能完成之工作……云云』。

「不可活動」之觀念，使彼堅持避開政治如避鬼魔也。總之此即彼對政治家常有不滿之

所以也。

『不幸彼等已中議會政治之毒。彼等已不能見此處一切明晰之物。彼等中之某係極聰明者。又某係廉直之愛國者。然彼等徒事雄辯，其所談應爲之事雖有得值驚異者，然未嘗實行。言論雖可傳播思想，然當不充分，非活動不可』。

彼利用一切之機會矣。各自治體謀分割亞爾薩斯時，彼順次赴斯特拉斯堡·睦爾豪姆 (Mulhausen)，哥爾馬耳，主持地方祭，主持體育協會及記章佩用軍人集會矣。全體居民爭趨彼前，視彼，且欲聞彼之言論。『余係信賴亞爾薩斯者。此處乃壯麗之區。引起紛爭者亦屬當然，往日爲求和平而作戰之際，已爲新祖國協力一致而奮鬥矣。嘗遭分割痛苦之亞爾薩斯，係較他州更有法蘭西風者，望克盡其優秀之職分也。此地乃我之衛，宜信任軍隊，常常應備掩護與防護也』。

彼以法國之名義而呼號矣。彼對任何黨派亦不欲偏袒，對作爲國家柱石所選出負責之政府，與以公正之援助矣。彼常以軍人之袒白態度，告政府曰：『余嘗有人雖不徵求余

之意見亦貢獻之者。余係斷然行之也。彼未嘗以輿論爲憑證且彼之言語非導政局于危機者，在欲使其收效也。故彼之演說中既無不要者亦無僞飾者，而其手錄，係鮮明且伴有堅強信念之正確理由者。將此交付于當事者焉。

因此種狀態，故論辯與爭執均未嘗有，因人人未能深知彼，嘗問『元帥對此事將如何視之，見勝利之結果如斯，彼將如何。彼必將不滿也』。『唯！余不滿，然此非在不得已之情況乎，惟以新活躍爲必要耳』。

彼僅實行。彼不欲阿諛世人之感情。

彼想不能因迎合不滿意者之意旨，而再爲軍長以赴戰場歟。若在他人，恐因係勝利者，因持續其職務，尙非繼續戰勝不可也。然此終將惹起何等之事件也。彼乃救助者。彼非侵略者。非賴其勝利之布，以裁剪帝王之斗篷者。彼決非爲其個人之榮譽，而投其國家于波瀾之旋渦中者。勝利者莊嚴之貌，誰能加以非議耶。

雖屬昂然自負，然毫無不遜態度之彼，且爲具有不驚愕不迷感的精神力，而於其力具

有自信之彼，但未嘗求示其力，使人尊敬，併使人恐怖也。然亦未嘗使人生嫌惡之感。其理由因彼之戰勝係在正義之立場，其嚴厲不失其正，其統禦則寬大故也。

彼之存在，既由其平靜鼓舞士氣，由其自制力生信仰，及其強健之驅幹，眼光充滿健康氣力，與光輝之容貌，安泰之步法，偉人風之舉止等，在一切之點，戰勝後之勝利者均具「睡獅」之面影矣。然此與「追憶昔日功勳之獅子」則異趣。

彼毫無所悔恨。其榮譽係無瑕之完璧。彼蓄有一切之能力，維持其權力，使其性格更加鞏固矣。彼之功蹟全告終了，成爲具堅固強力之調和者矣。復歸市民之身時，幾多重要之問題其過半已見解決，彼可脫身世間之事件矣。

然常欲求知識之元帥，尙未停止其活動。因此而欲作旅行。爲彼所馳念者乃新進之國家。此等國之國民以熱烈之情緒勤勞，舉顯著之效果。例如彼渴念摩洛哥而向其出發矣，歸時言曰：『余若爲二十歲之青年，則余將赴摩洛哥。該處有幾多可爲之事業。可選擇爲之也。在我等之殖民地，較在老朽母國之喧擾擁擠，可尋出更自由之天地也。若余

須另闢生活之途徑，則余其默然以投身于事業界乎。諸子！望人人着目于彼處可爲之事業也』。

拿翁曾關於建築勞動者住宅，答其一閣僚曰：『人類遺留各種建築物于後世，誠屬偉大』。元帥以與彼相同之思想，旅行庇里尼斯山 (Mt. Pyrenees) 歸來後樹立許多計畫。開發電力，爲更與同胞福利，利用聖哥當 (St. Gaudens) 附近之瀑布，且增設坡里尼安之神學校。彼熱心從事于其實現，作概算表，視察作業，促其進行，研究未來之開發，探索改良之方法。因缺乏經費乃欲盡力以獲得之。『余欲身後遺留何等永久之事業。且欲余所貢獻者，增進後世人人之福利也』。

最後之事業終而彼之心安矣。彼已不畏死。

『友人！死乃人人難以避免者也。死神終有一日來臨也。一切準備已完成。不足深憂也』。

如斯，僅有離開庶物，脫一切人間之虛榮，對過去之追憶既不悔恨，以後亦再無奢望

，既不懼世間之非議，滿足人生毫無遺憾而已達到目的，克盡義務之人，始能體味得心境之和平常引以爲樂，彼爲其最後之事業，決心執筆作證明其宗教與愛國思想之史論矣。彼致力于「貞德 (Jeanne d'Arc) 之生涯」之研究矣。

由其基于社會公衆之清廉，愛國心及誠意，且由信仰之強，賢明之態度，併不許人追隨彼天真爛漫之明朗態度，元帥得直至最後，示其偉大之精神，高潔之人格，及意志之堅強，而完成其職分矣。

結 論

無論何人亦可如斯爲之也。

元帥之言非喇叭之音。亦非好戰的誇張之聲。然爲理性的呼號，有條理之忠告，勤勞與意志之讚美也。

自杜楞直進至勒通德彼六個月間會戰之勝利者，而爲聯軍司令官之彼，第一對爲將帥之彼，難認有可資非議之點也。因使各國四百萬以上之大軍，以同樣之勇氣而獲得勝利，克耐精神與肉體之辛勞，使尋向近代戰地獄之路而行，且使彼等維持忍耐力，利用近代發明的新式器材之可怖的兵器，則此總司令官，其以異常之包容力爲必要乎。彼係與以前面貌嚴肅之將軍，大異其趣，而係新型的代表人物。未嘗有見彼彷徨于戰場軍隊之間者，但晝夜驅汽車馳迴於長及四百公里之戰線間矣。雖於堂堂參謀部之中央，圍于下最高攻擊令之多數幕僚間，但此並不足示將軍之卓越。彼嘗於連續之數週間，一面接受

無數之電話，一面僅借魏剛面對壁懸之大地圖而閉居一室中也。

使彼成爲最高統帥者，並非由其天才，策略及僥倖，乃係彼之真價。每遇事必示其能力也。因彼之生性中豫備有充分之適合性故也。示彼之真價者，有長久之準備，非常之勤勞，冷靜，判斷力，艱強的堅忍力，廣汎且敏捷之歡智，簡素之習慣，自制心，大處着眼併由彼精力的性格所生之主義等，就中尤爲重要者，乃其強烈之意志也。元帥之成功，非一時偶逢幸運之結果，而爲長期奮鬥之所賜。又彼之成功，係基于強烈忍耐而獲得，以周到之注意與堅強之意志維持之，且根於使其發展之人類美德也。彼係我等應感謝之將帥，我等應崇拜之人物，與我等以勝利之人，長遺我等以模範者也。

決非誇張，彼以其種種勳業所致不易之威權，激勵我等之言如次：

『余之所爲者已獲成功。無論何人均可收與余相同之效果也。才幹凡庸之人，其依余所爲者爲之，余敢就才幹凡庸者言之，若能將其全能力與一切之手段，向單一之目的集中，斷然集聚力，不使其陷于散漫，則終可成功也。因此而以次之條件爲必要。欲爲

剛健之人，非客觀的不可。其行爲勿爲感情所左右。卽須僅辨事實，僅專心于事實也。云云。關於成功之道全非余之所識。余則如上行之矣。若再有應行者則由其他之手段行之。此處重要者乃目標，計畫，方法之確立；知其所求者所欲爲者；及向獲得結果而活動也。望僅沒頭于工作與反省。先準備，次徹底前進，終可達到目的也』。

以上爲元帥至極謙遜之言，但雖云「天才者何，可驚之飛躍力，不知適用此等規則者」，然仍以所謂天賦之才，靈感，疾風的才等爲必要乎。

然即使我等雖不能一切均達元帥之程度，但我等總可尋彼之途徑使我等向上也。且在由我等時代之人人間長成于此混亂中而以其指導爲必要之「勝利之後進」，特以此種努力爲必要也。彼等於飢饉之後，今飽嘗享樂而漸感精神訓練之必要矣。言語已非彼等所需。唯有實踐，須求實現也。法蘭西之生存必須仗實行之人。必須企業且勤勞也。

因此難求確實謙讓之指導如元帥者。余受彼之影響，知所不如于彼者，今則懷甚深之信仰。以上不過就余關於元帥所知者所了解者，率直敘述而已，既無過譽之處亦未嘗加

以粉飾，然力求更知彼，更敬愛彼矣。至欲從彼之意見，從事于良好之工作矣。若余能使人欲起倣彼所示模範之希望，起倣彼所示模範的手段之心，則可謂已達余爲彼寫備忘錄之目的乎。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出版

福煦元帥言行錄

定價大洋陸角

訓練總監部軍學編譯處譯印

印刷處

南京大福巷
陸軍印刷所

電話二一三一二號

發行處

南京國府大馬路
軍用圖書社

電話二二六二九號